

留火

第 3 期

2000 年 06 月出版

□ 吴岸的华教礼赞诗（甄供）

□ 肯定方北方、方修在马华文学的贡献

□ 黄东平自传（黄东平）

□ 林连玉经典诗浅讲（春山）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今年5月20日，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主办长篇小说比赛颁奖礼暨文学交流会。



左图：评审员吴岸（本刊顾问）、黄侯兴教授（中国）、黄春明（台湾）及流军（新加坡）与到会的部分马华作家在会场拍照留念。左起：流军、吴岸、黄春明、秋山、田舟、黄侯兴、伍良之（本刊社长）及甄供（本刊主编）。

右图：马华著名小说家驼铃（左）上台接受林忠强博士（右）颁发奖金暨纪念品

（按：驼铃以长篇小说《沙哑的红树林》荣获该基金会第三奖，奖金2万）。



1999年12月18日，董教总教育中心举办“马来西亚华文教育180周年纪念庆典文娱晚会”。吴岸应邀创作朗诵诗《在新纪元的台阶上》及词曲《华文教育颂》。图为演出后，主办当局负责人与来宾、诗人吴岸及表演者拍照留念。

前排右起：莫泰熙（董总首席执行官）、翁诗佃（右三）、沈慕羽（右七）；后排左起：王瑞国、吴建成校长（左三）、吴岸（左六）。

吡叻文艺研究会于1999年12月20日庆祝成立31周年纪念，主办“迈向人文关怀的新世纪”文学座谈会。本刊顾问吴岸、主编甄供、发行主任春山及年轻诗人王涛应邀莅会，该会会长陈正华及诸位理事热情招待。

前排右起：陈正华、章钦、田舟、李龙（右五，新加坡作家）、吴岸、甄供、春山及其公子；后排右起：紫梦羚、秋山、王涛、怀鹰（右五，新加坡作家）。



寻觅

悼画家黄乃群

吴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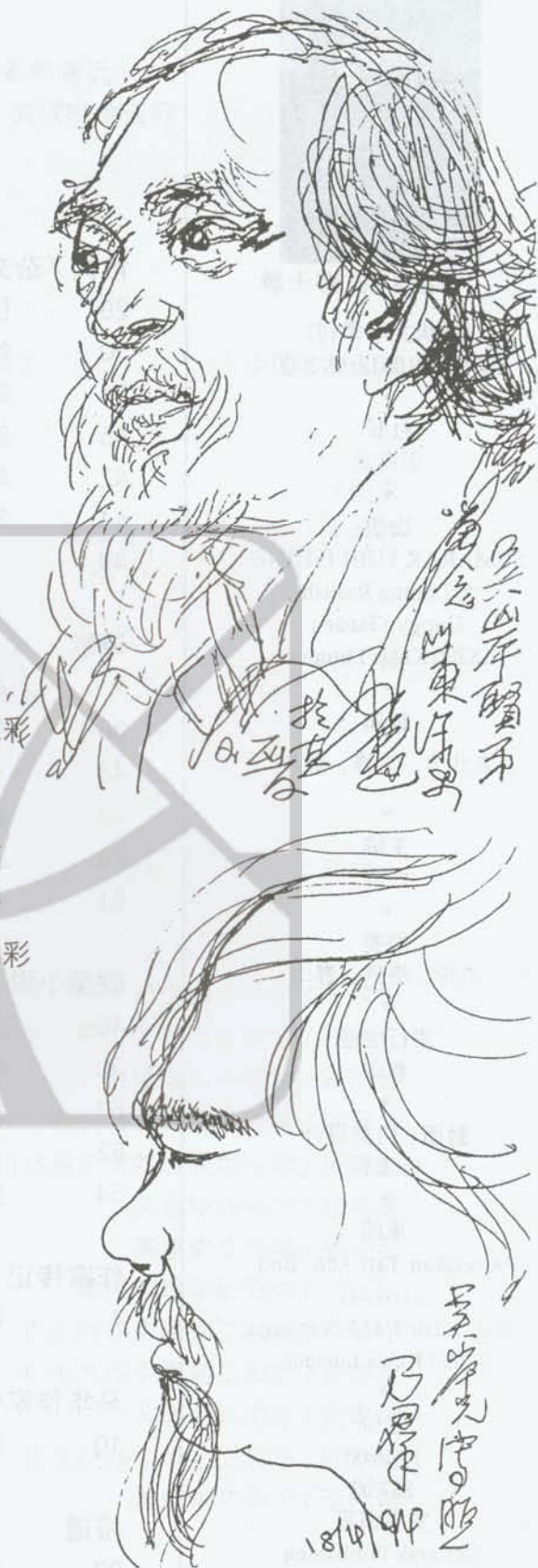
昨夜风急
后院的芭蕉树
沙沙作响
今晨
却更苍翠了①

踏遍山山水水
历尽风风雨雨
只为了寻觅生命的色彩

花和苹果是一种色彩
风和爱情是一种色彩
泪水和欢笑是一种色彩

而死亡
是一种更绚烂的色彩

① 马来西亚著名画家黄乃群不幸于二十一世纪钟声的敲响中悄然离去，后园芭蕉图是他赠我的一幅图画作品。



黄乃群为吴岸所画的两幅速写肖像



刊名题字：彭士麟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2/2000

◆
社长

伍良之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
定价

RM6.00

S\$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目次

.....

散文 / 杂文

- | | | |
|----|------------------|-----------|
| 29 | 围龙屋缅想——寻根记 | / 伍良之 |
| 30 | 妈妈出生地去来——寻根记 | / 伍良之 |
| 34 | 四季烤蜂 | / 许心伦 |
| 45 | 滇藏边陲、丽江行踪 | / 林潮 |
| 42 | 华人咖啡店文化：事后孔明及马后炮 | / 洪祖秋 |
| 44 | 写出具时代特点的作品来 | 新加坡 / 风沙雁 |
| 49 | "断奶论" 的背后 | 吉隆坡 / 一勾 |

诗歌

- | | | |
|----|------------|-----------|
| 1 | 寻觅——悼画家黄乃群 | / 吴岸 |
| 38 | 放歌世纪头 | / 颜龙章 |
| 43 | 与时间打交道 | 新加坡 / 凌江月 |
| 44 | 看小丑跳梁 | 吉隆坡 / 一勾 |
| 78 | 王涛诗三首 | |
| 61 | 澳门燕子归（三首） | / 颜龙章 |

微型小说 / 短篇小说

- | | | |
|----|--------|-------|
| 48 | SLS 病毒 | / 丁云 |
| 50 | 孝心 | / 傲笔 |
| 57 | 我是人 | / 唐珉 |
| 52 | 斗鸡 | / 谢伟恩 |
| 54 | 灵台前 | / 雨川 |

作家传记

- | | | |
|---|-------|----------|
| 4 | 黄东平自传 | 印尼 / 黄东平 |
|---|-------|----------|

马华作家作品研究

- | | | |
|----|-----------|------|
| 10 | 论吴岸的华教礼赞诗 | / 甄供 |
|----|-----------|------|

报道

- | | | |
|----|-----------------|-------|
| 23 | 方修——诚恳态度撰写马华文学史 | / 黄美仪 |
|----|-----------------|-------|

- 24 方北方——“为社会而艺术”理论影响深远 / 黄美仪
39 狂飙骤雨激松涛——“风雨松涛”文娱晚会速写 / 余振之
40 为马华新诗谱曲的蓝草 / 田舟

文艺评论

- 25 林连玉经典诗浅讲 / 春山
32 蕉风椰雨谱新篇
——读马来西亚叶新田《山河在苏醒》 中国 / 古远清

序与跋

- 21 《说不尽的吴岸》前言 / 甄供
33 叶新田著《山河在苏醒——赤道古风吟暨译诗》序 / 任雨农

马华文坛动态

- 62 微弱的声音——《红土地》发表感言 / 丁云
65 出版消息——《说不尽的吴岸》(甄供编)

封二

- 画页
22 鸣谢
79 向协助推介《燭火》的各界人士致予崇高的谢意 / 本刊同人

小荷才露

- 64 老人与狗 巴生兴华中学 / 王慧怡
65 风箏 森美兰丹拉美那C区中学 / 郑康云
66 风的颜色 吉隆坡中华独中 / 陈汉锋
67 梦 1999年乌冷县中学生散文赛初中组特优奖 / 刘晋元
68 收割 雪州适耕庄育群国民型中学 / 吴晓丽
70 提出一个春天来 芙蓉中华中学 / 赖嘉豪
71 篮球深情 芙蓉中华中学 / 孙芊苗
72 蝶 柔佛笨珍培群独中 / 刘钱剑
73 假如我是班导师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 / 黄如宁
74 新的起点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 / 李晓彤
75 与跳绳结缘 芙蓉中华中学 / 史澎洋
76 假期工作记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 / 陈怡铭
77 转念 芙蓉中华中学 / 巫晓馨

黄东平自传

印尼 / 黄东平



黄东平近照

筑在木椿上的一所木屋，四周是海水，有长桥(木搭的码头)接连到陆地。1923年，我就诞生在这所木屋里。那儿是当年荷兰属地婆罗洲外围一个斗古达峇汝的小岛。

我父亲黄启三，一生为华商记账，以维持一家生计；母亲吴金妙娘，只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我们子女五人。

直到今天，还留存在我的印象中的是：看得到的尽是日夜滚动的海水；涨潮时，哗哗作响的海浪打在木椿上，木屋也为之震动，待到风平浪静，在骄阳万片金光、鱼群可数的风光底下，我还赫然发现，海水竟飘来了好大的一团“鼻涕”(海蜇)。

没有几年，我家就搬到陆地上居住了；接着，我就在那儿唯一的小学“中华学校”读了一两年书；又接着，我们一家：两位姐姐，我，妹妹和父母，就搬回祖国家乡：福建金门去了。而父亲又自己回转爪哇岛谋生。

在金门，我只读到初中一，就因抗战爆发，日寇侵占金门，母亲带引我们流落到香港找大姐和大姐夫杨耀东。

在香港，我被送进英文书院，从最低的八班读起，读了两年。在这段日子，我觉得，使我获

得最大的教益的，不是校里的教课，而是每天带着一仙钱到楼下买一份报纸阅读，在这抗战时期，进步的报纸多在香港创刊，那些副刊文字，对我日后知识的增进有了很大的帮助。

突然，我的母亲染上痢疾，因未曾及时医治，竟转成脑膜炎失救。父亲不得不赶到香港，带引我及弟妹(二姐当年亦已出嫁，姐夫陈清越)，到他的谋生地：爪哇岛北加浪岸埠来。

在北加浪岸，我们不再有个家，弟妹们分别

搭住在父亲任职的茶厂里。我也不再读书，只跟父亲学习用毛笔记旧式的账簿；空暇时，我就杂览各种能够到手的书，尤其是妹妹每天从学校图书馆和同伴借来了我所需要的书报。

我自小喜欢绘画，日军南进南洋沦陷后，物资尽缺，包装茶叶的纸张，不得不改用在先输入的美国旧报纸，想不到这竟给我带来了好处。报上那些卡通连环画，便成为我自学作画的范本，学其作画的技巧。在这段度日如年的日子，我日沉溺其间。

但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恶劣，终于使我病倒了。由于某一原因，在正踏入二十岁那年，我吐血了，还吐了一大碗，不得不进入药物尽缺的疗养院约半年。

这段日子，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已沉到深海的泥层里，除了蹲在茶厂勉强还能分到一口饭，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衣服破烂了，把原来的褥盖裁成短裤，我们才得以蔽体；药物尽缺，石灰膏冲开水，便成为治疗肺病的钙质。

日本投降了，中国内战开始了，进步的报刊涌进南洋。在如饥似渴地接受进步的理论时，我也从学习卡通转为学时事漫画，并且开始向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进步报刊投漫画稿。后来又学习木刻、刻纸等。

其时，巴达维亚的华文报是能够寄进来的。在阅读中，我对那些能够写文在报上刊出的投稿者，真是佩服羡慕不置。有一天，我跟父亲谈起一篇关于吧城实况的特写，他漫不经心地说：“你如果能够像这样写文，也很好。”想不到父亲这句

话，竟成为我矢志弃画从文的开端。

当地独立运动兴起后，北加浪岸属“共和区”，被“联军”围困了。茶厂的供应也近结束，我们已临近无衣无食了，有似置身在烈火腾烧的屋子里，我们非立即冲出去不可！於是待父亲打听到相识的商人有货车开行，可以供我们免费搭乘，我们一家便爬上他的空车，站在车上直到三宝瓏。那时，我们的全部行李，只有在香港时买的两只旧皮箱，内中装着我那部在香港时由大姐夫托人到上海代购的戊种《辞海》。於是我们一家靠剩下的几百盾旧荷币，坐统舱到泗水，再转船赴婆罗洲三马林达投靠两位几不曾通音讯的叔父。

这时，父亲迫切的是，托两位叔父代找职业。

於是，弟弟东安到中华学校教小学，我则到一家华商店铺当记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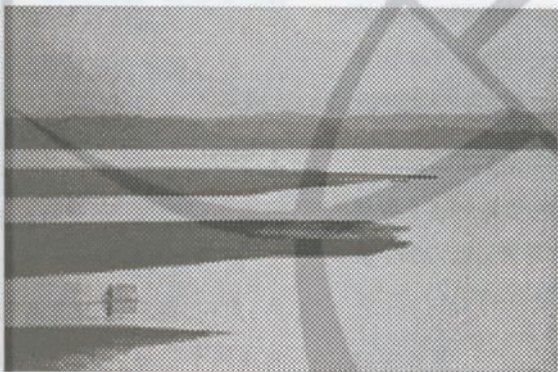
二

约在1948年，妹妹当彩到泗水和郑再法君议婚有成，父亲也移居泗水，在一位堂兄的岳父所开的旅社租了一间房居住。为了

接近大埠文化界，我和弟弟也先后辞职转到泗水。弟弟仍在泗水华校任教，而我则在妹夫之兄开办的土产九八行司理信件。

写信，是极空闲的工作。我於是利用馀暇在店里看书，甚至作画。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弟弟每天利用下课的时间到社团图书馆替我借来各种书籍杂志的，这对我日后的写作有极大的助益。我应该对弟弟东安深致感念之情！

还应该著重一提的是：到那时，我才真正接触到鲁迅的作品。那投入之情，教我兴奋得几至手舞足蹈，图书馆那部还簇新的《鲁迅全集》，是





我借了又还，还了又借，直到几乎翻烂了。到这老年，我所佩服的作家，也只有鲁迅一人。

我於是开始学写短文了，写后还请弟弟提意见，之后，才试投到雅加达的进步报刊去，意想不到竟被采用。於是我便弃画习文。到今天，画已放弃了三十多年了。

其后，我跟店中一同事发生意见，便辞去妹夫店里的的工作，转到雅加达来。到了雅加达，在找职业时，我还存着进一步的意图，希望能找到文化界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参加社团活动，突破再走上为商人记账讨生活的老路。但报馆等的收入是那么低微，无法维持自己和父亲的生活，教书我又没有学历，只好仍然给商人记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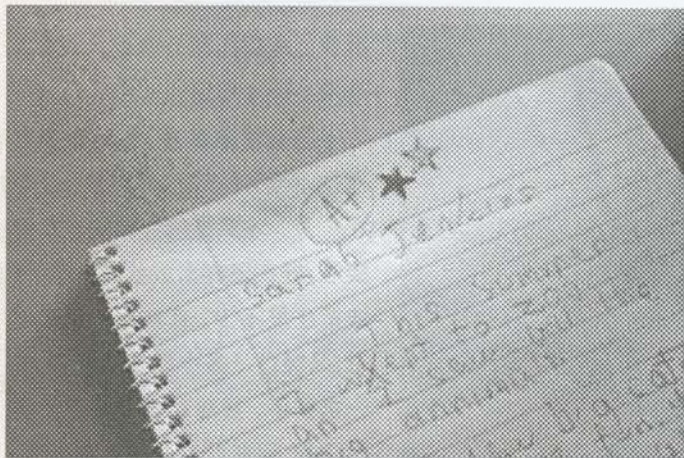
为了接近文化界，而今我只能改为向报纸副刊投稿了。这期间，我发表了百来篇杂感之类的短文。除了应社团活动的需要所写的介绍宣传文字外，如尚有一点留存的价值和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文字，我都把它收集在《短稿二集》末后的“前作录存”里。

为了参加活动，一些青年社团和戏剧组织我都参加。演剧是当时华侨社团活动的一个方式，其目的也是为了替社团本身或为社会某项需要筹款。这活动我只能担任文书及文字宣传工作。由於这一活动，教我后来也试写了话剧、电影剧本，甚至电视连续剧。

在这段日子，到图书馆借书和逛书店也成为我的活动之一，一家同乡会办的图书馆，我成为它每个下午必到的常客，大都是借回家看；雅加达两家专售新中国书籍的书店，则几乎成为我吃过晚饭后的去处。

文艺写作方面，我也曾作过一些尝试。首先是，当年，这里似还没有绘作时事漫画的，有的似只有一家印尼文报，刊着四格式谐趣低级的连环画；而当时中国的民主报刊政治讽刺画不少。在这里发表政治讽刺画，尤其是讽刺蒋帮统治的，或许要推我是首创。

其次，在此地发表短文之后，我又很想突破，想试寄到国内。写小说花时间，付寄也不易，我就想到写新诗。於是开始阅读新诗，并且动起笔来，而一写又立即寄到国内去。当时广州的《作品》月刊，竟回信说准备刊用，信中还语多鼓励。而我又不自量力，竟试写起长达253行的长诗。《作品》竟又来信说他们深受感动，下一期要刊出。待接到该刊，我从中间翻起，翻到末一页，竟“没有”，待翻转来，才赫然发现竟登在刊首第一篇，且用大一号字。我那时受震撼的情状，至今历历不忘。於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如狂如痴地写起新诗来，所写多是歌颂新中国和配合当时的时事的。近十年的时间，我写了一万五千多行的新诗，约500多首，内中几首为数百行的长诗，有一首竟达千行以上，分别寄到中国各报刊去，刊登过我的诗作的，有十二个大城市的廿三个中央级和地方性的报刊，且曾两次被收入文集和在电台播送。



可而今想来,不但那些漫画已失去时效,毫无意义,就是技巧,亦极幼稚粗糙,没有重新面世的价值。就是那些诗,也都是适应当时国内的需要之作,目的在於希望能被刊用。今事过境迁,好些已失去时效,没有留存的必要,在这不容华文存在的环境下,我不准备出版,只选取那些自以为还有点价值的,编成《侨风》和《侨风二集》,计收入长短诗约400首,计11000多行,用手抄影印,印了若干本,以供自己保存,记录着那近十年的岁月。

在这段时期,我经历了华文报界拥护新中国及对蒋帮的长期斗争,经历了1960年前后当地大排华和中国大接侨的时期,等等。

该顺带一提的是:那些诗、画作,我都是利用记账写信后的空暇,在账房桌上写成的,我不能不感念旧式店铺的容许我这样做了。

三

从新中国成立,跟当地建立邦交之后,直到六十年代初,印华文学艺术,有个极具蓬勃欣荣的年代,为东南亚各华文文艺界所不及的,文艺作品不少。1965年陡然被迫入绝灭的境地,全印尼的华文报刊尽被封闭了,所有的华校尽被解散了,大大小小的华侨社团尽被禁绝了,接着是,学

校、会所连同已逃到国外的进步侨领的住宅等等,尽被霸占了,所有华文书籍尽被禁止进口,印行,传递,阅读,否则以颠覆其政权处重罪。於是,飞机上的旅客进口须知,公然把华文与毒品、枪械并列,严禁提带进口!

其时,该国全部华校学生失学,教师、社团干事失业,甚至失去住宿处。邦交断绝,群龙无首,全华侨社会一片混乱。

时际,我不能不感念父亲留给我的职业:为华商记账,这才逃开了失业的厄运。而那些当年曾教印华文艺一度欣荣蓬勃的文艺写作界及报馆人员,则尽销声匿迹,有的跑回国或逃到香港,有的藏匿在小地方,尽掩掉了往昔的行迹,改为做生意,当店员等等去了。其时,熟人在路上碰面,都不敢打招呼,在这样的时刻,避祸逃命恐不及,谁还会去耍笔杆呢?

处此危境,而还不肯放下笔杆的是我。除了利用邮递,改用笔名,把稿件当信件寄到星、港等地发表外(但不可在信封上出现华文,一出现华文,连信件也被没收了)。我反而觉得,这时不再参加社团等活动,是潜心写作长篇的时机,便把多年收集、蓄意写一部反映往昔华侨生活的长篇的资料拿出来整理,构思,终於利用两年半的业馀时间,写成了《侨歌》第一部《七洲洋外》。

我早深切认为,写作反映往昔华侨生活的作品,是我一生最值得做的工作。因我生为华侨,目睹华侨多少世代的生活,无论是其甘苦,无论是其思想感情,未见在文字上有所表露、留存,使今人和后人,无从知其事迹,聆其心声。於是我不揣鄙陋,不揣学浅,不妨用这支秃笔,做饭河的鼯鼠,“不过满腹”这么点滴的工作。何况华校已尽遭关闭,华文已全部禁绝,熟知往事的老人已渐渐稀少,今后能做这工作的就越少了。於是

我从能记事的日子起，写下我所能记忆，所能收集的，运用我能力所及的艺术加工，终于塑成书中各人物形象。

在先，我把《侨歌》定为四部，第一部反映荷印年代，第二部反映抗日战争和日军南侵，第三部反映当地独立运动年代，第四部反映解放后，中国跟当地友好的年代，因为这类时代的大变动，对华侨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第一部越写越多，不得不分成两部，终于决定写成三部。何况一旦写到当前这情势，对中国，对当地，都有所讳忌、不能被接受的事物，则我不但徒劳，且将获罪，于是我只好把既收集的材料束之高阁，等待日后不受当前政局的影响，才让后人来写了，况其事较近，我深信，自有熟知者动笔。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怎样进行写作才安全？当时，我白天记账，回家后则藏在家里写作。稿纸没有人卖了，自己画格子，叫人做电版，买油墨，在家里自印，后来渐渐才敢叫印刷馆印了。但我又想到一旦人身有意外，住处有意外，岂不前功尽弃？我于是用最薄的稿纸，中间套复写纸，用圆珠笔尽最大的腕力书写，最多能透六层。馀五份尽分别寄存在外地亲友处，防备一旦人身遇难，有一两份原稿还可以留存下来。这写法使我握笔的中指，压出一块硬茧，而我的字体，也变成一笔一划硬邦邦地。当时，此地还不见有影印机，有之，华文也没有人敢印，后来局势较松，也就改用影印了，存稿也较有保障，再不必烦亲友代存了。

接着是寄出域外的问题。我竟又生奢望，要在香港出书。于是写信给当年住在此地的报界熟人等，回说同意代想办法。那么，原稿怎样寄出去呢？对方的



提议，是交托某分销处，待有人赴港，托人带出去才安全。但一个人怎敢带这么多，只好分成五六批，可有的还是不敢带，花了几个月，才算陆续寄出去了。经接洽，好在还有出版社肯出版。但波折还是不少，直到排校后印成书，又经过了多少盼望的日子。但一书在手，我那次畅之情是无法形容的，因在此最恶劣的危境下，我竟能到域外一吐四十万言！而书店的广告，还誉为“第一部反映华侨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是

《侨歌》第一部《七洲洋外》，其时是1973年。

第二部《赤道线上》便又开始动笔，写成后，准备由我自己带出去，便买了礼物纸包好，封面上还写上一名洋化的女性的名字，果然被我混过关。但到了香港，却碰上自以为是我的朋友、某曾相识者的刁难，结果花掉一笔自筹的钱，赎回他已排的字版。那经过，我尽写在《短稿一集》的“出书奇遇记”里。（这两本，后来还由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和厦门鹭江出版社重版。）

这之后，我就改写别的作品了，有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话剧，电影剧本，电视连续剧等。直到数年前，觉得时日已经不多，我才转回头写第三部《烈日底下》。这部跟前两部，相隔二十多年。

这反映“荷印”华侨社会，合计一百三十万字，故事情节和人物连串的《侨歌》三部曲，算是我最主要的作品了。

四

1966年，我才与许丽星女士结婚。两年后，我有了唯一的男孩黄一民，他已在澳大利亚取得金融硕士学位。弟弟东安则早在1956年与黄秀英女

士结婚。

到得今天，我住在雅加达已四十多年了。而今弟妹他们两家仍住在泗水。当年，我把薪给寄回供父亲生活，父亲还经常受到妹夫的接济，而我每年两次，后来增加到三次，甚至四次回泗水看望他们，直到父亲辞世。

回想我这一生，上天赋予我的时日不算短，但我却不得不把当中的三份之二耗掉了！

这耗掉的时日是给商人记账，写商业信札。这用来记账的五十年时间，每年商人都要换一套账簿，旧账簿就堆起来。多年之后，打开那簿橱，灰尘掩盖，蠹孔洞穿，总教我触目惊心，仿佛看到我历年生命的残骸，在那里堆积着，供虫蚁腐蚀。待营业一收盘，盈利已归东家口袋，那些旧账簿，便卖给收废烂的。想起当年我一笔一划不苟、精精致致地抄录，结算到一份钱不差，不由感到一阵生命白白被断折所身受的剧痛。然而，到得这早该退休的老年，在耗尽大半生之后，我竟至於，再也找不到那耗掉自己的生命的职业了，而那结果是：我失业了，生活成问题了。於是，想起那耗掉的生命，惋惜过后，我却也不能不宽解：在南洋这唯利的社会，我终於没有填沟壑，而且留下了自己三份之一的时间，真不知是幸耶？不幸耶？

在这年老生活无著的日子里，我决不能单靠唯一的儿子不丰的收入过活，致连累了他的生活和前途，我必须再找补贴费用的工作，在找不到别的活路之后，於是我想到了我的“专长”，我必须放弃馀生的写作生涯，承认自己是这唯钱的社会彻底失败者，我必须改行，从此与文艺绝缘，我想登小广告：“代成功人士写传记”。这“成功”的标准，在於钱多，而不计及怎样的“多”法，钱一多，就想到要把自己可夸耀的“业绩”留下来，而今，我愿意提供这项“服务”。

话说转来。我这一生，更其悔恨的是：在我写文的日子里，正逢“此时”！这此时是：禁绝华文三十多年！因而一切写作活动，只能靠自己独个在暗中摸索了，且处处是暗礁、炸雷——政治迫害。而三十多年，正是人生的一半岁月，在文学生涯上，我犹似一个人受了三十三年的徒刑。於是，在“牢里”，我除了必须想法怎样把违禁的华文稿件收藏？又想法怎样寄到“牢外”托人打字？怎样把打字稿寄回“牢”来？怎样自己仔细校对，再怎样想法改正错漏了的字句，甚至整页？（再寄回去改正是不可能的，最困辛的是找同样的字句修补。）又怎样想法托人偷偷印刷成书？（在别地出版我花不起出版费。）怎样偷偷托熟人代为售买，以便能收回成本？……这一切，又耗掉了我剩下的三份之一的生命的一半。而我，也成为在这逆境下第一个敢於出版华文的人！

然而，即使只剩下不到三份之一的生命，我还是利用它写了近四百万字。自然，在今天，我还深深地感到生命的不够使用，因我还有许多题材要写！

说起我的写作目的，从当年到今天，只有一个：反映尚很少有人刻划的南洋——特别是“荷印”华侨华人的生活，让它“留存”。在这目标下，我不计简陋，不计工拙，不追随时髦，不玩弄形式，不独创新奇。我觉得，只要我反映的华侨生活有留存的价值，则我这些习作就有被一翻的价值在。因我想到古典文学的作者，他们当时似也不先研究什么现代流派，不懂得什么新潮手法，但所反映的生活还有其意义，还会有其价值，甚至还有很高的价值！倘若我这些习作竟至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它自然会净尽地消灭的，不待我、也不待别人代操心的。

论

吴岸的华教礼赞诗 (注1)

甄供

全國華教火炬大匯集

“华教礼赞诗”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但却不是凭空臆造。根据诗歌学家的研究，“赞歌”是抒情诗的一种，又称为“颂歌”、“赞美诗”、“礼赞”等。这种诗歌的特点，是诗人“以崇敬、仰慕、赞美的思想感情歌唱和颂扬杰出人物、壮丽河山、名胜古迹、美好事物、崇高思想以及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社会事件等等”。马雅可夫斯基、郭沫若、何其芳等著名诗人的诗集中，不乏这类性质的诗篇。

“华教”两字，是简称，指的是华文教育。众所周知，华文教育之所以能在我国土地上

生存和发展，是马来西亚华族经历百多年不懈的奋斗所取得的成果；为了捍卫母语教育、争取民族平等，我们的华教斗士和无数的先行者，曾经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它是不可忽视的“重大社会事件”之一。

我把吴岸以华教为题材的诗篇，称之为“华教礼赞诗”，是因为诗人这类作品，既是讴歌华教，又是抒情诗，用现成的诗的分类法，统列为抒情诗，亦未尝不可，但却难于突显其具有特色的内蕴了。

吴岸的华教礼赞诗，共有五首，即：《骊歌》、《观乡村儿童演出》、《独中颂》、《流蚀之后》和近作《在新纪元的台阶上——为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年而作》。

先谈《骊歌》（注2）吧：

骊歌

记一个华文独中毕业生离校时的感触

老校长又在讲着

那不知已讲了多少遍的故事

世上无难事……

但他此刻的声调

异样地亲切

挥动的手

像在为一艘远洋轮

主持下水礼……

一卷卷

束着红蝴蝶结的文凭后面

露出一双双

老师的欣慰的眼

望着我

像画家

刚放下画笔

在观赏自己的作品……

木槿花

在阳光下盛开

园里

绿树已成荫

（六年前那树儿

哪有我肩膀高？）

茵茵草地上

昔日的韶光

还在流连

流连

逐一串笑声……

但钟声已遥远

明朝已不再

送别的彩旗

正在风中抖动

望大门外

车流似长河

纵横交错

没入

茫茫的人海……

不知何时

骊歌已唱起

我跟上时

声浪正向

一个深情的高音升腾

升腾至

宇宙的寥廓的空间却

猝然哽住

泪影中

遂窥见

一张张同学的

含悲带笑的脸

高墙上

几个大而苍劲的草书：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参加母校毕业礼有感而作）

正如副题所标示，诗所抒写的对象是“一个华文独中毕业生离校时的感触”。诗中以第一人称的“我”，指的是“一个华文独中毕业生”，不是诗人的自况，但却可能有诗人年轻时代的影子，因为吴岸在稿末除了志明创作日期之外，还说明萌动创作的缘由：“参加母校毕业礼有感而作”。不过，当“有感而作”的诗人的“我”，走进诗中的“我”的时候，诗人的“我”与诗中的“我”已熔铸为一体，是一个崭新的“我”了。

吴岸以“我”——“一个华文独中毕业生”（他应是高中毕业生吧：“六年前那树儿/哪有我肩膀高？”——引者注）的视觉、听觉、神思恍惚之中的思绪流动等等，来抒写一个独中毕业生即将离校时的“感触”：第一节写“我”听了老校长又讲着“世上无难事”，心有非议，以为太老套了，但在离校之际，“我”听来还顺耳，觉得“异样地亲切”，寥寥几笔，就把一个正值叛逆年龄的少年的不羁和矛盾的心理凸显出来。“我”的眼神、心绪是不稳定的，他从“一卷卷/束着红蝴蝶结的文凭后面”，看到了老师们“欣慰的眼”：他的心飞出礼堂，流连于已成荫的绿树间，去追逐“昔日的韶光”和“一串笑声”这时他感到“钟声已遥远”，明日他将“没入/茫茫的人海”的彷徨，在骊歌高唱之际，他“窥见/一张张同学的/含悲带笑的脸”和书写在高墙上的铭句。

这一阙《骊歌》是抒情的，但却不是客观事物的外部形象的综合和再现。因为骊歌高唱的场面，是每一年每一间独中都有的现象，写活了在骊歌声中师生的离愁别绪，还不能算是一首好诗。吴岸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创造意象时，融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是新颖

独到，服务于主旨的表达，使这首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在《骊歌》这首诗歌中，吴岸巧妙地运用多种比喻来营造。譬如“我”的成长——生理、心理的成长，是通过“绿树已成荫”来比喻：“六年前那树儿/哪有我肩膀高？”，以及“老师的欣慰的眼”中的肯定：“刚放下画笔/在观赏自己的作品”；前者是以物比人，后者是以人比人。以“挥动的手/像在为一艘远洋轮/主持下水礼”比拟“老校长”是船长，既是写“老校长”主持毕业典礼的气氛，又是把“老校长”这个意象的深化和外延，道出了独中办学的真谛，主持校政的“老校长”的精神面貌。老师们呢？面对着“我”在内的一群毕业生，他们“像画家/刚放下画笔/在观赏自己的作品”。上述的比喻，都是以“我”为视角而达致的，并以“我”的抒情，取得了新颖独特的艺术效果。

诗的末段，作者以诗中的“我”为视角：在“泪影中/遂窥见/一张张同学的/含悲带笑的脸/高墙上/几个大而苍劲的草书：/自强不息/力争上游……”从诗句表面的含义来看，“我”行将离校，他不久将“含悲带笑”地航驶在“茫茫的人海”，“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将是鼓舞他前行的精神力量，但是，我却认为这是诗人点睛之笔，卒章显志，把“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留给读者是一个联想和再创造的空间，又是一个心灵上强有力的冲击和启示。书法有多种字体：楷书、行书、隶书、草书……，为什么只说“自强不息/力争上游”这八个大字是以“苍劲的草书”写成的呢？客观事物可能正如此，但一化为诗材，意义就有所不同了。草书的挥写，潇洒自如，不受约束，且因时代的风雨的冲洗而更加“苍劲”。这不



正是包括诗人母校在内的独中运动摆脱困境
走向辉煌的写照吗？

下边要谈的是吴岸的另一首诗《观乡村
儿童演出》（注3）：——

观乡村儿童演出

乐声起处

翩然

一群蝶儿飞出

摆动裙儿

张开羽翼

转圈圈

笑嘻嘻

提起脚儿

往上踢

啊呀

怎么全都在半空

僵住了？

（原来音乐中断了

后台录音机

出了毛病）

小蝴蝶

飞不得

好一阵摇摇晃晃似金鸡独立

急坏了

年轻女教师

音乐重响时

蝶儿又飞舞

急急飞

飞向久待的花丛

台下一片笑

谁家老公公

笑得

最大声

(1982年5月)

这是一首即事抒情的诗歌。诗人吴岸用他的诗笔带领我们观赏了乡村儿童的文娱表演。乡村在哪里?“儿童”指的是幼儿园的学生,还是小学(华小或国小)的学生?诗人都没有点明,只有以“后台录音机/出了毛病”点出乡村地区物质条件差强人意而已。但这些都并不重要。诗人是向读者叙述事件(即演出)的展开,并把他的深挚的感情,通过事件的抒发,传达给读者,从而形成意境。孙犁说得好,“感情融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不分主客”,这就拉近读者、作者和书中人物这三者彼此的距离,使诗的结构真实和简练。而“儿童”这个意象营造得十分灵妙,维纱维肖。

诗题是《观乡村儿童演出》,但诗中却没有出现“儿童”这个字眼,而是以“一群蝶儿”、“小蝴蝶”等代称。因为儿童在舞台演的是蝶舞,他们就是蝴蝶了——“急急飞/飞向久待的花丛”去采花粉。这是他们在舞台上的形象,也是他们未来在人生舞台的形象。

1983年8月14日,吴岸在《南洋商报》/大马作协联合主办写作讲习班上主讲《到生活中寻找你的缪斯》(注4)专题演讲。他以他的诗篇《我何曾睡着》为例,说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表露他写孩童的象征意义,他说:“为什么我在末尾(指《我何曾睡着》——引者注)又描写孩童呢?因为我感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是根植在未来一代孩童的心中,那文化将能永远流传。”如果我们把他这番话联系起来看,《观乡村儿童演出》一诗,

就蕴含着诗人的特殊的感受、寓意和情思。

《独中颂》(注5)是吴岸的华教礼赞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受到广大独中师生的欢迎,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许多独中学生常朗诵此诗作为他们课余活动的项目之一。我记得1991年7月11日,吡叻独中复兴运动的先行者沈亭不幸逝世,怡保育才独中为此举行一项追悼会,会上朗诵《您点燃复兴火炬》的朗诵诗,开头部分的诗节,是改编自吴岸的《独中颂》的第一段;1992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出版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第二章论述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体制,也摘引《独中颂》第一节的诗句。1999年7月,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大马华文作协协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吴岸作品演绎晚会”上,芙蓉中华中学学生呈献节目,其中一项是朗诵《独中颂》。

兹将《独中颂》一诗抄录如下:

独中颂

怎能忘记啊
当灯光辉煌
那最先在黑夜里
提灯的人

怎能忘记啊
当百花盛开
那最先在荒野中
播种的人

听百年洪钟
又在清晨敲响
召唤着
一群群族人的子女

跨进独中的大门

你将是浪涛里的明灯

(1985年7月4日)

怎能忘记啊

那无数创办华校的

劳动者和战斗者的功勋

我们是你钟爱的儿女

啊 独中

在你的怀抱里

我们摄取着

珍珠般的语言

在你的宝库中

我们吮吸着

五千年文明的芬芳

你那洪亮的钟声

永远在我们心中回响

母亲的语言

将世代闪光

民族文化的芬芳

净洁了我们的心灵

爱祖国

爱人民

与各民族人民友爱相亲

啊

独中

你在热带的荒林中诞生

你在赤道的风暴里成长

你屹立在祖国的土地上

象征着我们民族的精神

如果绿洲变成沙漠

你将是风沙里的驼铃

如果陆地变成大海

独中，全称是：华文独立中学。它是被摒弃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由华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惨淡经营的产物。事缘1962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1961年教育法令，“该法令采纳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对中学的建议：‘为国家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里就读’，把中学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给予津贴的国民中学。这类中学以马来学生为主，用马来文教学。二是原接受政府津贴的准国民中学改名为国民型中学。这类中学以华族和印度族学生为主，用英文或马来文教学，华文和淡米尔文仅作为一个科目学习。三是原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中学如不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将得不到政府的津贴而成为独立中学。”（注6）

“黑云压城城欲摧”！某些华校中学的负责人或受政客的蒙骗，或立场不坚定，纷纷接受改制，于是华文教育就面临生死存亡之境。当时担任教总主席的林连玉，目光如炬，洞悉其奸，指出：接受改制，“无异自掘坟墓，埋葬了自己的文化”。他向全国华社、华校发出呼吁：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注7）

华文独中这时处于惨淡经营、挣扎求存的局面。“屋漏偏逢连夜雨”，1965年后，政府当局取消小学升中学的会考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华文小学毕业生可以自动升入国民型中学就读。于是学生来源短缺，许多独中

都面临重重困难：或招收一些落第生就读，以维持学校的生存；或濒临关门大吉。这种绝境，正如当年南华中学校长许瑞成所说的那样：“不是自取灭亡，便是陷于半生不死的困境。”（注8）

“沉默啊，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注9）独中没有在沉默中灭亡，是因为华社人心不死。1973年4月15日，吡叻董事联合会宣布“为吡叻独中筹募百万元基金”，掀起一场维护母语教育的独中复兴运动，以谋求完善、巩固与发扬民族教育的地位和功能。这个运动迅速得到董教总和广大的华社热烈响应与支持，一时风起云涌，蔚为是一场洪波巨澜的华文教育救亡运动。在吡叻州方面，涌现了许多维护民族教育的战士：沈亭、胡万铎、杨苍茂、汤毅、谢荣珍、黄仲轴、陈凯、岑启铭、梁百迪等等。后来沈亭故世之后，被誉为是“最先在黑夜里提灯的人”（注10）。

1973年底，华社为了维护独中的生存与发展，“组织了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运动工作委员会（简称：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厘定《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对华文独中的使命、办学方针、统一课程、统一考试、经济问题、师资问题、学生的来源与出路等问题做了具体的建议，以为发展华文独中的指导原则。”（注11）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独中已迈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但是，威胁她的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并未消除；政治圈子里，还有政客认为“华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哩。

上述种种，是对独中的存在及其发展的经历，作了粗略的勾勒。或许，这可以给欣赏

《独中颂》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吧。

吴岸创作《独中颂》，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创作此首诗。然而，他有一段话却是提供给我们探索他创作的线索：“诗既要反映现实生活，又切忌拘泥纷陈的事实。拘泥事实是散文化的内部原因，也造成语言的不精简。后者又反过来成为散文化的外部原因，两者是互为影响的。要克服这些缺点，我以为应着重题材的提升与浓缩，以及语言的反覆锤炼。”（注12）

《独中颂》创作的年份是1985年，距离独中复兴运动是十二个年头；再溯上教育改制的1962年，就有廿多年；如果追踪华教的生存及其发展的历史印痕，那么就有百年沧桑了。

面对纷陈的历史事实，吴岸在构思的过程中，他不拘泥事实，大胆汲取或割弃，着重的是题材的提升与浓缩，以及语言的锤炼，所以凝成的是一阕有深度地反映独中运动的、体现为华教事业而奋斗的“劳动者和战斗者”的思想感情的、在艺术上有创意的诗篇。

这首诗开头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都是用相同的这么一句“怎能忘记啊”颇似问话的诗句。在自答之中，运用视觉表象技巧，以鲜明、具体事物的形态与色彩特征的感性形象，进行抒发情感，营造深刻、新颖的美感和意境。下列是这首诗作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每节各四句：

怎能忘记啊
当灯光辉煌
那最先在黑夜里
提灯的人

怎能忘记啊
当百花盛开
那最先在荒野中
播种的人

第一节诗句中的“灯光辉煌”与“黑夜”，是强烈的色彩对比，也是寓意光明与黑暗的对比；而“那最先在黑夜里 / 提灯的人”，无惧黑暗，为的是未来的“灯光辉煌”，他不就是一个无私、大勇的人么？第二节诗句中，用“百花盛开”与“荒野”萧森相对比，既是色彩（暖色和冷色）的强烈对比，又是不同形态的事物的相较；而“那最先在荒野中 / 播种的人”不就是一个不顾个己安危、敢为社群流血流汗的人么？这些人是谁呢？吴岸暂按下不表，宕开一笔，去抒写“百年洪钟”的“召唤”，族人子女“跨进独中的大门”的情景。尔后在诗的第四节里才点出：那是：“无数创办华校的 / 劳动者和战斗者的功勋”。开头第一句，仍然是“怎能忘记啊”，看似不经意，实则是与第一、二节遥相呼应。

在《独中颂》这首诗中，吴岸运用了多种的艺术手法，通感就是其中之一。譬如第六节中的诗句的排列，就是把听觉、触觉、视觉、味觉等不同的感觉互相沟通、挪移、转换、跃进，以创造一个有立体感的诗意境。兹抄录如下，并尝试注释：

你那洪亮的钟声（“钟声”是听觉）
永远在我们心中回响（“回响”是触觉）
母亲的语言（听觉、触觉、视觉）
将世世代代闪光（“闪光”是色彩，又是视觉）
民族文化的芬芳（“芬芳”，是味觉）
净洁了我们的心灵（触觉）
爱祖国

爱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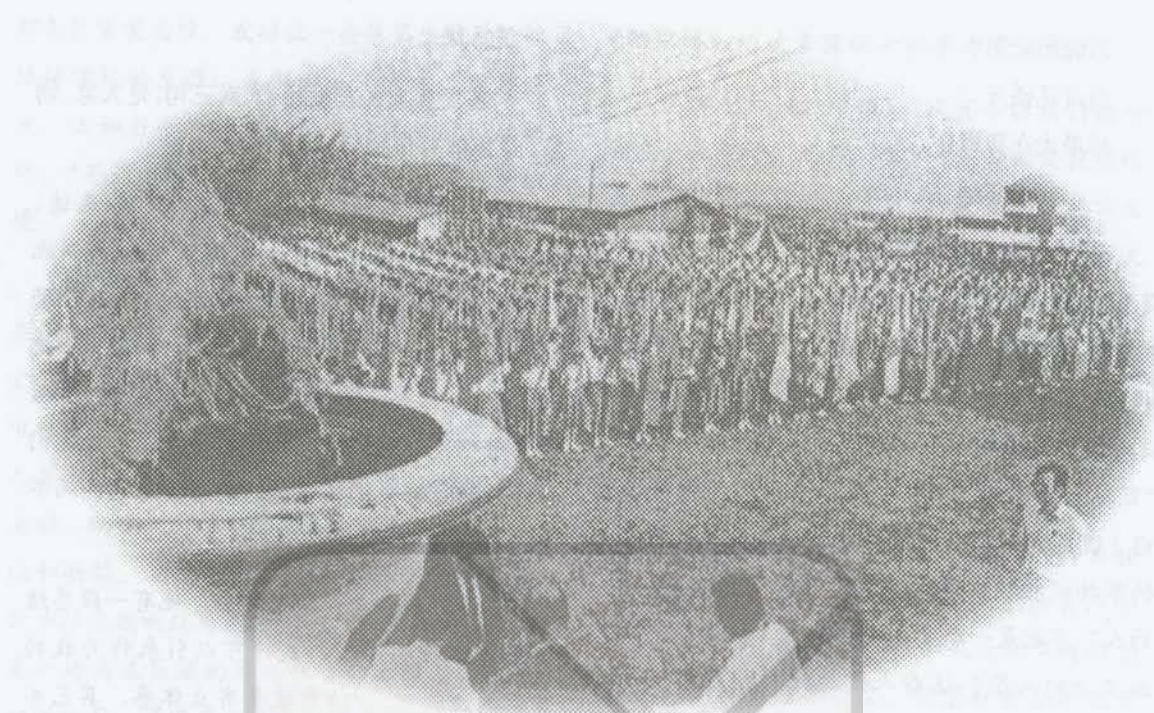
与各民族人民友爱相亲（后三句，是人象、物象、景象的有机融合。）

这节诗的内容，如果用议论文字来表述，那就是独中的办学方针和教育目标，并以此驳斥、揭穿某些政客加诸于独中头上的什么“种族性”的谬论和诡计。但一到诗人笔下，就必须“诗化”——在声色交错、听视互感之中，给读者创造鲜明、新奇的艺术形象，并让他们在欣赏的过程中，领悟诗人的传情达意，而不是干瘪的议说。

吴岸在创作中，深有体会。他有一段总结他创作经验的论说，或许可以引来作为我的赏析的注脚吧：“诗意境要有立体感，其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因素可以是多方面的，有人象、物象、景象，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种让你走进去的空间，让你感动和思索的时间。它有声响、有光彩、有动作。更有这一切所构成的艺术的气氛。它是又现实又虚构，即明朗又朦胧。它本身既是景也是情，是世界也是人生，是作者艺术创作的舞台，也是读者遨游的天地”（注13）

《独中颂》最末一节，是诗人吴岸歌唱的强音。他以轻快的笔调歌颂独中的诞生、成长以及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那就是：纵使天翻地覆，“绿洲变成沙漠”，独中“将是风沙里的驼铃”；“如果陆地变成大海”，独中“将是浪涛里的明灯”。豪迈之情，充畅于诗内，洋溢于诗外！

接下来要谈的是吴岸的《流蚀之后》（注14）。这首诗是诗人1984年3月20日在星隆长途火车上追忆往事又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思考、酝酿而成的。语言朴素、浅白易懂，是这



首诗的特点。诗中描绘砂劳越第一省位于砂隆河口的小镇实文然，由于常遭大潮侵蚀，镇上的廿多间商店、华小、球场、庙宇等，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期“消失在河中央”了。然而，“流蚀”的灾难，并没有吓倒该地的居民，他们不悲观失望，奋起救亡和建设：“在狂流虎视的陆地上 / ……用血汗 / 筑起新的家园”。

请读《流蚀之后》：

放鹤亭前

那闪烁在涛声椰影里的长明灯

哪里去了？

错列在碎石路旁

斑驳的木板店

哪里去了？

啊

何处再能听到

和民茶室的气灯光

流出夜归乡佬的笑声？

那咿哑的木桥

桥那端踩满我童年足迹的球场

还有那在我生命的清晨

敲响洪亮的钟声的

中华小学

哪里去了？

眼前

烟水苍茫

几艘木舟

挣扎在岸边

大潮来啦

快放船去

是谁在高喊？

我回头看

在沼泽的那一边

在狂流虎视的陆地上

人们已用血汗

筑起新的家园

一个市镇

正在成长

我又看到熙熙攘攘的乡民

又听见从学堂里传来的

琅琅书声

那高悬在道路尽头浮桥边的

不正是放鹤亭前的那盏

长明灯？……

（一九八四年三月廿日星隆火车上追忆）

後记：实文然（Simunjan）为砂劳越第一省——沿海小镇，位於砂隆河口。砂隆河流水湍急，每逢大潮时，河岸陆地不断被侵蚀。一九八零年六月偕友人Y君到该镇。Y君出生於实文然，离家二十多年，此次回乡，发现二十多年前的城镇，镇上二十几间商店、华文小学校、球场、庙宇等，都已消失在河中央，不胜惊讶……

这首诗仅仅是描写实文然的自然灾害——“流蚀”，从而导致小镇的覆灭吗？诗人藉此向读者直抒胸臆，倾诉他对实文然的沧桑和悲欢的感情吗？

诗人为我们提供两条线索，方便我们探索《流蚀之后》的形成：

一是诗末的“后记”和创作日期。诗人于一九八〇年六月偕友人去到后者的家乡实文然，“发现二十多年前的城镇，镇上二十几间商店、华文小学校、球场、庙宇等，都已消失在河中央，……”，“不胜惊讶”。四年后（即成诗日期）诗人在星隆长途火车上还忘不了实文然及其“流蚀”，吟哦此诗，可见“流蚀”这个意象，予以诗人的是何等深刻印象呵。当

然，诗中以“我”为抒情主人公，未必就是诗人自身，但这个“我”所抒发的感情，仍然是诗人所赋予的。

二是吴岸在他的论文《马华文学的再出发》里，把八十年代的纷扰和动荡进行概括，指出：“华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尤其巨大，其中包含多少争斗，多少倾轧，多少挫折，多少悲欢，多少离乱，“如社会动乱、政党斗争、经济风暴、华教处境……等社会问题。”（注15）真正的诗人的感情总是不能离开客观事物的，这另一类的“流蚀”，给予吴岸的何止是“不胜惊讶”呢？

因此，可以这么说，《流蚀之后》在构思的过程中，诗人是由实文然的自然灾害的“流蚀”形象的引发，而进行相似联想，即把客观物象的相似之点——外形的、内蕴的——八十年代在我国社会出现的“沧海横流”的情景、事件或人物，与前者互相融合，创造意境和形象。所以，它既是一幅实文然被“流蚀”之后的图景，又是八十年代华社政经文教、特别是华教被冲击被“流蚀”之后的惨象勾勒。当然前者的体现较为明显，而后者的内蕴却是通过前者栩栩如生的形象来表达的，有“似与不似之间”的朦胧美。诗人的可贵精神在于乐观和积极，在诗的末节里，他以似实又是拟虚的笔调描绘华族的家园重建，讴歌他们以建设对付“流蚀”破坏的壮举：“在狂流虎视的陆地上 / 人们已用血汗 / 筑起新的家园 / ……”；长明灯在浮桥边重亮了；“又听见从学堂里传来的 / 琅琅书声”！

- (注1) 本文是拙作《拉让惊涛——吴岸及其作品研究》第二章第一节的组成部分。发表时另设题目。而吴岸近作《在新纪元的台阶上——为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年而作》的赏析文字，原是本文的组成部分，但为了配合董教总主办华教180庆典，已抽出并以《放眼高歌气势雄——试析吴岸新作〈在新纪元的台阶上〉》为题，发表在1999年12月18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 (注2) 《骊歌》收入吴岸诗集《达邦树礼赞》，页63—65。
- (注3) 《观乡村儿童演出》收入吴岸诗集《我何曾睡着》，页44—45。
- (注4) 《到生活中寻找你的缪斯》一文，收入吴岸诗集《我何曾睡着》，作为代序，页I—XIV；尔后收入吴岸论文集《到生活中寻找缪斯》，页16—31。
- (注5) 《独中颂》收入吴岸诗集《旅者》，页50—52。
- (注6) 引文摘自董总出版《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第二章“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体制”，页18。
- (注7) 资料来源，摘引自拙作《播下春风万里——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纪实》，页15。
- (注8) 参考资料：《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和拙作《播下春风万里——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纪实》。
- (注9)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载《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张效民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页480。
- (注10) 与注8相同。
- (注11) 与注6相同，页25。
- (注12) 见吴岸《趁暗流卷来的刹那——序王涛诗集〈渔人的晚餐〉》，此文收录在吴岸论文集《马华文学的再出发》，页70。
- (注13) 引自《论诗意境中声、色、光与动作的运用》，此文收录在吴岸论文集《到生活中寻找缪斯》，页44。
- (注14) 《流蚀之后》收入吴岸诗集《我何曾睡着》，页118—120。
- (注15) 引自《马华文学的再出版》。此文收入吴岸以此篇为书名的论文集，页1及页4。

《说不尽的吴岸》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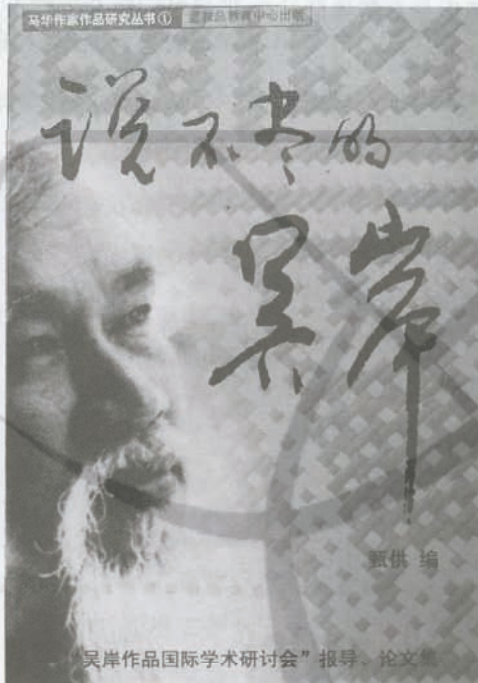
甄供

七月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便着手把作家学者们所撰写的学术论文、研讨会的讲稿、文学交流会的记录等，进行整理、校核，编成了“论文”、“讲稿”和“文学交流会”等三辑。

那么，其他各辑的组稿情况又何如呢？

在研讨会举办期间，我有幸与来自各国、各地区、相识的或甫识荆的作家学者们，进行了相当广泛的交流，实在是获益良

多。他们都认为这是一场难得的、别开生面的国际华文文学盛会。“吴岸作品演绎晚会”举行之后，好些作家、学者告诉我他们感动得掉下眼泪。我非草木，何尝不是眼涩鼻酸呢，无奈职务在身，有泪未便轻弹。研讨会闭幕了，迎向我的是一双双热情的手，话别之际，道贺和勉励的话语，撩拨我的弦；耳畔又传来这样的询问：“什么时候再举办另一次的马华文学研讨会？”——记得通知我。”我从他们的眼里、脸上看到了“意犹未尽”的思绪的泛现，心中有许多的话语还未倾诉，我便说“写吧，把你这时的感想写出来，寄给我，



好让这本论文集增添光辉吧！”

文学就有如斯神奇的魅力：在活跃的文艺氛围里，作家的友好相聚，一言半语，或相互切磋，往往会点燃彼此心中的火种，熊熊的燃烧，令人不能自己，欣然驰笔，诞生了作品。例子就有现成的：文友告诉我，驼铃先生在研讨会期间的一个夜晚里，心潮澎湃，难于就寐，遂吟就一阙概括吴岸生平的诗篇《残损的微笑》；人称“文坛才女”的陈蝶小姐意犹未尽，一口气写了《意

犹未尽再谈之》和《晚会的余音》这两篇作品；汶莱作家一凡女士，她回覆我的征稿函件时，写道：“研讨会虽已‘曲终人散’，惟‘余音’仍萦绕心间，我的确有些感受想记下”，这就是她的《一个温馨迷人的夜晚》凝成的因缘了。其他作家学者挥就的作品，情况如何，我虽无法一一询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品的诞生大约与此有关的。

感谢作家学者们把佳作惠寄，使本书内容多姿多彩。我根据内容性质，又编成三辑，即：“报道、论评”，“吴岸说 说吴岸”和“回响”。与

此同时，我搜集了在报刊上发表的、与这次研讨会有关的作品，如秋山的《给我提灯带路的作家——吴岸》，张永庆的《拉让诗人》和东方琤琤的《风卷拉让江涛如画——“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略记》；也请梁玉英同事把她的“牢骚”化为可读性的篇章《研讨会前后……》。我把这些作品按照前述的方法加以归类。

我相信本书对于学者专家们、有志于从事马华文学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是有所裨助的，因为它收录了作家学者们的学术论文，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料，研读时可供参考。对于一般的读者，或是因故未能参与研讨会的文学青年，展卷浏览之余，想必有益心身的吧。

本书定名为《说不尽的吴岸》，是由歌德的话引发的。他说：“优秀的作品无论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我想，作为马华文学杰出的作家、诗人之一的吴岸，关于他及其作品的研究，经过1998年仲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

告厅主办“吴岸诗歌研讨会”，以及今年七月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协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作家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索，写成文采缤纷、具有高水平的理论素质的学术论文，就其广度和深度来看，已是洋洋大观了。但是，这还不能说是已“探”到“底”的。譬如吴岸的创作思想、美学理想、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等等，后来者大可以在前行者的研究基础上，放出自己的眼光，更加纵深地去思索、探讨和研究。

从这点来看，吴岸是说不尽的，他的作品也是说不尽的。

（1999年9月3日，稿于新纪元学院003室，9日修订于何清园。）

（编者按：本书经由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每本定价西马RM18.00东马RM21.60，各大书坊均有代售。）

鸣谢

本刊陆续收到各地文友、热爱文学人士、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录后（恕不称呼，以先后收到为序）：——

赞助人芳名及商号

龙锦平	RM300
翁诗佣	RM50
邱成	RM200
陈桂兴	RM200
杨秋顺	RM25
张强忠	RM30
高淑平	RM100
杨静来	RM100

看看	RM100
陈慧儿	RM100
练炳山	RM50
东方策略研究中心	RM300
杨庆福	RM500
某生者	RM100
陈玉康	RM100

诚恳态度撰写马华文学史

方修（1922—）

由于50年代后期新马处于独立运动阶段，大家都认为政治、艺术或文学等方面都应该拥有一部独立的历史。方修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负起撰写文学史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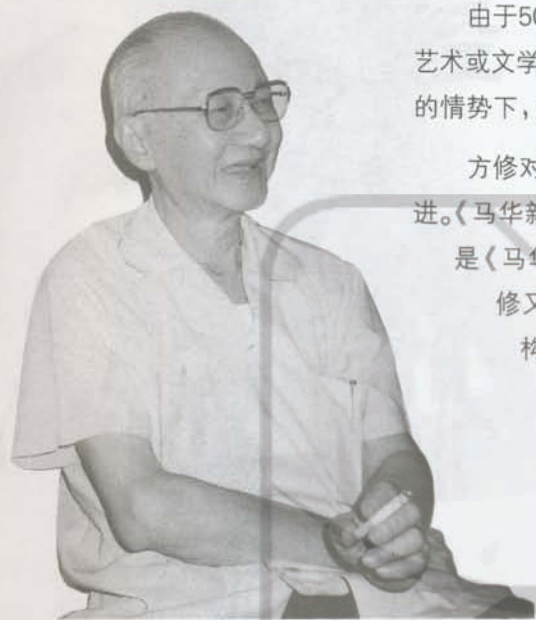
方修对文学史的写作非常诚恳，有不足的地方，定加以改进。《马华新文学史稿》出现不少缺漏和论点失当的地方，这就是《马华新文学史稿》会有修订本的原因。此二书以后，方修又撰写了《马华新文学简史》，以论析问题的深度与结构的扎实度而言，《马华新文学简史》更胜于前二书。

方修也着力于战后文学发展史的撰写，《战后马华新文学史初稿》就是论析1945年至1956年的马华文学发展。此书出版后，他仍然坚持史料的整理工作，陆续出版了《马华文学六十年集》10册、《马华文学史补》、《马华文学百题》。

在批评作者与作品方面，方修采取了严格的取择标准。他的标准主要有生活内容与时代特征两点。另外，方修也以作品是否反映现实、体现时代的先进思想、具有道德力量，以及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五个批评标准来评定作品的好坏。

在整理马华文学史料与撰写马华文学史时，方修也有他极为坚持的文学观作为后盾。在上述的五个标准中，方修认为前二者是最主要的。两者都与思想及社会内容有关。在以这样的主张作为前提下，方修认为马华文学应具有新精神与新思想，这是新文学特质的所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杨松年期待，今后会有更多文学工作者能以方修的文学史著作为基础，在文学的论析上作更深入的分析与发挥，而不是只在方修的著作中翻滚。但是，要走出方修，必须尊重方修、发展方修。方修在马华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启始，不是终止。



“历史与人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计划”中评论了不少华族名人，本刊顾问方北方先生和方修先生在马华文学的贡献都获得评论者的肯定。

本刊特转载南洋商报《新视野》“大马华族名人论”，黄美仪以《一支笔写出历史与肯定》为题报道评论者对方北方先生和方修先生所作的评述的有关部份。

——编者按

“为社会而艺术” 理论影响深远

/ 黄美仪

方北方 (1918—)

马华文学巨匠方北方的作品里跳动的时代的脉搏,反映的是我国华人的典型生活。其笔触深入马来西亚社会的各个层面,刻划出我国华人拓荒创业以及在工商与文教界辛勤耕耘的情况。他大部分的作品强烈表现华人如何随着我国历史进展的节拍作出无法估计的贡献,不只作品分量极多,而且反映既深且广。

他对本邦华人的拓荒事业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对现实生活有精深的观察,因此他往往能够抓住人物与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使到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方北方的“为社会而艺术”的理论,在60与70年代对华社、文艺团体和学校的华文学会深具影响力,成为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路向。在他的小说评论中,他注重的是“文学必须与时代同步发展”。在他长期的创作路途上,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文学观。

除了在文学创作中交出辉煌的成绩以外,方北方对教育工作不遗余力。在任教期间,他任劳任怨教导中文,也以身教言教去树立一个写作者的典范。他主编过《韩中生活》、《学生文丛》和《星檳文艺》,奖掖后进。他也于1980到1984年期间任大马作协主席,积极从事协调工作,团结

马华作家。

方北方荣获1998年度的亚细安文学奖,对他的作家地位是一种肯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潘碧华觉得,国家推荐方北方代表马来西亚参选1998年度的亚细安文学奖,在马华文学是否被列入国家文学的课题上是一项突破。





林连玉

经典诗浅讲

/ 春山

[解题]

远在中国的林连玉先生的妹夫吕毓昌，寄赠一首七律给先生。先生按照这首诗的韵脚“洲、秋、羞、头、流”，给他和了一首。“见”是助词，用在动词前面表示对“我”怎么样。“有诗见寄”即有诗寄给我。“步韵”，意思是依照别人做诗所用韵脚的次序和(hè)诗。

七律是唐代近体诗体裁之一，每首八句，每句七个字，二、四、六、八句要押韵，三四两句、五六两句要对偶，字要讲究平仄(平指平声，仄指上、去、入声)。第一句也有押韵的，例如本诗。

[注释]

滞—— 滞留，停留。

南洲—— 指马来半岛或马来亚。马来亚位于中国南方，所以用“南洲”借代马来亚。

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
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芭蕉羞。
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
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

——《吕毓昌妹夫有诗见寄步韵一首》

时序——季节变化的次序。

浑忘——完全忘记。“忘”在诗中念 wáng，以符合平仄。

嶙峋(lín xún)——形容人刚正有骨气，例如傲骨嶙峋、气节嶙峋。

苞苴(bāo jū)——苞通“包”，裹。苴：包裹。苞苴即包裹。赠人以物，必加包裹，因此用“苞苴”来借代馈赠的礼物，引申指贿赂。《荀子·大略》：“苞苴行欤？”（贿赂流行吗？）诗中“苞苴”暗指民族败类出卖华教的行径。

批龙甲——批：触，触动，触犯。批龙甲即批逆鳞。传说龙喉下有尺来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犯它，就会被龙所杀。“批逆鳞”，借喻臣子因敢于直谏而触犯君主。（见《韩非子·说难》）诗中“龙甲”是指英殖民统治者。

又，“批”另外解作用手打，手击，击，攻击。《左传·庄公十二年》记载：“（宋万）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宋万〕在城门遇到仇牧，用手打他，然后杀死他。）

海外——国外。古人认为中国疆土四面环海，因此称国境以内为“海内”，国境以外为“海外”。这里也是借代马来亚。

狂流——狂暴的洪流。英殖民政府于1951年抛出的《巴恩报告书》、1952年的《教育法令》及1954年的《教育白皮书》，企图消灭华校，先生喻之为“狂流”。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华教斗士、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林连玉先生（1901—1985），工诗文，



1995年10月林连玉领导反对华、印校为英、巫校的运动掀起之后，当时联合邦钦差大臣 麦基里莱“青睐”。是月28日来尊孔访问与林连玉握手寒暄。

留下了极其丰富、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给我们。不少名句无不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辉。其中“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最能体现先生的华教英雄形象，广为人们所传诵。也因为这样，《吕毓昌妹夫有诗见寄步韵一首》是《连玉诗存》八十一首旧体诗中的代表作，最为人们所熟悉。

这首诗大约1954年发表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曾收录在1956年尊孔同学自费油印先生的《华文教育呼吁录》里面。

要了解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必须先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亚一如其它地区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面对着马来亚各族人民空前高涨的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浪潮，英殖民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残酷镇压。对于具有反帝反殖传统的华校，它千方百计加以打击，先后通过《巴恩报告书》、《教育法令》、《教育白皮书》，蓄意消灭华教。每当华教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领导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与教总的林连玉先生，无惧于当时四处笼罩的白色恐怖，挺身而出，登高疾呼，带动全马华社民众，坚决反对置华教于死地的法令条文，使英殖民当局的阴谋诡计遭到可耻的失败！

起联两句大意是：回想从前颠沛流离，作客他乡，终于居留在马来亚，完全忘了季节的变换，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春秋。

1927年初，连玉先生因中国时局动荡而梯航南来马来亚后，除了一度栖身印尼，一度回国省亲，一度归乡奔丧，就一直生活在这片苦难的土地。1942年，日寇南侵，他以救伤队员身分，在新加坡参加马来亚保卫战，两度几乎丧命。1945年8月和平后，他受聘主持尊孔复校工作。1949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成立，50年杪任主席，51年创组教总，54年当主席，为争取教师福利与民族权益而奋斗。这二十七年的经历，历历在目，令先生感怀万端。“飘零作客”，为马来亚流血流汗，固然是连玉先生的“典型”写照，但何尝不是百多年来无数华族同胞的“典型”写照，“时序浑忘春也秋”，显示了连玉先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奋斗的乐观精神，令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无题》）、“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嘲》）。

次联两句大意是：幸好还有一副刚正不屈的硬骨头，更没有暗中受贿、出卖民族利益的羞耻行为。

在反对令华教万劫不复的法令条文时，在面对英殖民政府的威迫利诱或要他妥协时，连玉先生始终表现出一股浩然正气，一副铮铮硬骨。他曾大义凛然地当面对钦差大臣说：“枝节的问题可以退让，基本的问题就不能退让。譬如签了一个字，就把整个民族的文化断送，名为退让，实是出卖。”而那些数典忘祖，卖身投靠，甘当殖民主义者的奴才和马前卒的所谓“华人代表”，却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一面“反对”，一面“支持”、“对政府时，讨好政府；对民众时，讨好民众”，丑态毕露，十足奴颜媚骨。这和连玉先生的人格形成了强烈对照——前者卑下，后者高大。这一联，贴切地运用了对偶和对比手法，以“暮夜苞苴”的意象对比“嶙峋傲骨”的意象，以“在”和“羞”突显分明的爱憎，映衬出连玉先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

品质。

三联两句大意是：我纵横挥动铁腕，我愤怒奋起空拳，猛击猛打那如凶龙恶虎的殖民主义者。

1954年10月7日，英殖立法会迫不及待地通过了《教育白皮书》，规定在各方言学校设立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班，美其名曰“把国民教育精神引入方言学校”。连玉先生洞烛其奸——这是一种由蚕食而使华校变质而最后鲸吞的极端可怕的手段。10月9日，教总紧急召开全体理事会议，由连玉先生起草《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宣言》，坚决反对《教育白皮书》。连玉先生明白，在白色恐怖无处不在的环境下，若公开反对既已通过的法案，自己立刻有身陷牢狱之险，但眼见我们的文化堡垒被权势者“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来鸠占，我们的民族教育横遭摧残，若不起来奋力抗争，“将何以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于是，连玉先生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把妻女寄托给他的惟一挚友丘腾芳（吉隆坡福建会馆座办）。10月19日，星马报章以最显著的版位发表了这篇《宣言》。《宣言》直指《教育白皮书》比《1952年教育法令》“更加厉害”，不折不扣是“巴恩氏完全消灭方言学校的主张”。《宣言》揭穿了权势者“借国民教育这块大金字招牌，作为实行民族鲸吞的护符”。《宣言》好比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整个英殖民政府！“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正是这段史实的高度概括，高度概括了连玉先生为了挽救华教，把安危置之度外，敢与英殖民地权势者斗争的英雄气概。这种战斗精神，可与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无题》）相比。其实，连玉先生这两句，是从鲁迅先生那两句脱胎而来，而战斗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艺术手法上，通过两句正面相对的对偶，连用两个属于反面典型的借喻（“龙甲”和“虎头”），使连玉先生大无畏的华教斗士

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突出。

结联两句大意是:流落马来亚的华族同胞犹如被遗弃的孤儿,境遇十分困苦。我要凭我这一点单薄的力量,扭转这一股企图席卷华教的狂暴逆流!

百多年前,华族先辈飘洋过海南渡马来亚披荆斩棘,开天辟地,繁荣了这片土地,而所带来的母语母文及中华文化,也丰富了马来亚文明。百多年后的今天,占马来亚人口一半的二百余万华裔,作为民族教育的堡垒——华校,竟然会面临被灭绝的命运!华人丧失母语母文教育的权利,这和孤苦伶仃的“弃儿”有什么两样?“海外孤维孤苦甚”,跟第一句“飘零作客滞南洲”遥相呼应,是连玉先生因民族权益被剥夺的悲情的呼叫,义愤的呐喊。为了捍卫“民族的灵魂”,挽狂澜于既倒,他宁愿“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欲凭只掌挽狂流”,同“批龙甲”、“搏虎头”紧紧相扣,是连玉先生“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极度升华,是“族魂”的完美塑造。历史证明,连玉先生终于光荣地完成了这个“民族使命”——彻底粉碎了《教育白皮书》,拯救了华教。

林连玉先生争取民族教育平等、争取基本人权与民主权利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与牺牲精神,并不局限于殖民地这段时期。这种精神,贯穿到独立后反对《1960年达立报告书》及《1961年教育法令》,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反对教师注册证被吊销,为公民权被褫夺而进行三年法律斗争。纵使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倔强、刚烈地说:“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辣手摧残,仍然昂起头来,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答东姑》)因此,这首诗,可以说,是连玉先生为民族千秋大业英勇战斗一生的最佳概括,是体现连玉先生“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的经典之作。

1985年12月21日,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簇

林连玉先生手迹

林连玉手迹

拥着连玉先生的灵车行进,灵车前面高挂先生的巨幅肖像,上书“英烈风范”,而肖像两侧分别题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以后每年的华教节,到连玉先生墓园凭吊的人们,瞻仰着上嵌“族魂”的连玉先生浮雕,默念着刻在雕像两旁、出自先生手笔的这两句名诗。正是这两句名诗,代表着“林连玉精神”,给人们以心灵的巨大激荡,激发无穷无尽的力量,在依旧漫长曲折、崎岖险阻的华教征途上,昂然前行,不懈奋斗!

(1999年7月—2000年2月,时断时续完稿。)

参考书目

- 1 林连玉著《连玉诗存》,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12月18日。(诗八十一首,词一首,无写作年代,亦无注释。)
- 2 教总秘书处编《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7月。
- 3 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12月18日。
- 4 林连玉著《林连玉记事录·风雨十八年》(上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12月。

围龙屋缅想

——寻根记

伍良之

走一段荒山野岭,伴着不甘寂寞的虫声唧唧,间或有百无聊赖的野生动物的鸣叫声。那走起来一脚高来一脚低的崎岖乡间小路,就像那远行人的心绪,离乡背井,是兴奋还是愁苦,在远行人紊乱的心情已无法区分。前途茫茫,心乱如麻,离开生她育她的乡土,还有

那皓皓白发的爹娘,不知是生离,还真是死别;茫然的脚步终于将她带到梅江河边,她要从此的渡头乘小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乘大船飘向那陌生的马来半岛,去与那先行离乡的夫婿相会合。

我从梅县坐车去扶大乡下,走在那道石板路,看着那道旁丛生的杂树藤葛,忽然联想到那已去世多年的妈妈当年她离乡的情景。乡下人说这条乡间路只是最近才有的,以前他们走的路都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来的。那些要离乡闯荡的,便是从没有路的家乡走呀走的,走在野草丛中,走在藤柯蔓延,走在野郊荒岭,然后才坐上帆船,飘呀飘的,在那没有路的海上,划开一道航路,飘飘荡荡地来到陌生的马来半岛,停泊在一个不知名的渡头,又席不暇暖地在这一片蛮荒之地,从没有路的地方再踏出一条路;人多了,踏出来的路也多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力壮的人参与着开荒辟地的工作,便是从这一条条的小路走过去,又在前方陆续地踏出更多的路来;马来半岛一个又一个的地方这样开辟了出来。如今有的人年纪大了,他们要回去那个生他育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要回去寻找失落的梦,他们要回去见一见故人,他们要寻觅……。老父是第二次回去看他的原乡,我也适逢其会的跟着去,我要去寻觅什么,我也有点茫然。



梅县平远中行村祖屋

我去看那围龙屋的祖屋,老爸说:这座围龙屋没有变!却不知道老爸是不是在抚今追昔,围龙还在,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呢?我参观妈妈当年的新娘房,那是一间阴沉沉的小房子;我再去屋后看妈妈

的炉灶。……天长地久,人生却无常,睹物思人,我有诸多感慨!这座围龙屋分成一个一个的房,屋后斜坡上一个一个的厨房都有主人,团团围成一圈,像拱起的龙背,前面飞檐铁壁,龙头跃然欲起,正门前面那一塘碧绿池水,龙要饮水还是要戏水,方便之极。池塘前面展现一块一块的稻田,水源粮食都不缺,围龙屋里的人享受丰衣足食。可惜当年的情景并不如我想象的美好,许多人都纷纷奔向南洋。爸爸再从半岛回来梅县读书,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妈妈也从老远的平远中行来梅县读书,他们姻缘注定,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家乡是不能生活下去,爸爸再度回来半岛,跟着妈妈也来与爸爸会合,他们变成了马来亚公民,我们这一代也就名正言顺是马来西亚人。

这次陪爸爸回去看他的出生地,才知道爸爸出生在围龙屋里。这个小具规模的围龙屋,是沿袭客家人的传统而建,与那防范盗贼的大规模的围龙屋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客家先人没有忘记祖先的传统,他们来到梅州扶大安家落户,依然承继先人的衣钵,模仿祖宗围龙屋的格式,建造了适应当地环境而又含有不忘本的雏形围龙屋。从图片上看到那颇具规模的围龙屋,直到目睹爸爸出生地的雏形围龙屋,引起我的遐想联翩。到爸爸的出生地观光,我没有寻幽觅胜的心情,也没有刻意要寻觅什么,只是想要亲身体会生我育我的爸爸妈妈,当年小时是在一种怎样的生活环境成长。



作者
在
平远中
行村
祖屋
前
留影。

妈妈出生地去来

——寻根记

伍良之

打算飞去梅县看爸爸的出生地，也生发了要去平远看妈妈的出生地，便写信约好寓居台湾的舅父，在梅县会合，然后一齐去平远。

年纪小的时候，便不时听到妈妈跟我们谈论梅县和平远，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也不过是两个地方的名字。但每当妈妈接读从平远或者远涉台湾的舅父的来信，她就会泪眼满眶，那时我们那里会懂得妈妈心中的愁苦。

时难年荒世业空
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
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
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
一夜乡心五处同

后来读到这样的诗句，再联想妈妈在汪汪的泪海读信的情景，才知道那信里的行列是一字一

泪的凝聚。妈妈沉痛在汪汪的泪海也变成我脑海再也不能抹去的记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妈妈和她的爹娘弟弟失去了联络，海阔鱼沉何处寻，欲打听，也无从打听，等到真的有了音讯，那却是噩耗，外祖父被诬陷，含冤而歿，外祖母也不幸免。

一个偌大的家族，从此家破人亡；一个克勤克俭的人建立起来的家业竟变成一无所有，陷于穷无立锥，斑斑血泪何处来控诉。妈妈在极度伤悲时，接获唯一亲弟弟别来无恙的平安信，才稍为安慰。时过境迁，被分赃的田地，已经各有领主，只能申请要回祖屋；妈妈以嫡系身份提出申请，终于得回祖屋，那又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妈妈年轻离家，便再也没有机会回去看望她的乡亲父老，一别就永诀，但妈妈给我们讲述她出生地的故事，一直还是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如今妈妈已经往生了，那个曾令她梦魂萦绕在层峦叠翠的中行村，如今依然绿遍芳郊，田园阡陌；

我们走在上坡下坡的乡间沙石小路上，时不时还有一二行人跟舅舅打招呼，看见我们这几个陌生面孔，也有问起客从何处来。我想如果妈妈还在，这次跟我们一道回来，他们将会从舅舅的相貌马上有所联想，乡音无改鬓毛催，妈妈的容貌他们一定认得，可是，在我们的行列，唯独少了妈妈！

走过一个山坡，我们又走上另一个山坡，忽然，舅舅指着对面山坡上的几栋房屋说：那里就是姐姐出生的地方。我远远望着那几栋交错的房屋，想着妈妈在那里呱呱坠地，在那里度过她的童年，在这个广阔的山地上，我相信每个地点都曾印上妈妈的脚印，尤其是那几栋房屋，岁月给它们刻上不少的故事，它们的故事都或多或少与妈妈相关，它们不会讲故事，它们就是一篇篇的故事。

我一走一边想，已经落在众人的后面，走过阡陌，踏上山坡上舅舅的祖屋，那串串的红鞭炮已经劈里啪啦在前台上开了花，乡人放鞭炮欢迎从海外回来的亲人。在大门口一字排开的乡人应该都是舅舅的亲人，爸爸说这是他六十年后回来看妈妈的家乡，无法从记忆中寻出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当年他是年青小伙子，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别时容易见时难，一晃六十年，老爸要见的人都已见不到，当年是两个人离开，现在是雁行折翼，老伴已不在。

在鞭炮红色纸片纷飞中，我忽然发现墙上一行粉刷大字：把地主的田地分给没有田地的穷人。读着这行字，外祖父那片广袤地被瓜分的



梅县围龙屋

情景又重映眼前。外祖父并不是贪赃枉法刮得这些田地，他是克勤克俭从无到有经过几十年的劳动去挣回来。据舅父说，这栋祖屋曾粉刷一新，不旋踵，一经风吹日晒雨淋，这行字又再显现出来，

后来一再用灰水涂抹，依然无效，这行字已经深深的印在祖屋的墙壁上，作为历史见证，或是冥冥中的一种无声抗议，就由得看者去诠释。不过，我在默哀中，悄悄地说：外祖父，你把一生劳力得来的东西分给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你做了一件很大的功德！

这一行字，也引起我追问乡人，外祖父的田地房产到底有多少。他们指着屋子前后左右那一大片的田地。如今，外祖父外祖母，还有我的母亲都不在了，那些曾经拥有的田地房产也没有了，有的就是这一座祖屋。舅父离乡背井回来后从头再做起，他不再追究当年的事，他将海外赚来的钱，重修祖屋，重新安置流离失所的亲人，又在街上买了一栋店屋，辟为图书室，购置各类有益身心的书本，让同乡学童进修；装上电视，放映扩大乡人视野又具教育意义的录像带，在今天丰衣足食的环境下，同乡人的精神食粮也不虞匮乏。

我本是带着伤感来看妈妈的出生地，但当我离开时，我心里感到宽慰，也生发了一份光彩！

（11月上旬99年）

蕉风椰雨谱新篇

——读马来西亚叶新田《山河在苏醒》

中国/古远清

琳琅满目宋词宛，百鸟争鸣盛况前
香艳靡靡花间派，苏辛豪放开纪元。
民族气节山河恨，爱国篇章血泪连。
古为今用传薪火，新人新事创新篇！

借用作者《读〈人物篇〉》的诗句，我们也感到叶新田偏爱的是苏轼、辛弃疾的豪放风格，而不屑与“香艳靡靡花间派”为伍。他的《山河在苏醒》（1999年马来西亚叶氏企管咨询公司出版），高昂的民族气节是其主旋律，“血泪连”的爱国篇章则是作者一生的写照。

这不是一本我们常见的那种吟风弄月、附庸风雅的诗篇，而是一名企业管理博士“艰苦拓荒留史册”的赞歌。

叶新田并不是专业诗人。他先后担任过马来文教师、华文报记者，现从事罗哩运输业与木材贸易，为叶氏企管咨询公司及新运贸易公司东主，兼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署理主席。他写诗填词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声，为了“华教鹏程振翼飞”。

叶新田出生于吉隆坡甲洞埠，1966年至1970年参与甲洞木屋反迫迁斗争。其中《记甲洞木屋反迫迁——调寄“念奴娇”》，叙述了这一斗争过程。屋拆声急，怒掀起，一片群情激越！村北村南忙访问，十月雨天何怯？迁令频催，兵差巡戈，添气氛浓烈。数年旗展，那曾卑鼓稍竭。今日何惧权威，狂飏怒卷，抗强权暴虐。抗拒声声震大地，



夜静胶林呜咽！下定决心，坚持团结，野火难扑灭。苍山恒翠，人间韵事还悦。像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这里不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是人民拒排强权势力——“抗拒声声震大地”的生动写照，不愧为诗人个人成长史的记录。作为与人民同甘共苦、与时代共同命运的诗人，叶新田留下的诗篇虽不算丰盛，但他所作的《记甲洞木屋反迫迁》与《忆秦娥》：春咏，兼致仍在扣留营的友人》等诗篇，所演奏的不是“小鸟似的歌唱”，而是“一片群情激越”的大众

心声，是“骄阳赤道无风雪”的时代缩影。作者自觉服膺“诗言志”的准则，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对“春时长夜，准谈风月”的不自由年代，给予无情的嘲讽。

作为一位马来西亚诗人，要掌握中国古典诗词的各种技巧，难度可想而知。在平仄格律方面，叶新田的赤道古风吟不能说篇篇精粹，句句合韵，但却可以说是章章情真，行行意切。数十年“扬帆怒海壮生平”，却不改“笑对狂涛逆涌腾”的乐观性格。尤其可贵的是，面对高墙长夜、新关旧险，他依然是战士风姿。歌声夜漫，而绝无奴颜媚骨。每当我深夜展读《扣留营47天绝食斗争》、《扣留营别友人》，不能不感动和亢奋。

叶新田的诗题材广泛。除前述写反迫害活动、还有坚贞爱情的歌颂，对毛泽东逝世的哀悼，对辞旧迎新的歌咏，对文霸的讽刺，对谋生艰难的感叹，对赌徒的批判，下面是《云顶高原》：

（一）胜境

雾海苍茫云顶间，琼楼疑是九宫天。
惜非人间生聚地，声色犬马盛空前。

（二）赌徒

风驰电掣驱车上，财尽归来心似铅。
通宵达旦坚持战，一夜风流多少钱？

此诗取材雾海苍茫的吉隆坡郊区外赌场云顶，颇富南洋的色彩。“琼楼疑是九宫天”，活剥李白“疑是银河落九天”有出奇制胜之妙。结局采用设句问，给人无限联想的余地。

从1972年创作旧体诗词开始，叶新田就把写南洋人民的反抗斗争、写南洋的华文教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孜孜于作品琅琅上口、让人过目难忘的追求、潜心于中国诗歌形式与南洋本土色彩相结合，以及叙述性与抒情性结合的探索。他20多年来锲而不舍，在思想性的强化方面不断提高，在“蕉风椰雨谱新篇”方面更上一层楼。读他这类“心潮伴旅程”的诗篇，不仅可见作者丹心，而且可在铁锁深寒的日子里磨壮志，为一种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提供了一份诗的诠释，这是叶新田“赤道古风吟”的价值所在。

（编者按：古远清教授现为武汉中南财经大学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

叶新田著

《山河在苏醒

——赤道古风吟暨译诗》序

/ 任雨农

文化，乃民族生活奋斗生命展拓而发皇而形成之功绩。文学，为文化中之一环，惟其别具艺术特征。文学之类别繁多，而诗词在旧文学范畴又独具一格。然而，在正统文学中不具正格，目为雕虫小技，此乃儒学理论家之偏见也。严谨言之，诗与词，乃文学中之精华，其篇幅虽小，要皆精雕洗练者。非有深厚文学修养，非有激荡回旋之生活经验，虽写诗填词，其用字遣词融句，欲臻其秀境者，恐非易也。何者，盖诗宜字浅句明，情秀意明朗也。词，则须按谱，而字句之明浅，音调之清朗，意境之秀逸，情感之妩媚，境界之若明月初升，若夕阳初露，若桃花展笑，若荷花凝露，若菊花涵霜，若梅花傲雪，外界之境与内心之情交融而产生之作品，令读者回肠荡气。

新田博士为学术才彦，于个人事业之余，参与华族教育工作，力任之，心劳之，为时所欽。然又于公私劳瘁之间，掬其性情于诗词，藉诗词之情韵以纪述时代、社会、人群、人性，而吟诗之，而嗟叹之，以舒其内心之郁积，可谓隽矣。然余细读其诗与词，深觉其文字之感情，多感于华文教育之秋霜冬雪，既躬身参与之，相与匡扶之，参与之既见其弊，力扶之又见其危，乃发之于诗词。今集其平生所作，刊印成集，名之曰《山河在苏醒》，嘱序于予。予于诗词识知既浅，然感其意，勉为之序。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檳城）

四季烤蜂

/ 许心伦

1. 春寻

在小河边一片苍翠的园子里，正茂盛的孕育了五棵绿油油的大树。而每一棵大树都像巨无霸般，约有二十尺的身高。于是，大树的树梢头长满了纵横四海的枝桠；枝桠上更挂满了密密麻麻、小巧玲珑的绿叶子。就在绿叶与绿叶的互相交缠间，很随意的制造了许多温暖清凉的绿荫。当热情的阳光撒下来，欲吻向大地，层层叠叠的绿叶子就会像一把伞，挡住了热情刁钻的光芒，为园子保留了一大片的清凉。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环境，它不燥、不热、不湿、不干，正适合酝酿一个春巢，一个平静、安祥、安全的绿色家园。

就在一个懒洋洋的午后，它无意间闯进了这个神秘的地带。

它在寻寻觅觅间发现了这个绿荫中的桃源。于是，它做了几个弧度很大的飞翔姿态：有高飞、有低翔、有狂飙、有轻滑，也有停在半空中的空吊式，拍着翅膀，做很短暂的停留。它任意的穿梭在这五棵大树间，研究角度、检查风势、测量高度、揣测空间，最后，似乎有发现的停驻不前。

它是一家之主，正在择居筑巢，为一段新恋情的开始筑

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它也奉了造物者的天命，要为自己的家族繁衍优秀的下一代，延续世世代代的香火。

然而，它并没有在一次的探测中下了决定。它继续的做了许多次的视察与巡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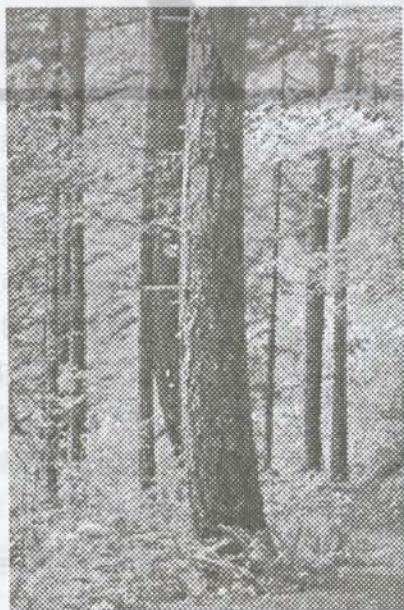
此时，生长在园子里的大树们都已知道，一个来自远方的贵宾，正对它们的舞姿产生了爱慕，频频造访，欲在它们的身上找寻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舞台，粉墨登场，永久演绎。大树们都对这件事高兴着，因为能为别人服务，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尤其是为一个天性勤劳的贵客——黄蜂先生。

大树备架，黄蜂筑巢，大树与黄蜂，唇齿相依，是可以过着很和谐的生活的。

黄蜂作完最后的巡视后，“嗖”的一声，飞走了，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最后才消失在白茫茫的雾霭中。

大树望着黄蜂先生的背影，心里有着无限的期盼。到底，是谁的架会被选中了？是谁将负起承托一个蜂巢的使命，护卫一群小生命的诞生？

春天，带来了生的气





息……

春天，带来了寻觅后的欢欣……

2. 舞夏

我无意间抬头，看到树上结了一粒奇怪的果实。

果实吊挂在园子里的第一棵芒果树上，离地不过八尺，伸手可及。

果实像一块圆形的大朱古力糖，却也配上了褐白相间，不停旋转的奶油式图案，非常优雅好看。此时，果实的体积就像一粒酸柑般大，正小小巧巧，古古怪怪的筑架在一支三叉干上。

我踮起脚尖，把颈项伸长，向上望，遂而发现果实上有一个小小的洞口，而洞口正对着一片阳光。洞口只有一粒黄豆般大，因此，虽然它是

对着一片阳光，洞内却仍旧一片阴暗，看不见里面装着什么宝藏。

真奇怪的果实呀！它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因此，每天黄昏，我就踱到大树底下，对它观望一番，看看它有什么动静与变化。果实离我的视线，不过两尺的距离，只要我搬来一把凳子，就可以望进它的洞门里去了。

十多天后，果实越来越大，洞口也越来越阔。有一天，我与一个从洞里探出头来的怪物打了一个满满的照面。那天，洞户里伸出了一个黑黑的小圆头，圆头上有两根细细的发丝。而发丝不断的向左右探索、摆动。我踮起脚跟，眯起眼睛，细细观望，才发现，原来，它是一只小黄蜂的小头颅！突然，“嗖”的一声，从这洞口里飞出了一只穿着黑黄相间线条服饰的黄蜂，它在我身边狂舞，忽高忽低，若即若离，像在警告我：闲人勿近。忽然，它停在空中，俯视着我，我看到它美丽纤细的蜂腰在不停的颤动。

我看着洞内一只探出头来的黄蜂，及夺门而出的黄蜂，心想：这个小蜂窝里只住了一家两口，一只蜂先生，一只蜂小姐。它们肯定才新婚不久吧？

此后，只要我一走进蜂巢，蜂先生就“嗖”的一声，飞了出来，四处狂舞，但是，却一直不敢靠近我。有时，蜂先生也会漠视我的存在，忙着做窝。我为了看清楚蜂先生的一举一动，就特地拿了相机的长距镜，对准了它的巢，看个究竟。

原来，蜂先生在做窝时，并不靠什么科学仪器。它只靠它那张小巧尖利的黑嘴巴，只见它在蜂巢上窸窸窣窣的咬呀咬的，黏呀贴的，不久，就筑成了一块像牛耳饼般的薄片。这“牛耳饼”上还染着图案，褐白相间的。小饼片就牢牢的紧贴在蜂巢的表层上，怎样也不会掉下来。蜂先生做了一块牛耳饼，再做另一块牛耳饼，一块一块的将它们整齐的黏贴上去，把蜂巢越做越大，越做

越圆。蜂先生怎会有这么巧的手艺，仅靠一张嘴就可以做窝了？而且，还把窝做得那么精细与工整，就像一个雕塑家。

蜂窝做大了，窝里的洞门也自然而然的扩张而引进了更多的光线。然而，蜂小姐依旧守在洞口内，仅向外探头张望，似乎洞里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藏，令它不敢掉以轻心。

这是一个繁忙的夏季，蜂先生忙忙碌碌，四处飞舞。蜂先生必须执行一家之主的责任，筑一个家，为自己的子女盖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园。

在温柔的阳光下，在暖和的夏日里，蜂先生忙得好起劲……

3. 惊秋

大约有八十九天了吧？蜂爸爸总共忙碌了八十九天，才筑起了一个像苹果般大的家园。

有一天，我驻足在蜂巢底下向它张望时，发现洞口里探出了四个小圆头，它们乌溜溜，黑亮亮的，不停的抖动。我也顺势的望进了像桔子般大的洞口内，只见洞壁上挂满了无数白色的圆波子。啊！那是蜂妈妈产下的一堆卵！原来蜂妈妈一直都在忙着生蛋产卵，养儿育女。

我一阵惊叹，感觉到黄蜂家族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忙着成家立室、养儿育女、传宗接代。我更感觉到，在大自然底下，它们也是生命中的一份子，正勤勉卖力的执行着生存的任务与享受繁衍的喜悦。

然而，我又猛然一惊，心想：黄蜂家族繁衍的可真快呀！在不久的将来，蜂巢越做越大，小苹果变成大西瓜，再变成一粒特大号的菠萝蜜时，那我的芒果树上不是承托了“一窝蜂”？一两只黄蜂，可能知道我是园子里的主人，不敢侵犯，可是一窝蜂，它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团结一致，保卫家园，因此我这个常客有可能会变成它们眼



中的不速之客，那时，它们一定会把我追得跳进河里，那不是太可怕了吗？

但是，忧虑归忧虑，想归想，其实，树上的这个小蜂窝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恐惧感。我每天还是向它们张望，行注目礼。这些举动似乎已成为了我们日常一种无言的寒暄。然而，我们河水不犯井水，它做它的巢，我欣赏我的蜂窝，各人自得其乐。我们都一直相安无事。每一次，蜂儿总是在我身边绕了一绕就飞走了，根本不理我。

黄蜂，真得是想象中那么可怕吗？

为何它们总是喜欢演出整人的举止呢？

它们是受到攻击吗？抑或是抗拒人气？

树上的蜂群，会给我带来意料不到的威胁吗？

我是不是应该采取防卫的行动了？

它们对我这园主会有情感上的包容吗？

黄蜂一家人，像暴发户，很优游自在的生活在我家一棵芒果树上，忙着繁殖、生产、膨胀、丰收……

4. 残冬

在三个月后一个凉凉的早晨里，我家里来了一个人：一个非常关心我的人。他一脸喜气洋洋，我遂想引起他的兴致，与他分享一点生活上的经历与奇景，就对他说道：

“喂！我让你看一样东西，在园子里。”

他跟了来，向我指着的方向望去，突然，他脸色大变，咆哮大叫道：

“哇呀！你这个不知好歹的！”

只见他跳离了挂着蜂巢的芒果树，对我大骂了两声，然后快步进屋里，抓起电话听筒，急促的求救：

“Bomba! Bomba! Rumah saya ada tebuhan! Cepat mari! Cepat mari! !

当天夜里，晚上八时，当天空全暗了下来时，突然，一阵狂风呼啸声由远而近，是两个救火员驾着一辆救火车来了。只见他们全身武装，上穿救火衣，头戴钢帽，把大半张的脸都埋在帽子里。他们以为蜂巢筑得很高，要爬树，还带来了云梯。结果看到蜂巢只不过是挂在一个离地不到八尺的地方，就站在树下，以一支长木棍行事。

只见两个钢甲人先把一个麻布袋用铁线捆绑在木棍上，然后浇上汽油。他们还吩咐我熄掉屋

里所有的灯光，以免黄蜂循着火光飞扑而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火柴枝一划，一团熊熊火焰顿时燃破夜空，在蜂巢下骤然升起，把一个黑暗的园子照亮得如同黄昏的落日时分。

不消五分钟：火熄。蜂残。巢尽。

我，一个养蜂的愚人，在焚蜂以火的时刻，心中竟然充满了矛盾、惋惜与感叹的复杂情绪。

生命，在一瞬间死亡。

生之动力，在五分钟内，销声匿迹。

一窝的蜂，在一夜之间，共赴黄泉路。

而当时作为见证人的芒果树与周围的花花草草，也处在一片惊悸中。但是，黑暗过去后，它们又会再迎接每天上苍所赐予的朝阳与雨露，青绿的活着，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5. 剧终

第二天一早，我急不及待的跑到芒果树下，拾起了许许多多只烤蜂。只见黄蜂一只一只，曲曲的弓着身子，全身发黑，被烤成了焦尸，连身上的黄色条纹也被烤成了朱古力色。

啊，哪一只常常与我打招呼的蜂爸爸？哪一只只是每天窝在巢里，生儿育女，照顾一家大小的蜂妈妈？哪一些又是时常探头探脑的蜂宝宝？我无从辨认。

我再拾起一片烤焦了的蜂巢，才发现蜂巢内盖了许多房子，一个个呈六角形，非常均匀工整的排列着。而在不少的房子内，竟然还住满了黄蜂的幼儿。它们的躯体，白白软软，都已成形，身上还残留着黏湿湿的余温。它们已被烤成了褐黄色的肉团。

黄蜂的家，一片一片的被无情的烈火烧烤成灰以至坠落在芒果树下。



黄蜂的家,经过一场大火后,支离破碎,蜂死巢亡,就那样的结束了一场与世难解的误会。

蜂亡后,大地重归宁静,那个人才欣然,安心的走了。他对能保护我的安全而感到心满意足。

我望着那棵大树:蜂去巢空。

我望向那棵大树下:烤尸遍野。

不知怎的,我觉得很不明白。

为何上帝赐予黄蜂一个生存的空间,却又赐予它一个这般犀利的伤人武器?同样是蜂,为何它不属于采蜜,有利于万物的蜂,却是喜欢整人的蜂,它的生存意义,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它的生命的完成早已在等待着被毁灭?

我想起它这四个月来欲寻觅春巢的焦虑情形,想起它在筑造房子的技术,想起它一家多口逐渐繁衍,安身立命,享受着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的欢悦,我觉得它们很像人类。

到底,是人类先去激怒它们而导致受攻击,还是它们一见到人类就莫名的产生了先下手为强的杀戮心态?

然而,我与那一窝蜂,曾经共同生活了四个月,相安无事。

如果四季复始,另一只初访的黄蜂还会不会再来我的园子里寻觅春巢?

那将会是另一场浩劫的机缘了吧?

但愿黄蜂不再来……

放歌世纪头

颜龙章

《鹏程振翼飞——独中复兴运动25周年纪念》,是叶新田博士佳作(见《华教导报》1999年第6期),如同史诗画幅,发人深省。吟咏五律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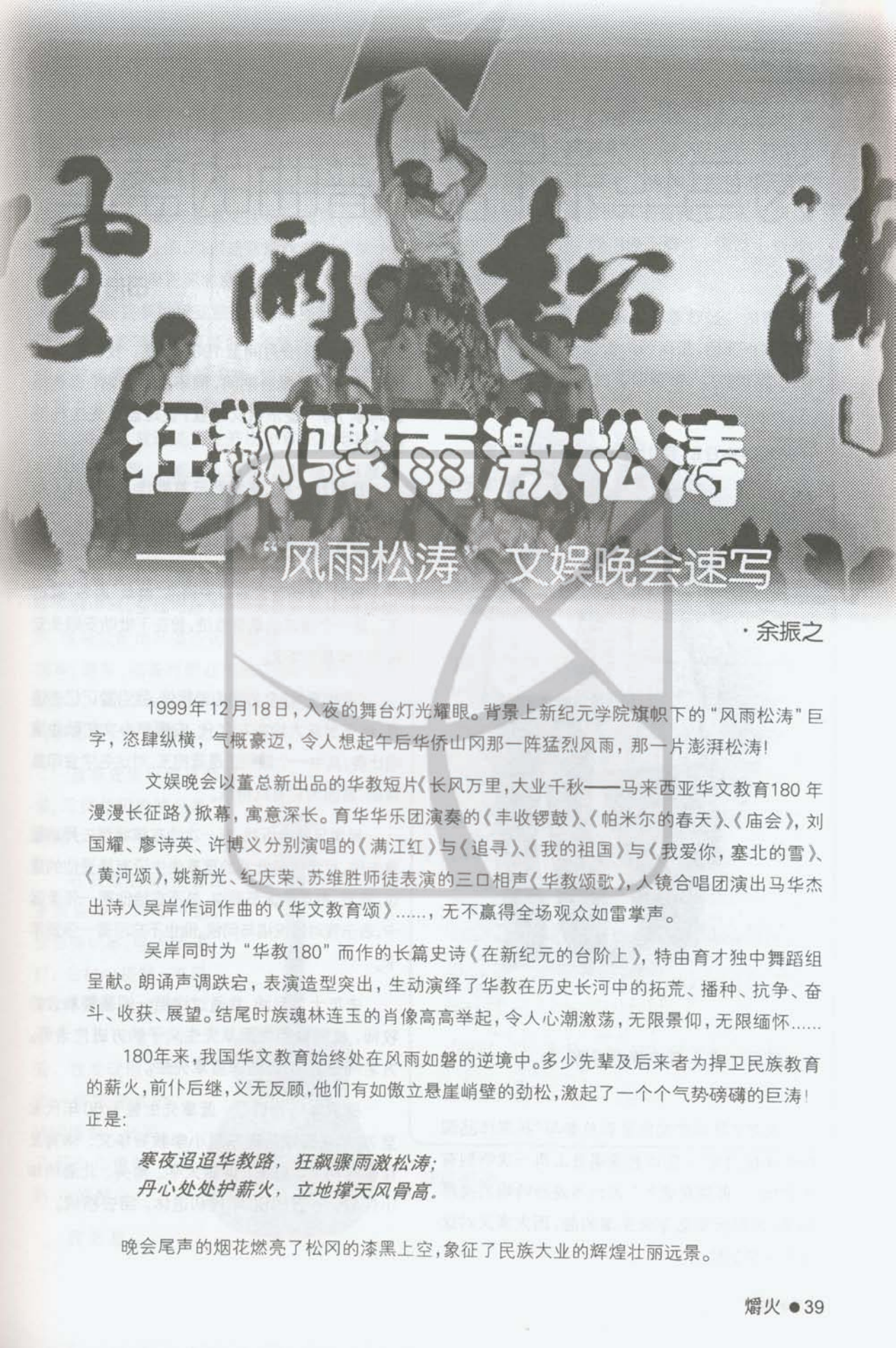
中兴念五序 华教冒寒秋

陶菊斗霜劲 苍松遏浊流

枕戈缘雨夜 策划拓荒丘

击楫千禧岁 放歌世纪头

(2000年1月1日,稿于芭都振华湖畔)



狂飙骤雨激松涛

——“风雨松涛”文娱晚会速写

· 余振之

1999年12月18日，入夜的舞台灯光耀眼。背景上新纪元学院旗帜下的“风雨松涛”巨字，恣肆纵横，气概豪迈，令人想起午后华侨山冈那一阵猛烈风雨，那一片澎湃松涛！

文娱晚会以董总新出品的华教短片《长风万里，大业千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180年漫漫长征路》掀幕，寓意深长。育华华乐团演奏的《丰收锣鼓》、《帕米尔的春天》、《庙会》，刘国耀、廖诗英、许博义分别演唱的《满江红》与《追寻》、《我的祖国》与《我爱你，塞北的雪》、《黄河颂》，姚新光、纪庆荣、苏维胜师徒表演的三口相声《华教颂歌》，人镜合唱团演出马华杰出诗人吴岸作词作曲的《华文教育颂》……，无不赢得全场观众如雷掌声。

吴岸同时为“华教180”而作的长篇史诗《在新纪元的台阶上》，特由育才独中舞蹈组呈献。朗诵声调跌宕，表演造型突出，生动演绎了华教在历史长河中的拓荒、播种、抗争、奋斗、收获、展望。结尾时族魂林连玉的肖像高高举起，令人心潮激荡，无限景仰，无限缅怀……

180年来，我国华文教育始终处在风雨如磐的逆境中。多少先辈及后来者为捍卫民族教育的薪火，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他们有如傲立悬崖峭壁的劲松，激起了一个个气势磅礴的巨涛！正是：

寒夜迢迢华教路，狂飙骤雨激松涛；
丹心处处护薪火，立地撑天风骨高。

晚会尾声的烟花燃亮了松冈的漆黑上空，象征了民族大业的辉煌壮丽远景。

为马华新詩谱曲的蓝草

田舟

1986年10月间至1989年底，我在吡叻州地摩华民小学服务期间，同事杨百合君（也是师训同学）将一叠乐谱交给我，说是蓝草先生托他转交的。

我翻开一看，竟看到三首拙作：《问山》、《希望的帆》及《睡吧 青青》被谱成了乐曲，心中一时有着莫名的欣喜！

当时，从杨百合君口中得悉“蓝草”原名“蓝抱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在下吡叻安顺圣安东尼小学教导华文。

“蓝抱玉”这个名字似曾相识。我沿着记忆去追寻，终于想起大约在70年代，安顺举办文艺歌曲演唱比赛，其中一个裁判正是蓝抱玉。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是因为它有点特殊。

吴岸兄曾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檳城想去拜访蓝草先生，可惜保持低调的蓝草先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我，每年圣诞节前夕，总不忘给他寄一张圣诞卡，表示我对他祝福与问候。他也不忘回寄一张贺年卡。

去年十二月间，我通过这里一间基督教会的牧师，找到自称为蓝草先生义子的方进广老师。方老师于1970年结识蓝草先生。

据方老师告诉我，蓝草先生曾于60年代末至72年在安顺圣安东尼小学教导华文、体育及绘画等科目。后来，调职太平、角头、北海的华小任教，一直到80年代初退休，回去檳城。

蓝草（左）与方老师合照

去年7月间在加影董教总参与“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诗曲演唱会上再一次听到有人在问：“蓝草是谁？”因为当晚所吟唱的吴岸的诗，大部份是蓝草先生谱的曲，而大家又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他原是槟城人，自小被人领养。不知生父生母。婚后育有一男一女。

根据1982年3月号的《抉择月刊》(基督教刊物)杨百合君与蓝草先生的一篇笔谈，他自称：“……爱好音乐，所以退休后这三四年来，一直参加这个以奏正派名曲的大乐队，从中得到许多乐趣。我参加玩正统音乐，纯粹是‘个人享受’，若我能写些属灵歌曲(不管好坏，好的自然会被接受，坏的必被淘汰。作成的‘许多’中，只要有一首好的，能感动人的，能造就人的，必蒙主的接纳。我这能为主开出小黄花的老枯树，亦将感到欣慰！)能与人共享，这将是更有意义的事……。”

他的创作能力很强，能在“两三个月间”写了五六十首圣歌，“每日写呀写呀：在搭巴士时，在人群中写，在咖啡店写。今天在排队申请护照时，就给我配出两首诗词的曲调……。”“……连搭车，等车，喝茶时都在推敲‘万字的号码’。有很多人一定以为我是大赌徒。”他把所想到的乐句以简谱记在小纸片上。

蓝草先生以写灵曲居多。写灵曲用的笔名是“蓝保育”。

在安顺期间，他曾在圣教会担任司琴一职，他会弹钢琴、电子琴、吉打，会拉小提琴、手风琴，样样精通。在他交给方老师保管的乐谱，我发现他不单为一些宗教性的诗词谱曲，还写了不少儿童歌剧、小提琴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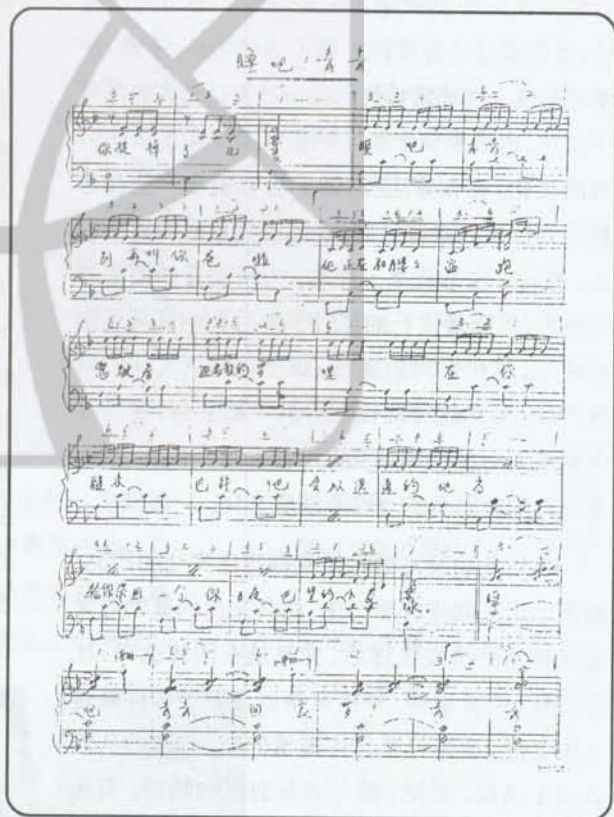
我虽喜

欢音乐，对乐理，尤其是五线谱却是门外汉。不过，翻阅着那一叠一叠的乐谱，那一行一行的五线谱在我老花的模糊中，变成了乔治市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密密麻麻的音符在上面跳跃，其中一个踽踽而行，偶尔停下脚步，掏出小纸片，用笔记下一点什么。……

蓝草先生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偏重于灵曲的创作，却由于对诗词的偏爱，因而也采集了一些认为适合谱曲的马华新诗，为它们添上音符，发出悦耳的声音。

蓝草先生于1998年12月18日在槟城的一间安老院，安息主怀。

(2000年3月)



蓝草手迹

华人咖啡店文化： 事后孔明及马后炮

洪祖秋

华社咖啡店多，几乎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我们都不难发现总有一二间咖啡店的存在，而且经常都是当地居民最喜欢集合，成为彼等每天非正式聚会的场所，是最多古古怪怪新闻传出的地方，是发表不必负责任言论，类似海德公园可以发泄不满的场所。于是，渐渐地形成一种非常特殊仅在华社发扬光大的咖啡店文化，也成为华社的看似凝聚实是杀伤力强的文化。在咖啡店里，除了可以发布一些在想象空间杜撰的谣言之外，还可以凭自己的喜恶抨击、批评、攻击及添头加尾，为所制造的谣言添加色彩，然而最流行的莫过于事后孔明及马后炮的评论，这种行为的塑造，该是咖啡店文化的特殊产品。虽然这种文化在各族中都会有，在华社中竟成为一种特殊且流传层面非常广的文化，逐渐成为华社固有的一种不健康文化。

事后孔明及马后炮虽是咖啡店文化的产品，却不一定在咖啡店里衍生。此类文化的蓬勃经常会在某件事情发生过后，尤其是在团体选举、比赛过程、偶发事件、争执竞争以及意外事件等等发生之后，或是一些大件事情的发生，事后孔明会马上出现，当然，除了表现自己的精明，有先见之明外，也不会忘记放一点马后炮，以进行人身攻击及人格的破坏。有人说，匿名信是污蔑人格杀伤力强见不得光的暗器，是低劣人格者所干的事；咖啡店文化的事后孔明及马后炮何尝不是

杀伤力强的背指行为，它也像匿名信一样，却比匿名信散播得更快更广，由于是以口头的传播，于是言者凿凿，听者凿凿可据，似是而非，爱衍生成杀伤力强的谣言，也成为背指的污蔑文化，破坏他人人格的最佳暗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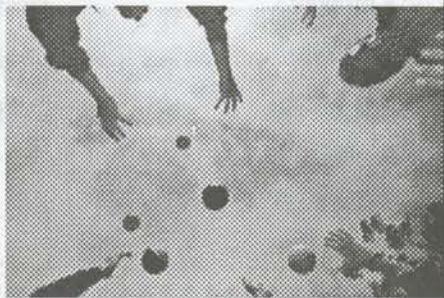
人类天性自我中心，凡事都下意识自我保护，因此，经常会把责任往外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使然，尤其是我们华裔民族的老祖宗，长期在封建社会里生活时，由于制度的使然，贫富殊然，地主与帝王霸戾的统治管理，官府滥权及酷刑的肆虐，不得不吞声忍气、含垢忍辱及下气吞声的忍受，乃养成逆来顺受，自我保护与自扫门前雪的心理，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塑造起来，也让我们许多华裔同胞成为怕事、胆怯、懦弱及羞惭的一群。我们可以从许多小节看出一斑：学校里的家教协会会员大会是最典型的例子，往往城市学校的家教协会不得不将颁发奖励金与会员大会挂钩，来吸引更多的家长出席会议，否则的话，经常在这种会议会出席的家长只是小猫三五只而已。

家长不出席家教协会会员大会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他们并不是不关心子女的学业，反之是怕事的心理作祟：怕被选到，怕出钱，怕被人讲喜欢出风头。这种心理在社团里也普遍存在：社团的会员大会除非是与宴会、祭祖或宗教仪式安排在一起，不然要成功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是不

容易。或者除非是因为争执而分帮分派,这时爱看热闹的心理,拨风煽火的变态心理都驱使会员一窝蜂地涌来参与,纵然都知道在争执后会造成分裂,会破坏团体的声誉,会引来更大的危机,这些同属一个团体的会员会好像彼此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一样,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其实,这些心态的塑造,正是源自咖啡店文化。我们知道华裔绝大部分的人都怕事,他们并不喜欢积极的参与,可是心里却把自己置于首位的地位上。由于怕事及懦弱,他们不敢将意见提出,却总有许许多多的认为希望人人都重视,于是竟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在事件发生过后不以分析的方法来解剖事件的由来,而自以为是加上个人的推断及评语,也不顾这种评断是否谣言的开始,于是乃产生事后孔明的咖啡店文化。

华裔的群体凝聚力无法与其他民族媲美。有人如此的说:三个犹太人在一起会把当地的经济控制去,三个日本人在一起一定搞出一个大企业,三个华人在一起一定搞出三分裂。姑不论这种说法的准确性。华人自夸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存在,可是这些存在的华人是凝聚成一个群体,还是把帮会、分裂、地头蛇主义及仇恨也一起带进去?华人自夸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背景,可是这个背景是现代华人的借镜,还是一个历史的拖累?在四分五裂的局势中,非友即敌的心理,爱将另一派的人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有者则因嫉妒心态作祟,在无法提出强大且有服力的舆论时,又想打击对方的变态心理下,乃产生宛如匿名信的马后炮文化,毫不负责任地作出人身攻击,后衍生为污蔑他人的恶毒谣言。

咖啡店文化产生的事后孔明及马后炮同样会形成谣言,与恶毒无比的匿名信一样杀伤力极强,以此类形式炮制谣言都因心理不平衡的变态所致使者,偏偏却是咖啡店中最常听到,众人最爱听的言论,虽然我们都清楚这是华社团结的绊脚石,是杀伤力破坏力都极强的阻力,却无法有效地去制止。如果我们留意观察,不难看到这些沾沾自喜的华社团结刽子手,在他们獐头鼠目猥琐可憎脸目下,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炮制着由谎言编织出来的咖啡店文化,就像将黑油倾入大海中污染海域的船只一样,倒了污油马上就走,不必负责,又可看热闹。



与时间打交道



与时间沾上边时
它总是一再锁紧
牢而固实地扣押
在24小时昼夜的准则里

大事小事齐来瓜分
短促的匆匆
无可周转的短暂
便纷乱地分配着
原本完整
竟成零碎的时段

工作刮去了大半
杂务争抢着零头
所剩无几的点滴
拼凑成宝贵的分秒
还得应付
随时应急的突然

生活的步骤
处于分秒必争
匆匆落日的24小时
周而复始的昼夜
在人生的感觉中
能完成多少
所谓属于自己的喜欢

新加坡
凌江月

写出具时代特点的作品来

新加坡 / 风沙雁

以高喊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荣的写作者,往往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现代主义成长的土壤吗?二是我们的自称是延用现代派手法写作的作家,到底写出了什么旷世的杰作?

文学作品是艺术,凡艺术都须以形象引起人们的美感为要务,而决定一件艺术品是否成功的要素有二:一为表现技巧,二为思想内容。高明的艺术家并不排斥任何派系的杰出的表现技巧。事实说明,吸取各派系的高超技巧加以融会贯通,正是生出艺术家成功的秘诀。文学史也说明,优秀的作家之所以不朽,都与他们的创作题材的深具时代意义息息相关。

眼光如豆的所谓作家,如果自以为写作技巧高超,而事实上却由于本身的思想认识水平低下,只能写些有关断垣残壁的琐琐碎碎的小文章,那他们的创作即使文字多优美,也肯定的是毫无价值的。

际此东南亚华人遭受野蛮人欺凌之际,而整个亚洲又处金融风暴袭击之时,我们要求作家的是,写出一些具有时代特征、思想深度的作品来。如果高喊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伟大的作家,在此同族蒙受苦难的年代,依然在写些文字诘屈聱牙,而题材又狭窄低俗的作品,那他们简直就是在糟塌文学这门艺术了。

看小丑跳梁

吉隆坡/一勾

好个现代派

为示支持两国论

赶紧喊断奶

马华身分不想认

自视高一等

说老的全没看头

文学史要重作

奈何秽行掩不住

可怜这一群

藏头露尾之徒!

(7-1-2000)



滇藏边陲、丽江行踪

林潮

春意料峭掩雪寒

——记玉龙雪山

三月中旬，是仲春时节的气候了吧？！可是在云南高原近滇藏疆界的丽江市上，还是寒气袭人，穿上暖衣件件犹欠温馨。此地海拔2100米，高过昆明了。

雪山海拔3100米，离县城15公里，初春骀荡，依然雪飘；旖丽的风光，所以极引起游客的豪兴。

旅游车绕山盘旋，山路迂回，要多次换“牙”。抵山麓一站停泊，改搭缆车缓缓而上，此类缆车和新、港、日的稍稍不同。上系钢缆、座位围以扛杆、座前的可自由开关，供游客上下启用。

车在山峦间缓行，冈陵起替，下端的谷壑溪

涧历历在目，四周连绵的低峰矮峦山壁，零落的草木、不青葱的杉林，在微风中簌簌飘动。此方地带的山岭即使在夏季也不苍郁的。

山腰再上驿站，此处是纳西族的墟市场了。有十数人家，石壁刻有江泽民的题字。远方高耸的对峙雪峰已遥遥在望，峰岭起伏，岩石削壁处。寒风陡起，不禁微抖瑟缩；而雪花已稀疏地落下，似撒盐似细雨潇洒地轻飘扑面，赶紧租上人民币十五元的宽衣大氅御寒。然后购票鱼贯入场登山。

山路径小崎岖，两旁围以粗链一条，中铺木板，拾级而上。山岗斜蜿蜒而不陡，天寒气冷，冰雪湿地；步行不敢跨迈，慎防滑溜啦。两旁多是不凋的零落杉木丛林，行间也散有积雪。高阜低洼，上上下下，路长约一英里半，则云杉坪

豁然开朗赫然在前了。

坪端辽阔平坦远望的对峙耸峰又似侧近了些。山嶺、峰背、峦腰、岭侧，白雪皑皑，茫茫迷蒙。遥远的隐然闪光，近旁的落雪轻盈松碎入手即溶，地面的积雪冰坚，光透滑溜。群峰环绕连绵，景奇境寂。游人在此眺望，游目骋怀，看雪、赏雪、踏雪、玩雪、塑雪、造雪、搓搓捏捏，只是缺少人滑雪而已。

按图所记，最高雪峰已达5000米以上。积雪终年，鸟声绝，人踪灭，万籁无声，四境寂寂。

游客络绎，游兴不浅。沿途纳西族的村妇，瘦小身材，而目黧黑，裹以传统的头巾服装，背负一筐置满粗糙的手艺织品兜售。较年轻的身著花衣，冠以熊猫裘帽，顶插雉羽，招呼游客力邀拍照。天寒地冻，少有鲜艳背景，游客多无兴趣了。

旧椽老屋映溪绿

——再记古屋沧桑

常为丽江土著引以为荣的是以纳西族为主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镇。

这城镇（一）不筑城墙，（二）历时七百年而未遭兵燹，屋宇无损而文物犹存，建筑布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被联合国文教组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供调查而闻名于世。

古城座落在丽江坝中点，约1.44平方公里。以四方街为中心，大街小巷排列有序，向四方幅射。民居全是土木结构的瓦房，多为三坊一照壁，也有不少是四合院。入口处低檐矮屋，屋身仅半而晦暗狭小，只具雏形，原是七百年前初建的。其他稍为高大的有楼平房，有栏杆，有内外室。毗连排列了三五不同的屋型，虽然一排并列，却参



林潮夫妇在长江第一湾江畔留影

差不齐，一望而知是在不同的年代先后的建筑物。很多老屋照旧住着人家，经营着各式各样简易的物品买卖。行人从容漫步逡巡来往，疏疏落落。

街市的路面狭小，两户相对，仅隔咫尺。

（见图）用该地出产的五花石铺面，雨季不泥泞，旱季没灰尘。有的饮食店，食客就在矮几小凳上就食。炊具在门前左侧结灶；也有挂着斗大的客栈招牌的住所，设备粗糙旧陋灰暗，决不是现代人想象一往涉足的。

据说：古城始建于南宋，明代时上千户，数百年沧桑，历尽兴衰。东南面临数十里的沃野良田。清澈的玉泉溪水从城头分为三岔穿街过巷，流遍家家户户。濒溪的住家，前有空地也蒔些花木点缀。三五妇女临溪浣衣，水绿清澈，卵石可数。

城内有电力供应。还有许多明、清时代的石桥、石牌坊。偶尔可见残迹、尚存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在寺庙间多有纳西族所谓东巴文化的宗教信仰图腾画相。

纳西族人原住蒙古。西迁游牧南下，有他们的语言象形文字，但多已汉化了。

乱石危崖伴江声

——三记险峻的虎跳峡

传说 老远老远以前，在丽江的山区住着兄弟两人，渔樵为生。幼弟善良诚朴，兄长则狡猾虚伪。一日，俩人在山峡遇虎，兄长一急，缩脚一跳竟过江面，以为可以安心了，岂料两眼炯炯的猛虎，也凭空一跃，落脚对岸，立时将兄长噬

了。

此峡因此得名。

峡在玉龙雪山山背北面。由市区驱车前往，沿金沙江江流，约四十分钟抵一小镇——虎跳镇。然后转入山区，上岗转弯，路面久无修补，石突泥烂，道小路狭只可容一车慢行。一边是石壁高峰，遮了半面天；一边开始还可见江水汨汨滔滔流过原野平阳，山形渐陡，路越倾斜。渐行渐远，这时高峰入云，两边遥遥峙对。至上虎跳时已是危岩钜石，深渊下垂了。

车停山坪，立有轿夫数十簇拥前来拉客。因为下临的峡口陡斜，虽然有石级作阶，但是五步一转弯，十步一抹角，举足维艰，只好四十元租一轿，俩人扛一轿，前行后步。轿小轻轻仅供一客坐卧。看轿夫汗流，步行翼翼，中途一再停歇，心中也难免忪忪惻惻、忐忑不已。

下临一平台，有一摊摆。边围铁链，可了望对岸，再下走步行数百，已近江面，可是前方乱石斜滩，杂草稀疏；对岸则高冈矮阜，削壁断石嶙峋。江阔数丈，岂人虎可越？传说传闻，以彰地名而已。

江水急湍，引西北去。再远波涛击石，浪花四溅；水流淙淙，轰然远闻。

犹记美国科罗拉河，绕道两州边界，过大峡谷，也是荒山漠漠，危岩耸壁。美国在此建一水坝，凭崖筑一水电厂。前世纪卅年代竣工，锡名胡佛。数层建筑大厦，凭电梯升降；旅客衣香鬓影，西装革履安然上下。各层各有电视说明，图文并用。至底江流无声寂然而过，电流供应全州。从此沙漠荒村成为繁华闹市，蕞尔小城一跃蔚为奇观的赌城了。

江山多娇，若不善于利用科技，徒以险景博名。久了，也引不起游客常往的。

夕阳古道江湾

——四记长江第一湾

万里长江第一湾，距丽江53公里。

江水肇源青海。沿横断山脉向南奔流，后由於地壳运动使地貌改变，迫使江水北转，流到石鼓镇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扭头向东北流去，形成了著名第一湾奇景。

江流汨汨滔滔，经过崇山峻岭，荒山僻野，侧身藏界，贯穿巴蜀，进入滇省一湾处，豁然开朗，绕了一个大弧形约模130度的角度，江面由于拓展，水流缓缓而不急；低峦峻峰，四周连绵围绕。白云低处，隐有人家。夕阳影里，摩多轻舟荡漾。江流有声，草木无语。大转弯处，沙渚成洲，水流侧旁迂回而过。从此回首北归，笑别青山，经三峡下江陵入武汉过金陵幡然入海，眷恋故土不与沧澜金沙并驱出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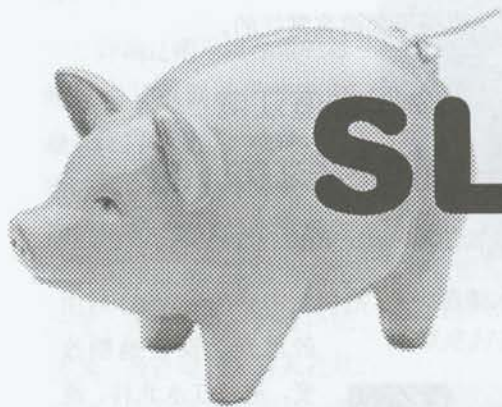
导游说：诸葛亮平蛮，辟驻於此；忽必烈策马山头，挥戈渡江西征。年代久了，残垒湮灭，毕竟旧迹难寻，谬说讹传，误矣！

还是唱一阙宋词吧！辛弃疾《菩萨蛮》“……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逝水东流，浩浩荡荡，哺育人民，壮丽山川。她，就是世界第二的长河，母亲的河——长江。

(12.4.2000)





SLS 病毒

丁云

猪灾持续…

人心惶惶。

全国已陷入日本(?)脑炎灾区,无一净土,村民怕被感染脑炎病毒,为了保命,只好收拾细软,含泪弃村而去。任由饲养的猪只饿死在猪栏里,或闯破猪栏,在村里游荡觅食。军队奉命进入灾区射杀猪只,以切断病毒蔓延,处处闻猪只的惨嚎嘶叫,未埋的猪尸堆聚如山丘,在日光下曝晒,恶臭扑鼻,苍蝇乱飞。各种传言纷纷出炉。

“这是猪的报复…”虔诚的素食者说。“就像多年前的疯牛症一样,不是吗?疯牛症是个警示,但人们根本不当一回事!人为了满足食欲,饲养了猪、牛、羊,又把它集体屠杀…这样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制造了多少罪孽?下一个将是癲羊症吧?”

“这是美国人干的!”政客与煽动民族情绪者振振有辞。“这是细菌战争,美国人为了打击我们国家的经济,袭击我们的货币还不够,我们刚刚实行货币管制,才逐渐恢复一点元气,他们就播放了某种病毒,使到这里的养猪业崩溃…然后



我们要吃猪肉,就要拿白花花的美元跟他们买,他们越来越强盛富有,我们却越来越穷!”

“干嘛那么麻烦?”清醒者疑问:“要对付我们,不会索性散发一种病毒,把所有的人都杀死,不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个国家?”

“不不不!知道为什么叫日本脑炎呢?”抗日战争受害者说:

“不叫美国脑炎…或俄罗斯脑炎?或德国脑炎?就因为日本人干的嘛!我有证据,一定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好事。不是吗?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阴魂不息,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们以前战败了,心有不甘,就发明了这种脑炎病毒…他们很厉害的,731部队不是在东北,研究过细菌战吗?他们学精了,打你,你会反抗,现在用脑炎袭击你们的猪只,然后又通过猪只传染给人,让你们死光光!不用枪炮,你们都投降。听说啊…日本脑炎的特效药,只有日本才有,不过要等你们投降之后,才发给你们…”

当然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传言,从略。

猪灾导致养猪业陷入困境,却是事实。邻国

全面禁止生猪入口，本地人也害怕吃猪肉会感染脑炎病毒，生猪价格一落千丈，猪农几乎天天在示威抗议！连精明能干的部长们也一个个束手无策。

不知有哪个小聪明者提议：“不如…我们来发动吃猪肉运动乎？”

部长带头吃猪肉，一定可以引起民众放心。不过当然…嘿嘿，要学XX的总统您等会儿，我们要吃的猪肉，一定要经过严密检验，确定没有感染脑炎病毒才行…而且，据专家说，猪肉其实不会传染病毒，病毒是由一种叫库蚊的蚊子传染到人体…。”

“好桥！GOOD IDEA！”部长们颌首赞同。

“吃猪肉运动”果然顺利举行。部长们大快朵颐，又吃烧猪又吃烤乳猪又吃肉骨茶…其实他们也忍了猪肉忍了很久了！记者拍照，主席致词，饮胜声此起彼落，场面热闹。

突见卫生部官员飞奔而至，慌慌张张地嚷：

“糟了糟了…终于研究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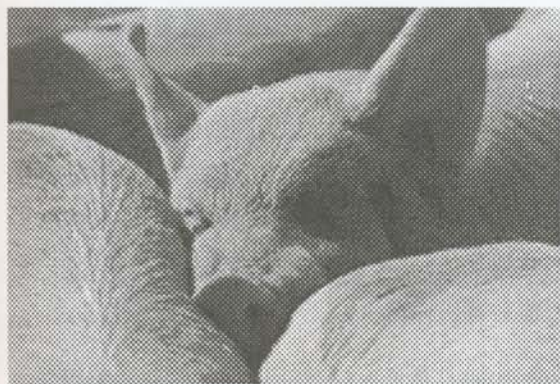
“研究出来什么呀？”

“研究出来…这不是日本脑炎…是一种新的病毒，叫作…叫作SLS病毒，是会通过吃猪肉传染的啊…”

“你…你说什么？”

众部长面如土色，个个呕吐连连，昏眩过去。

（稿于新加坡。21.4.99）



“断奶论”的背后

吉隆坡 / 一勾

“马华文学应有其独特性”的说法，早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马华文学应该本土化”的口号，近年来更是时有所闻。不久前，又突然传来了“断奶”的呼吁。乍闻之下，仿佛是一个种文学发展思潮的延续，经明眼人指出，才知道原来还是发自那一伙不断在自我膨胀的世华作家的心窍。长期以来，这一伙丑类便一直处心积虑要颠覆奉行现实主义的马华文学主流，否定所有前辈作家的贡献和成就。他们认为马华文学从他们开始，马华文学史必须改写。现在精神领袖既然扯下面具，抛出了“两国论”，难怪这些喽罗赶紧呐喊要“断奶”，以求互相呼应，凸显其不二的效忠。文学虽然不排除政治，但必须高于政治，绝对不能接受任何政治势力的操纵。希望所有正直的文学工作者不会被这别有居心的言论所迷惑，继续推动具有本土特征的马华文学的发展，让“经典”之作早些出现！



孝心

傲笔

“爸爸吐血进了医院，情况很严重，他吩咐你无论如何都要来看一下他！”三姐把话说完，不等她弟弟回应就把电话挂上。

徐力方手握听筒，呆了整整十分钟，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把电话放下，背部靠着墙，徐徐的坐倒在地。

脑际千头万绪，双手按着脸，双眼茫然的望着置放在大门口的行李，内心在激烈的交战着。

明天一早，他就要飞去英国，这是他卅七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天，因为四年后，他就是一名律师了，这也是他打从中学一年级开始就立下的志愿。

一个星期前，当他获悉父亲生病后，内心就一直交战，一向做事都能当机立断的他忽然变得六神无主，爸爸生病了，自己该不该这个时候出国深造呢？这就是他内心交战的原因。

昨天，为了这件事，他还打电话去找他以前

中学时的英文老师朱永荣律师，征询他的意见。

朱律师给他的答覆是：这个机会你不能错过，你今年已卅七岁，还有多少个四年给你等，何况你目前考进的是全世界著名的伦敦大学，老人家的病你不必担心，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世上还有多少时日，你却如日中天，你还有一大段的日子要走，你走后，你父亲还有你太太及姐姐照顾，我知道你的能力，四年后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你有权力掌握你自己的命运，你千万不可让你爸爸掌握你的命运。

朱律师这番话，让他想起童年的坎坷境遇……。

徐力方来自一个贫穷困苦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矿工，家中有三个姐姐，他是家中惟一的儿子。初一那年，父亲在锡矿场意外受伤，在医院躺了整整半年，父亲在病床上对他说：“儿子，我已能力再供你读书，明天开始，你要停学了。”

徐力方听了，强忍泪水，不敢在父亲面前哭

出来。可是他内心已决定绝不放弃求学的机会。

他安慰爸爸，说：“爸，你放心好好休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他跟同学借了卅元先交了一个月的学费，然后开始他的半工半读的生涯。

他一放学丢下书包，拿着一个面包，由下午一点卅分开始，马不停蹄的教补习教到晚上九点，回来后还要做功课，每月可赚取八十元的补习费，除了自己的学费和零用钱之外，还有四十元补贴家用。

就这样他在半工半读下一直读到完成大学先修班才出来社会找工作。虽然他在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南大和台大，但由于经济问题，他惟有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一个到外国深造。

六年前，他开始做发展芭的承包商，三年后事业渐上轨道。去年，他把破烂的祖屋重建，接着结婚。事业有成后，他兴起出国深造的念头，申请进入伦敦大学念法律系获批准。

一切准备就绪，明天就要上机，不料生病中的父亲忽告病情加剧，送院就医。徐力方从沉思中醒过来，急速的换上衣服，飞快的驾车赶去医院看老父。

躺在病床上的老父脸色苍白，正在接受着输血，根据医生说，他昨晚一直吐血不止，到现在已输了四瓶血。病情严重，病因是胃溃疡。

“爸爸，我是亚力，我来看你！”

老父伸出干瘪无力的手握住徐力方的手，以微弱的声调说：“我不行了，我死后你一定要替我捧香炉，你是徐家惟一的儿子，香炉绝不能让外人捧。”说完，眼中流出两行眼泪。

看到老父那无神的眼，握着他干瘪的手，刹

那间，徐力方脑际浮现出童年父亲带他去看电影的一幕。

童年时，每次爸爸发薪，一定会在翌日带他去看电影，年纪幼小的徐力方最喜欢看牛仔片，一看到那一间戏院在上映牛仔片，一定拉着父亲的手吵着要父亲看。每次父亲都会答应他。

父子情深，父子双手一接触，徐力方情不自禁的对老父说“爸爸，你放心休养，我决定不去英国了。”

老父听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却很安详的闭上双眼睡着了。他好像一直就是等儿子这句话，一听到儿子不走了，他老人家很快的就睡着了。

轻轻拉开老父的手，徐力方推开病房的门，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医院。

天上正下着毛毛雨，一阵冷风吹来，吹得徐力方打了一个冷噤，毛毛细雨轻轻的飘在他身上，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从他的脚步中，可以看得出，他受伤很重，这是内心的伤，因为他的心在淌血。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样牺牲自己的前途值不值得。

他只知道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伤老父的心。

× × ×

“爸爸，给公公上香吧！”小女儿的声音，惊醒了沉醉在回忆中的徐力方，他把视线由墓碑的磁像移开，恭敬的在老父坟前上香。

每年，徐力方在清明节前往老父墓前扫墓时都会勾起这则往事。

斗

鸡

/ 谢伟恩

他熟悉地跨过停泊着的舢舨，双手提着的鸡也随着舢舨摇晃而晃来晃去。若不小心将鸡掉进海的话，晚上的赛事就泡汤了……。

他想起上次哈山惨败时那欲哭无泪的表情“还自夸长胜将军，落场不久就被我的佐拉抓死……哼！”自从佐拉夺得冠军后，他这主人也因而挣得面子。否则，那连正眼也不瞧他一下的村长又岂会邀请他出席孩子的婚宴？想到这里，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得意的笑。

当他跳上渔寮时，见到阿明蹲在冻房前补破网。他操着半咸不淡的福建话说：“歹命，一道去饮羔丕啦！”

“咦？录咕？啥密大事按呢欢喜？怪蓝！”阿明停住了手上的动作：“喂，浅知无？暗暝我赌佐拉赢也，打输煮了伊来吃！”

“讲啥密蓝教？无信心免学人赌！”还没出赛就被咒，录咕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吐口水讲过，杜兰！”

“汝爱请我饮羔丕是无？走啦！”说着，阿明随手拿起披在栅门上的衣服：“汉那人讲福建话真歹听……。”录咕是个华巫混血儿，他的原名叫着LUKUR ADULLAH。由于甘榜的华裔与巫裔都不认为他是自己族人的关系，因此他的朋友不多。阿明算是跟他比较谈得来的朋友。

当录咕抱着鸡走进茶寮时，听到茶客们正纷纷谈论着今晚的赛事。他假装没留意茶客间的话题，转过头去朝冲茶的老妇扬声喊：“头家嫂，两杯羔丕乌！甜淡薄！”

“听到无？”阿明的华语向来带浓厚的福建音：“都买佐拉赢也！行情是一赔三！”同时还兴奋地以指头比划着。

“佐拉是冠军呢！”简单的华语绝对难不倒读过两年华小的录咕。

这时候，坐在身后的茶客转过身来，脸上堆满笑容：“录咕，你这个华人鸡主为我们华人争了一口气，好料！了不起！”

“哪里……”录咕听到对方称自己为“华人”鸡主，早已高兴得说不上话来。

“来！”老茶客站了起来向其他人高呼：“我们支持录咕！”

“……支持华人！”

“佐拉……！冠军！”

茶客们激昂地呼喊。

当他抱着佐拉出现在园丘时，村民一涌而上，左推右挤将他迎入里面。挑战者哈密早已等候多时。

录咕将小弯刀绑紧在佐拉后脚，然后向担任裁判的村长点点头。

“DIAM！DIAM”村长扬声宣布：“Perlawanan malam ini, sekarang m-u-l-



a!"

人潮中即刻爆响出混乱叫声“佐拉……”“……威拉!”。

只见佐拉箭步冲前,凶悍地乱抓,敌手威拉似畏战般哀叫着左躲右闪。佐拉不停地跳上扑下做出不同攻击。不消片刻,威拉全身布满血淋淋的伤口。

眼见佐拉稳操胜券,录咕得意地瞅着哈密:“Boleh Tahan?”

哈密恨恨地啐了一口:“Pukimaklu!”

这时候,人们发现原本劣居下风的威拉竟连续躲开了攻击,同时蓦地像身怀轻功般窜身而跳,而且还向敌手胡乱地还击。冷不防佐拉的颈被对方的弯刀狠狠地剁了一下……。一抹鲜血随着鸡头的被割离而喷了出来。

录咕的表情顿时凝住了。他甚至听不到从人群

中爆发的咒骂:“干!杂种仔……!”“死人杂巴浪……!”。

录咕木然抱着鸡尸走离人潮。阿明气喘喘地追上来“汝看,”他试着安慰录咕“我输了按呢多钱都没伤心,看开点吧!”

录咕颓丧地摇头:“完了!你输的是钱,我输的却是……自尊!”他望着阿明,仿佛想从他的脸上见到甚么似地“你说……他们还当我是华人吗?”说罢,脸上浮现凄惨的笑容。

阿明目送录咕拖着长长的影子越走越远,黑暗将他的身影慢慢吞没……。

(稿于1998年12月21日,定稿于2000年1月14日)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 | | | | |
|---------|--|--------|---|
| 1. 商业广告 | ● 内页:1/4版 RM500
● 1/2版 RM1000
● 全版 RM2000
● 封底(彩色) RM3000 | 3. 赞助: | ● 赞助本刊出版者,分为永久赞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助RM5000或以上者,其姓名将每期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额不限,多多益善,姓名及其赞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
| 2. 贺词: | ● 1/4版 RM300
● 1/2版 RM500
● 全版 RM1000 | | |
- 支票请志明:《燭火》或“Semarak Publishing”

《燭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 :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性别: _____

团体 / 商号 :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地址 / 通讯地址: _____

_____ 电话: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件 : _____

献捐数额 : _____ 现款 / 支票 / 汇票号码: _____

征求人姓名: 签名 / 盖章: _____ 日期: _____

灵台前

/ 雨川

夜静下来了。诵经的道士都已回庵。灵台前仍有几个同年龄的老者，也在打算回家。汤老伯，这个已经72岁的老人，强打起精神，要张罗吃喝的招待老朋友，但大家都止住他。“不必了！茶喝够了！咖啡也喝了不少！还是等明天我们再来！”“唔！”汤老伯漫应着，依依不舍地送客。客人走后，灵台前更显寂静。一盏孤灯，在灵台上茕茕独明。孤灯下那个骨灰坛，在晕黄的光影里，散发着奇诡的光。这是汤老伯的主意，廿几岁的人，好歹给他打场斋，让他欢欢喜喜往极乐世界。只因他死在外面，兼家有长辈，灵台就摆在大门口，骨灰坛就等明天送去福德祠安置。

“汤老伯，你先去睡觉吧！这里由我们来守！”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对他说。

汤老伯仰头看着这个年轻人，看到他是儿子的生前好友，他们一同去外国工作，儿子的骨灰坛还是由他护送回来，难得有这份友情，怎忍让他太劳累？於是汤老伯说：

“阿宗，你回家去睡吧！我不要紧的！”

那年轻人说：

“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谈天，可以守到天亮！但你年纪大了，不去休息怎行？”

汤老伯向外一看，果然看到在屋外角落里还有三几个年轻人团团坐着。他也认出他们都是儿子生前的同学兼好友，差异的是他们一个个都活

生生地围坐谈笑，而自己的儿子则装在一个小小的骨灰坛里被人从外国捧回来，这是命运？他不禁想问：命运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公平？70多岁的人了，为什么只有这么一个活到20多岁的儿子不能像他的朋友一样，活生生地在眼前给他送终？想到这点，他不觉感到悲伤起来。这个叫阿宗的年轻人看到他神色不对，便劝他说：

“汤老伯，你还是进屋里休息去吧！”

“不必！”汤老伯说：“我会照顾自己的！你们如果要喝咖啡，就自己动手！”

年轻人回答道：

“会的，会的！我们又不是外人！”

这句话令汤老伯感到很受用。他在感激之余对年轻人说：

“我在这里坐一坐，很快就天亮了！”接着他拿了一张藤椅，在灵台前放下，坐在藤椅上，对着灵台。

“唔！”年轻人摇摇头，叹一口气，让他在那儿坐着，自己回到朋友那边去了。

汤老伯坐在藤椅上，对着灵台，眼睛停留在那个骨灰坛上。那个骨灰坛，大小像人的头颅，上面饰有图案，那个图案，有点像人的脸庞，尤其是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这个骨灰坛上的图案，活脱脱就像儿子的脸庞，眉眼嘴鼻，无一不

肖。他真的感到，儿子犹活着向他走过来。

“爸爸！”

榴槤季节刚过，满园残枝败叶，正待收拾。汤老伯在动手之前，先计算这一季的收入，儿子是在这时来到他的面前。

“什么事？”他看着儿子，问道。

“我想……”

汤老伯慈祥地看着儿子：

“你想要什么？”

儿子好不容易把话挤了出来：

“我想去XX工作！”

汤老伯睁大眼睛：

“去XX？”

儿子说：

“唔！去工作一段时期，等回来后好……”

汤老伯明白他的意思。儿子有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电发女郎，他们一心想要自己开店，但是没有本钱。虽然他与儿子守着自己的这一片果园，但果园里只有区区三几十棵榴槤树，和另外几棵其他的果树，全年收入仅足以应付父子两人的日常开销，可说别无盈余。如今儿子已经20多岁了，到了适婚年纪。如果再不为他打算，让岁月蹉跎过去，他岂不就要和自己一样，四十余岁才结婚，48岁才有儿子。等到儿子长大，自己已经70多岁了，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含饴弄孙？想到自己的经历，他就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如果儿子能挣到一笔钱，早日完婚，对他来说，是一桩重要的事。何况近来有许多人到XX去工作，虽说多是违法的，但都能够赚存一笔钱回来，买车建屋，足见那边的钱好赚。儿子有这志向，他不想反对。而且自己当年，何尝不是告别家乡年迈的父母，离乡背井，来到南洋？只是自

己命运不济，珥瑯工、园丘工，什么职业都做过，到了最后，才勉强挣下这小片果园，种有几十棵榴槤树，日子算是安定下来。那时才想到结婚生子，也是在那时才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老妻不幸，在帮他卖榴槤时被车撞死了，现在一家还算圆圆满满。妻子死后，他就想到家里应该有个女人，便经常催促儿子完婚。但儿子总说再等多几年，等有了自己的生意时再说。如今儿子“走”了一个电发女郎，想要自己开一间电发院，他本想把全部积蓄都拿出来给儿子去开店，但一来那些积蓄少得可怜，而且把全部积蓄都拿出来以后，就没有钱可让儿子完婚。这个儿子，向来孝顺，他不愿动用父亲的钱，现在他想要去XX工作，贮一笔钱回来，能不成全他吗？为了这事，他想了好几天。最后，才决定下来：儿子有这志向，不如让他出去。自己虽然已经有了一把年纪，但由于长年劳动，身体还硬朗得很，一餐饭可以把一只猪手啃下去。这一小片果园，照顾起来，一点也难不倒他。于是，他答应儿子的要求，把一季卖榴槤所得，全部充作儿子去XX的盘资，让他出国去了。儿子上飞机那天，他跟着去飞机场，站在天台上，他看着那架载着他的儿子的飞机，翘首飞上云天。他就仿佛看到儿子，坐在机舱里，怀着凌霄壮志，远赴异地。那时，只盼他早些带着满袋钞票归来。……

那还是几个月前的事。期间儿子也曾寄一些钱回来，他都替他存入储蓄户口里，等儿子回来以后可以实现他开店的愿望。直到上个月，从XX传来了儿子生病的消息。儿子生病？他生什么病？那个体格精壮的年轻小伙子也会生病？汤老伯日夜倚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消息是零零碎碎传来，一忽儿说那边工作环境恶劣，居住条件很差。一忽儿说儿子为了多赚点钱，不顾身体，拼命加班。又有消息说，儿子为了要存更多的钱，一日三餐，都是吃最简单的食物，有时整天都只吃即食面，结果把身体吃得形销骨瘦起来。他忽然

想起儿子在帮他看园丘的时候，他背起竹篓满山跑的样子，正有他年轻时的模样。但他在年轻时不论在珙珈、在园丘中工作，一日三餐，伙食都不吝嗇。菜肴虽然不是精美，但每餐三碗白饭是少不了。只有饭吃得下，才能培养出强壮的体格，才有力气应付日常粗重的工作。儿子怎么这样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三餐即食面哪里有足够的营养来补充在工作中所消耗去的体力？他怎么这样傻？要钱不要命？无奈路途遥远，他的心意传达不到儿子那边。等到消息传来，儿子已病入膏肓。同时积蓄耗尽，支付不了昂贵的医药费。最后，到了坐以待毙的境地。

那时，汤老伯心急如焚，不断地斥骂儿子愚蠢，有病怎么不回来？回来家里就什么病都养得好，等养好了身体，还怕赚不到钱吗？真傻！真傻！可是，当他把要儿子回来医病的消息传过去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儿子的死讯，和他的朋友要护送他的骨灰回来的消息。

现在儿子是回来了。他活生生的出去，回来时却是一把骨灰，装在骨灰坛里被人捧回来。这一个怎样的现实，让一个72岁的老人去面对？“残酷”两字，也许不足以形容。汤老伯只好无言地面对命运的摆布。

命运！命运？如果世间真有命运这东西存在，汤老伯此刻一定要用双手去抓住它，问它为何要这样地对待他？让他一生都要受到这么恶劣的对待？命运，你不能做得公正一点吗？

但是，命运是一个哑巴，任你如何向它询问，它也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所以，汤老伯当然不会得到任何的答案。他坐在香案前的藤椅上，香案上孤灯茕茕，照着案上的骨灰坛。那个小小的骨灰坛，装着一个曾是活生生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 我

的儿子。我的儿子，如今他睡在这个小小的骨灰坛里，就这样地过完他的一生。汤老伯想起儿子的种种过去，他活着的时候，从小到大，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牙牙学语，到他能够表达出完整的意见，说要出国赚钱，一切一切，都恍似昨天的事。但那些往事，不就像香案上的烟雾，飘飘渺渺，在袅袅地飘散？那些飘渺的烟雾，是不是正带着他，走上一条不知去向的路？那条路，是不是比去XX更遥远，而且一去不回头？不过，明天，他将在福德祠里占一个小小位置，跟他的妈妈在一起，母子从此长伴福德祠背后那座青山，直到永远。……

想着想着，汤老伯好像看到他们母子，结伴向他走来。他连忙起身，向他们问道

“你们，回来了？”

母子俩对他笑着。但汤老伯不明白他们笑中的含意。他更不了解，为何在他们的脸上没有半丝哀愁。他们到底笑什么？是不是要告诉他，他们母子相会了，现在可以携手一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汤老伯忽然有一股冲劲，向他们喊道

“你们，等我！”

但他们带着微笑，一同走进屋里，旋即不见踪影。

汤老伯蓦地惊醒。他环顾四周，装着儿子骨灰的骨灰坛仍在香案上。案前烟雾袅袅。那几个年轻人，仍在屋外角落里围坐谈天。在他们面前，正摆着一壶咖啡，几个杯子，谈兴犹浓。

汤老伯不想打扰他们。他继续沉坐在藤椅上，装着打盹。其实，这一刻，他在等待，妻子和儿子重现在他的眼前。……

我是人

/ 唐珉

1. 我是什么？

两三年来，贺玉都过着灵修的生活。

修什么？修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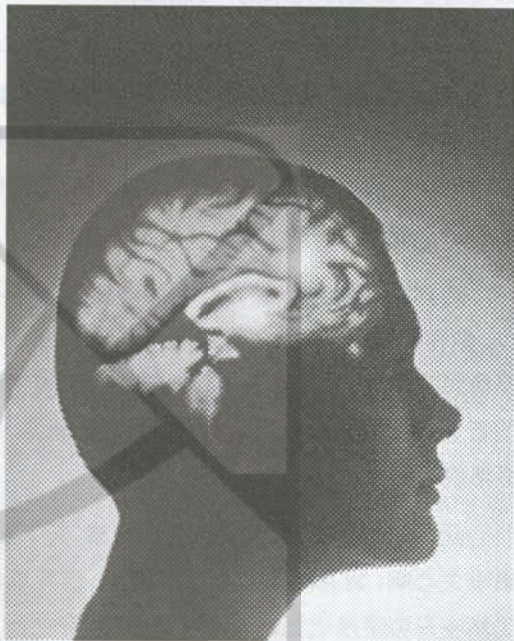
说来也许连贺玉她本人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何苦来？像她这种根本没有慧根的人，居然也跟随潮流，学人家修禅参禅，莫说要保持什么清明心，只恐怕无时无刻无不被不执着思维、不执着名相、不执着空性的执着抛入五里云雾中，益发搞得精神恍惚。本来便是一副骨架子，没有几两肉，如此一来，怕不更加仙风道骨了。

我是什么？

小学生说：我是人。

贺玉当然知道自己是人，但她不是个小学生。小学生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人。说自己是人的小学生会指着自已说我，会想东西，会笑，而小狗、桌子和树叶不会。我不是人是什么？就这么简单。而事实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不是人，难道是木头，是鱼？偏偏贺玉不是个小学生，而是会思考的既复杂又难搞的成人；那么单纯的概念，经她往牛角尖一钻，自然变成了十分呛人的关键性大问题。无怪乎打从她搞上“禅”这门玄虚的学问开始，越发被撩弄得个形销骨立。

崇山大禅师说：“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当你保持这个大疑问时，你就是保持‘不知的心’。”于是乎“我是不知；不知是我。”贺玉没有从师，只



靠与佛学禅说相关的书本自修，当真也就只能“我是不知；不知是我”的如此这般糊涂下去了。

2. 公案一：我是愚蠢造谣者？

这天晚上，贺玉吃过晚饭后，在洗刷厨具碗筷之前，如常的开了电视，准备收听新闻播报。

新机场的笑话早已淡去，关卡搬迁的纷争也已静了下来，近日来最令人眼花缭乱并且心神振奋，莫过于共和联邦运动会的宣传画面了。人人都说这是国家的荣誉，不管你喜不喜欢运动，所有公民，都有责任参与。贺玉自认是个爱国者，自

然也感到与有荣焉。再说最高领导层一再强调根本没有浪费公币这回事，此乃手段高超的投资，赢取国际声誉，令全世界的人另眼相看之外，所有相关的堂皇讲究的硬体建设，盛会过后，依然派得上用场焉。的确是生财有道。在国家经济陷入谷底的这个非常时期，日子不好过的市民，又何妨沾沾喜气；俾以收振奋之效，好整装待发，创造另一回的经济奇迹。贺玉她便也随大家天天倒数着日子，盼望那光荣的一天的到来。

只要开了电视，从国营台到商业台，从日子倒数，到歌颂舞迎这场据说仅次于世运会的国际运动盛会，到运动健儿展身手的缤纷画面，总是不时闪动在眼前。尽管是有点腻了，但一想到伟大的日子就快要到来，贺玉自然从善如流了。

活到这把年纪，耸人听闻的事情经历了不少，但作为一个人，总还是摆脱不了一份好奇心及偷窥的习气，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隐闭生活的贺玉，读报之外，每天第三电视的晚间新闻，是必然收看的了。

此乃她与外界沟通的管道。国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她总还不至于无动于衷。票务单位仍然在说售票成绩还是未臻理想，她心里也替人难过了。把炊具及杯及杯盘碗碟抹干置放妥当，再清理了垃圾之后，播报员已在讲述国外新闻了。而天气预报之后，将是体育时间。

雨季来临了，尽管丰富的雨量还未将配水的狼狈状况完全改善过来，但这些天来，配水时间倒是延长了，贺玉再也无需为蓄水的事烦恼，故几天以来，新闻时间一到天气预测，她便将电视关掉，乐得耳根清静。

饭饱茶酣之后，又是修禅时间了。贺玉关掉电视，拿了本有关公案的册子，正想用功，电话却嘟嘟响起来。

“你呀，”话筒传来了妹妹阿满的声音。

不知是否正要参禅的原故，这个成衣贩妹妹对她说话时惯用的语气，此刻在贺玉听来，居然甚富禅意。“你呀”，奇怪，这个人莫非也在修禅？贺玉在心里嬉闹着，正要搭腔，话筒又传来了妹妹的声音：

“有没有买些粮食屯起来？”

屯粮？我的天！是因为修禅的原故吧，贺玉的心一片澄明，仿佛早已料到怎么回事，脑海中浮现了数年前一个逃兵掀起的惊悚风波，不由得哑然失笑。

“为什么屯粮？”

“印尼仔作乱了，你不知道吗？大姐，还有我的朋友，都打电话来了。听说吉隆坡××区砍了人了。还有人讲你们青翠岭有一间屋子被烧掉，你出去望望有什么地方冒烟没有，回头我再给你电话。”

贺玉还没来得及骂一声发神经，妹妹已嗒一声收了线。

印尼人居然乱到她这儿来了！贺玉忍俊不已，却又隐隐感到有点不安。正欲向报馆探问消息，案上的电话这当口又铃声大作了。

“阿玉啊，人家说又乱了，你有没有买到粮食？没有就快点弄点回来。米呀面粉呀洋葱沙丁鱼鸡蛋江鱼仔——”

贺玉拿起话筒一声“喂”，大姐那一鼓作气的叮嘱，咚咚咚的直朝她耳鼓敲打起来。

“好端端乱什么鬼？”贺玉憋不住，打岔道。

“人家讲在斩人了呀，你不屯点米粮，到时候没得吃怎么好？”

“你说到底什么人在乱？”

“印尼仔在乱呀。”

“印尼仔乱关我们什么事？”

“他们在乱我们呀，见到华人就斩！”

“你听谁说的？”

“人人都这样讲呀。我隔壁家的一个亲戚，在吉隆坡××区做工，亲眼看见他们闹事，还斩了人，拼命挤车赶回来了。”

“是真的吗？”

“你真是的，没你这么好气！我已经通知了阿满，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你二姐。不跟你讲这么多，我现在要打电话给她。”

毕竟是大姐，从最小的开始，一个不漏的关照自己的妹妹。

谣言就像癌细胞，一分二，二分四，分裂繁殖，其快其强，委实惊人。看情形几乎无人不知晓这回事了，而数分钟之前，还是搞文字工作的她，居然像与世完全隔绝，消息的来源，又竟是识字不多思想闭塞的自己姐妹；贺玉觉得甚为讽刺和滑稽之外，心底里不知怎的，竟隐隐感到有点不安。人人都这样讲，大姐说。既然所有人都知道了，她也还是真的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哩。独居的贺玉再也无法好整以暇，于是将电话拨到报馆去。

三家中文日报、两家外文报、电台电视台、华总、商联会、会馆、警察局，贺玉将她所知道的包括热线在内的号码，轮流重复拨动，整整十五分钟，居然一通也没被接上。听到那千遍一律回应“正在使用中”的录音以及讯号，脑袋昏胀的她正想摔电话，却清楚地听到楼下人们叽哩呱啦说话的声音。

走到窗前推开窗玻璃朝下一看，二楼三楼的两对夫妇，连同几个孩子，正米呀油呀快熟面呀罐头什么的，大袋小袋从私家车里搬出来，往自己的家提上去。碰到底层正要出门的另一对夫妇，两个气吁吁提着油粮的主妇，异口同声说道：

“你们现在才去呀，什么鬼都被抢光罗！别

说长芽的马铃薯，烂了的洋葱，连印度人吃的米也不剩。”

老天！此刻的贺玉，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外面世界再假再乱再脏，也还是活的，独居又闭门塞户，自成一个天地，即便是修炼成器，付出的代价，恐怕还真不低。有朝一日死在屋子里臭了，也不奇怪哩。茫茫然若有所失，贺玉挪拖着双腿，趑趄趑趄走回厅里。

我是什么？

小学生说：我是人。

的确，我是人，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贺玉心里头念叨着，给那位住在友族社区名叫佩莹的老同学打起电话来。

“是贺玉啊。”

贺玉这叫佩莹的老同学，是个有情人，每隔一两个月，总会来通电话问候一声。难得的倒是贺玉这儿拨过去的，故甚感意外。

“哎，贺玉，还没睡？”

“睡？睡得着吗？”

佩莹那头听着，似乎心里有数的笑了起来。

“佩莹，”贺玉正经八百的问“听说了什么没有？你们的社区有什么动静吗？”

这和贺玉一样独居的同学，本来便是个很冷静的人，虽带笑意，却也不戏不谑：

“没什么呀，像平时一样。你听到了什么？是不是传得很离谱？”

“××区砍人了呀。”贺玉说着，不由得咕一声笑了起来，“我这儿的人都往超级市场和杂货店抢购粮食，你那里当真是静静的？”

“我们这里外劳很少，加上又是个马来社区，当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啦。外面的确传得沸沸扬扬，我的电话也是刚刚才放下的。”

“说砍人了呀。你住非华人社区，我担心你的安危，却枉作小人了。”贺玉说着，咕咕笑个不停，“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是什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愚蠢造谣者啊，罪过！”

“离我们这儿五六公里的难民营，受检举被拘留的外劳的确很多，附近的路口也设了路障，我家乡来的电话，是叫我赶快收拾细软，到别处避避的。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被骂得五颜六色！”

贺玉这个性沉稳的老同学，说着说着，竟也笑得声颤。

3. 公案二：愚人即智者，智者即愚人

直到深夜，始终开着的电视，并没有半点不寻常的消息。贺玉一觉睡到天亮，翻开报纸，读到了印尼人屯集武器图谋不轨、谣言满天飞致使人们抢购粮食，以及政府呼吁人民勿听信谣言的新闻。

到底谁在造谣？据说网际网络早在两三个月以前，便开始出现蛛丝马迹，散播谣言，以骚扰社会安宁、制造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以及凸显各民族间的矛盾，威胁国家安全。是何其可怕何其严重的颠覆行动啊，若属国人所为，当以叛国罪严厉处置！这一天，贺玉也不敢掉以轻心，晚间的新闻播报，全部收看无遗，却也没有任何与谣言相关的消息。

看来，人们是虚惊一场了。第三天早餐桌上，这念头刚闪动，内页国内新闻版里一则新闻的标题，却令边咀嚼面包边翻阅报纸的贺玉几乎给噎住。

×××认谣言始于半岛南端

这专司管理传媒事务的内阁部长×××，明

显是基于某些理由，先入为主的蠡测谣言传自半岛南端，那弦外之音，几乎令细读了新闻内容的贺玉瞠目结舌。

同一天登到另一版的相关消息，是政府谓正积极追查消息来源，并吁人民勿轻信谣言，勿以讹传讹，以免产生混乱局面。

那头政府庞大的工作队伍不过才下工夫，统理新闻事务的头头这厢却因个人因素，欲抢先出位，把握十足的抒发他近乎第六感觉的直觉。

好不容易才缓和了与我们南面的芳邻的争端，这部长大人还真有不识大体之嫌，妄顾他人为睦邻所作的努力，信口开河，也真教人替他捏一把冷汗。

既然长久以来宿怨多多，迩来更不咬弦，这还不是你搞的鬼？

其实，这名政客早已有前科，就像当今国际政坛上那名“牵一发动全身”以致威胁世界和平的著名风云人物一样，既偏激，又老是乱讲话，话乱讲，讲乱话，往往一开口，便教人皱眉头。

想要继续保持官职，除了拼命围绕着权力中心团团转之外，总得有所表现。一字那么浅的道理，他的眼睛何其澄明，简直看透了对方，事发三天，他还真是急不及待的，终于以他一贯闲悠悠的笃定神态，向世人展示了自己高超独到的审察能力。

即使有所差池，便又怎样？他其实也不止一次失言，不止一次言而无信、言而不实，却一点也无损于其形象及地位。佛家说，重要的是当下；爱当前主子所爱，恶当前主子所恶，便万无一失了，何关乎实质问题？

然而，令人折服的是，这名官大人实在勇气可嘉。官家促人民勿造谣，他却公然这么做。为了出位，他敢敢核凸的站出来。你说他扮猪吃老虎，他的确是有这么一点脑筋。不是说大智若愚

的吗？智者即愚人——经常教人摸不透。惟这官爷这么急于出位，却又有点大愚若智之嫌。愚人即智者——混着混着竟又过关。愚智看来，似乎也无甚差别，但力不逮者，总不成老是野人献曝。换着是她贺玉，早就鞠躬下台，以免贻笑大方。搞不好丢官了，那才难堪。

4. 开悟

翻完了报纸，贺玉望望眼下的餐盘。原来所有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全被吞食光了。肚皮有点撑，贺玉下意识摸摸，满足的感觉竟油然而生，不禁兀自腼腆笑了起来。

风吹草动，姐姐叫她屯粮，妹妹叫她屯粮。而所有的人，也都在屯粮。急于知道真相的她翻阅着报纸，一张嘴机械似的不停咀嚼食物。人就像自然界所有的动物，甚至植物一样，不能不吃。而高官在位，他与他的家人便能尽情享受自己喜爱的食物。人的称号是人，狗的称号是狗，读着报纸也在进食的贺玉，脑海中此刻似乎有灵光一闪：小学生指住自己的鼻端说“我是人”，事实不过如此而已，谁奈何得了自己的嘴和肚皮？我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哪，我——是——小——学——生——！

两三天下来，贺玉这当口总算参透了，高兴得咕噜咕噜一连灌下两杯咖啡。

澳门燕子归（三首）

/ 颜龙章

——读戴小华女士报道《澳门回归手记》，《南洋商报》新视野，2000年1月。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亚洲人也与有“荣”焉，由于澳门活出尊严，投入母怀，而亚洲最后一丁点殖民地，成为历史名词了。

史策糗味

耀空焰火现神州 修补金瓯热泪流

史册沉沉渗糗味 时光滤罢可垂休？

时代脉搏

澳门一股鉴 照明古与今

灵台略迷失 山川可陆沉

春雷醒梦幻 明时长在心

松竹参化育 哪怕霜雪侵

千禧纵多变 正路仍得寻

燕子归飞讯 呢喃唤众禽

要有澄清志 倾听脉搏音

金龙脉动

特种莲花冬夜开 清香飘逸不治埃

粼粼绿水映清影 脉动金龙吟九垓





微弱的声音

——《红土地》发表感言

丁云

有人对马奎斯《百年孤寂》中描写的种种魔幻、奇异现象表示怀疑时，作者一再强调“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

关于《红土地》里的奇异、魔幻描写，因属题材的敏感性，有时就用了“曲笔”，或用了魔幻、超现实手法为“事实”罩上一层朦胧的丛林雾气和面纱。其吊诡处，在于“紧急法令”时期的历史，往往由手握枪杆的强权殖民者来叙写；而国家独立后，在社会繁荣，经济起飞时期，历史复由经济增长率、国民平均所得、多媒体走廊、双峰塔等的美丽远景来绘彩。处于“边疆”地带的没有土地的非法耕农，处于弱势的底层人们，处于历史夹缝中的反殖民主义者，永远没有机会述说自己的痛苦，没有机会流着泪水，呐喊自己的

声音！

《红土地》无意还历史的真貌，毕竟，这只是一部文学小说。先父母已逝去久远，我惟有通过血泪斑斑的垦荒故事，为父母那一代的无地农民，那一代被历史冤屈者，呐喊一些微弱的声音罢了。

（稿于新加坡 12.12.98）

（编者按：马华年轻小说家丁云先生，虽然工作繁忙，但笔耕仍然勤奋，时有创作发表。中篇小说《红土地》是丁云先生的新著，曾参加1998年度台湾联合报小说奖比赛，进入决选第三名，但最终落败。于是，评审团推荐这部作品在《世界日报》小说版刊载。上文就是作者在作品发表时披露他创作的因缘；并附录决审委员对《红土地》评议，以飨读者。）

附录

(决审纪实)

记忆的岸边

纪录/张殿

时间：1998年9月20日下午四时

地点：联副会议室

决审委员：平路、吴达芸、施叔青、陈长房、庄信正（按姓氏笔画序）

列席：陈义芝

当五位评审，面对六篇进入决审的作品，这意味著，竞赛开始了。

本届中篇小说奖共收件六十七篇，初、复审委员为李爽学、林宜沄、蔡秀女、赖香吟，经过交叉评审后，《阴阳劫》、《红土地》、《恶寒》、《金色海滩》、《海事》、《小凯达》六篇出线，进入决审。

谈起今年参赛作品，评审们认为缺乏“惊喜”之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会为心中的“最好”投票，因此，有经验的评审正式交锋前总是“态度开放，言语保留”，以免“著了道”。

评审们交换意见后，决定每人先圈选两篇，不分名次，结果出来，也许可以更集中讨论。

第一次投票

阴阳劫（吴）

红土地（施、陈）

恶寒（平、吴、陈、庄）

金色海滩（平、施、庄）

（略）

接著继续《红土地》讨论。

《红土地》

施叔青开宗明义指出《红土地》是一篇非常好的乡土小说（联副主任陈义芝一旁笑说，今天

评审都“非常”喜欢用“非常”这个形容词），可归为华侨移民文学，写出华人在马来亚寄人篱下的悲凉感。此篇写马共窜起时机，马共特质是华人多，60年代马来亚独立后，华人被迫迁村，这是小说的历史背景。整个事件发生过程，透过一位十四岁华人农民女儿纯真的眼光来看，观点相当统一。技巧上，丛林的燥热，自然的描写、意象、气氛，文字吻合所要描述的对象。人物塑造上，槿花对加入马共革命死去的哥哥卫民的崇拜转移到木清叔身上，以及父亲一个很好的转变对照槿花角色，十分成功。木清叔的安排颇具戏剧性。

陈长房明示《红土地》在章节有七个单元的安排，架构完整。没有留下任何明亮可能的未来，包括了人物、事件的没有未来，是一个对立性的结束。周边气氛编织得很好，不管用象征或意象、人物塑造、文字驾驭，手法一致。有些段落，表面文字是对景象描述，其实是将事情发生与景象连结一起。

平路提出这篇是单线叙述历史的发展及看法，四平八稳。悲剧发生的必然，成为一种阅读上的预期，放在马华作家相同的叙述上，故事及形式都较无惊喜。

吴达芸肯定这是一篇用心的作品，但是作者一步步营造，形成拖宕，到最后结局部分并不意外，使得成篇只是重复的描写，缺乏惊奇。

庄信正评论这篇小说的出发点及人物局限在30年代的写法，平铺直叙，不好的时候就显得呆板，缺乏一种变化，有些地方太浅露了点。词汇上句子的重复，像乌鸦就形容铺天盖地，其他类似“病恹恹”、“蔫蔫郁郁”出现十几次；人物方面交代不清，像木清叔代表了陈卫民，这有什么作用？

两位投了票的陈长房和施叔青异口同声说替代作用啊！一种补偿。平路却以为这种替代太容易了。说得太满了。

（略）

老人与狗

巴生兴华中学 王慧怡

陈旧破烂的麻袋里，装着几个玻璃瓶、铝罐及旧纸皮。他，手里拿着麻袋的一端，拖着麻袋向前吃力地走着，像拖着他一直都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袋子里的东西互相碰撞着，发出响亮的“叮咚”声，在破晓前的寂静衬托下，更显得悲凉。多少年了？这经历生命沧桑的躯体每天清晨走在这街道，干枯的心灵盼望着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叮咚声响不知叫醒了多少赖床的人们。多少年了？

于是屋子里的灯开始亮了，人群开始活跃了，所谓的“现代人”开始迈开他们沉重而不稳重的步伐了。他们与这拾荒的老人走在同一条街道上，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然而老人却仍用那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任由他们在身旁川流不息，带皱纹的眼睛似乎失去了灵魂，对身旁的一切毫不理会。“走开！臭老头！”这是他唯一可能听到的话。

终于，他转进了小巷，远离了那喧嚣的世界。他在地面上坐了下来，慢慢地细数着袋子里的物品。不远处的垃圾堆里，一只狗



正用爪子在里面觅着什么。“我们多么像呀！”他走过去，在狗的旁边坐了下来。那只狗毛发已脱落，身上脏兮兮的，还长着癣。“原来我们真的很像！”他呆滞的眼神中忽然闪过一丝的兴奋。多么容易满足的老人。那又是多么悲哀呀！

“喂，老兄！你知道吗？我是个艺术家哩！”他的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可以将这些瓶罐建成一座城堡。我们一起住进去如何？”狗似乎听懂了，挨得更近地躺了下来。于是老人开始动手建城堡。“只是那些人，”他指了指街道上来往的行人，“他们

不懂欣赏。我儿子小时候是懂得欣赏的，但长大后，”他们又重复了刚才的动作，“就跟他们没两样了。那天他走的时候说，如果我要建一座城堡给他住，他就会带着妻儿回来跟我一起住。真好！我要建一座好大的城堡。”眼神里充满了憧憬。他的手变得灵活起来了。

下午，城堡差不多好了，一粒球飞快地从大街滚进来，将一切心血都打碎了。他拾起了球。一个小孩闯了进来，大声喝：“不准动我的球！”说着动手将球抢了过去。那只狗突然变得双眼炯炯发亮，大声地向小孩吠着。小孩终于跑了。“算了，”老人拍拍狗的背部，“不要紧，我再建一个。”于是老人重新开始筑他的梦。“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一个梦被打碎，一个梦又筑起。习惯了，没关系的。”他停了一下，“你知道我儿子长得什么样子吗？他好俊哦！他比甚么四大天王都好看！”

X X X X

夜幕降临了。老人的城堡已差不多筑成了。“我儿子小时候总

爱躺在我怀里数星星。
数着数着终于睡着了。”
他放上了最后一个铝
罐。“咦，你也睡着了
吗？”他下意识用手摸
摸狗的身子，发觉它竟
是冰凉的。

X X X X

巷尾的那一片黄
土多了一座城堡。那只
狗躺在城堡下的黄土里
头。那老人常常蹲在那
儿，看着自己忠实的朋友
躺在自己建的城堡下。
摸着那龟裂的黄土
就像摸着自已干枯的心
灵。他不再等待儿子的
回头，只等待着有一天，
自己也能安宁地躺下。

评语

这篇作品是
写一个半疯癫的拾
荒老者，与一只与
他命运相似的癞皮
狗相遇相识的故事。
王慧怡同学善于运
笔，通过人与狗相
比较的描写，显示
了老汉的心境寂寥、
无助与都市的阴暗。
可惜她对社会现象
缺少应有的分析，
遂造成主题的模糊。

——甄供

风筝

森美兰丹拉美那C区中学 / 郑康云

翻飞 翱翔

中心总有一线牵

紧扣着云絮

躺在云层 睡入云间

越高 挣扎越大

该眷恋那一缕亲情细致

或是

奔向更远更广阔的天空？

春山诗话

以风筝的“翱翔”与“一线牵”喻“志向”与“亲情”的矛盾，颇贴切。有创意。“细致”一词不当，去掉为佳。

风的颜色

吉隆坡中华独中 陈汉锋

风轻轻的吹着，它从不预约，爱来就来，像顽童似的。我爱它，因为被风轻抚的脸，是柔和的。我喜欢这种感觉。不知你是否也有着和我相同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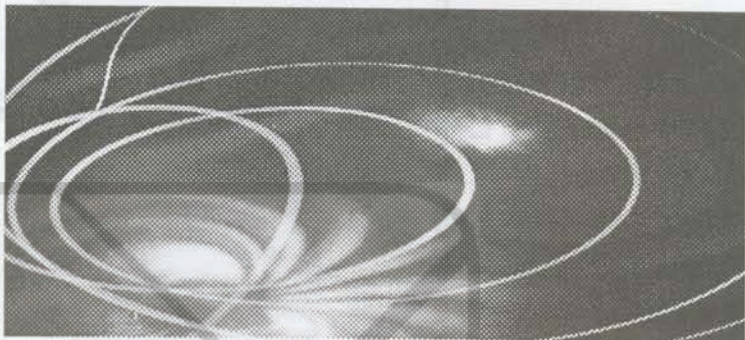
你曾看过有颜色的风吗？在那无人的露台上，它轻轻的来，也轻轻的去，不曾告诉过任何人，但我却发现了它遗留下来的东西——在地板上，一层薄薄的灰尘。

它很生气的来了。它抬起它遗留下来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我脸上一泼。我生气了。

我躲进房间里，开始深思起来。它，真的那么可爱吗？我是否曾经错爱了它？不！最后我还是原谅了它。因为那不是它的颜色。

风，应该是清澈、洁净的，就像玻璃一样。不！应该是说比玻璃更透澈才对。那么，又是谁为它添加了颜色呢？是谁令它生气了？又是谁做错了呢？没有人来告诉我。只有风呼呼地在我耳边叫着，可惜我却听不懂它对我的倾诉。

我无可奈何地站在露台上



望着远远一栋栋雄伟的建筑物，用那魔鬼般长长的喷笔把那灰白色的颜料喷射到它的身上。我恨死它们了，我知道它们全都是凶手，但我又能怎么样？我只能偶尔幻想着我是一把大剪刀，把它们一一地剪断。

风，带着一身的灰白色，痛苦地奔跑、呼喊。没有人会喜欢它，人们只会对它皱起眉头、板着脸，在它身旁拿小手掩着鼻子。有谁敢在它面前做深呼吸？又有谁会在它面前展颜欢笑呢？答案是没有，包括我在内。

又有谁能为它解脱？只有一小群人在呼喊“绿色口号”，但也是无济于事。我时常在想：如果我能用一块布把它身上的颜色抹掉该多好，至少人们会比较喜欢它。

夜里，雨悄悄地来了。在与风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它用了自己的身躯把风的颜色抹掉，还给了风清澈的身躯，所以我也特别偏爱雨，爱它那默默奉献的精神。

我爱“狂风暴雨”的字眼，我知道风是为雨而疯、为雨而狂。它因雨为它洗去了颜色而疯狂地奔跑、欢唱。我知道它——哭了。在雨夜里，被风轻抚过的脸，总是湿湿的。

评语

陈汉锋同学善于取材，选择角度新颖，想像力丰富，所以他的《风的颜色》就能绘影绘声地描写风的各种形态和颜色。

——甄供



沉思，那是死亡的沉思，像在想些什么却又想不出什么。杂乱的思绪根本无法分辨任何东西，强烈的感到此刻的自己是那么的陌生。

父亲的威胁已是心中的烙印。“别再发你的春秋大梦了！我决不允许你成为作家。告诉你！若你再坚持，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不被体谅的感觉涌尽全身每条血脉，像利器滑割过铁块产生的超高音，非常难受。固执的父亲已经用同一话题无数次的把我割伤。身心非常争气，并没有流下任何血滴，然而明显地并没有任何人发现内中不可磨灭的伤痕。

成为作家是我的梦想，就算是一条经过狂飚的沙漠路，我也须走下去。但为何偏偏就是你们不能谅解我？我会寂寞，我怕寂寞，我无法背着包袱孤单的行在路上。如果这是无奈，它已经随着呼吸深入了我的五脏六腑。我该往何处去寻觅那自我推动的能量呢？找不到答案的当儿，信心已经越来越薄越来越弱……儿时的梦想浮现在脑海中，那是在热带雨林中闯进世界书丛的梦，那是拥抱大自然的梦，那是……我不愿再想了，因为我不再真诚的拥抱它，我离弃了它，我辜负了它。偶然掉下一滴泪，滑过咀唇时，我把它咽进了咀，吞到心中，心连泪继续往下落，终于掉进了底下那一片湖，水面皱起涟漪的当儿，我的心渐渐地碎了。

原来我是那么的怯弱，真希望

就此踏实的一睡不起。不过，这一睡会有梦吗？

不管了！请你们永远别唤醒我。

混混沌沌迷迷糊糊的感觉，渐渐消退。反观黑色渐渐地渐渐地围拢上来，于是一片乌黑。我感到了莫名的恐惧，听到了自己沉重的呼吸声。伸出双手向四周摸索，触到的都是冰冷的气体。

忽然，我知道死神在某一近处冷然的注视我。听到了它说：“来，走吧！跟我来。你可以离开你厌倦的世界了！”是吗？可以这么容易就离去？那太好了！死神无形的手摸上了我的额头，意识悄悄地溜走。那一刹那脑中所思念的竟然是屋外那棵福贵花，房中那一堆书、朋友的笑脸、大海、蓝天、白云……还有……不！我不甘心就此离去。恐惧化成愤怒，我拒绝死！我还有未完成之梦，还有一班支持我的朋友及那未读完的书。我更加不愿意远离大自然的一切。原来生活中有太多我所舍不得的，我所在乎的。“去你的”死神，就算全世界很多人都死光，我也要挺着背脊活在世上。

整个空间瞬间破碎。窗外的阳光照在脸上，仿佛在自己脸上刻画着坚毅的纹线。心中已经决定了自己该走的路，但刚才那是梦吧？

评语

写“我”要当作家的梦想，却遭受“顽父”的无情打击，经过“生死”之间的激烈挣扎，最后奋然而起，坚持走“自己该走的路”。对理想的执著，是本篇的积极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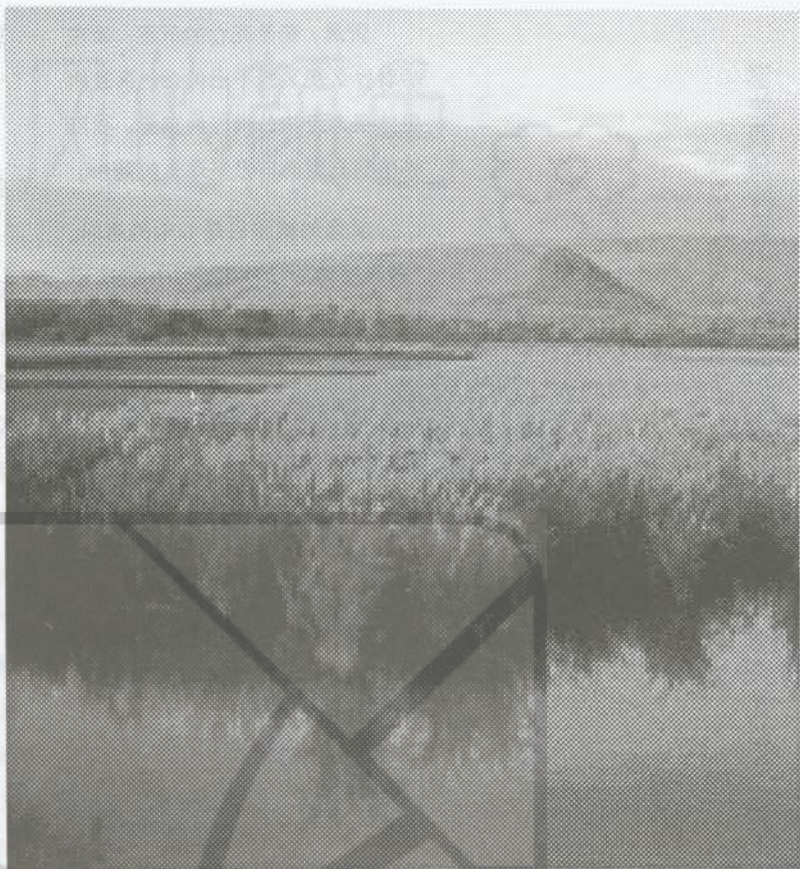
文字颇具震撼力。

——春山（总评审）

黄泥路上几处积了水，沙子轻轻敲打在摩托的前轮，发出了“的的”的声音。大概有五、六年没来父亲这份田芭了。在我二、三年级时，母亲常踩着脚踏车载我来。八年后的今天，换了我驾摩托常载母亲来。我不敢说时间过得不快。拐入那熟悉的路口，来到那记忆中的河边。哈，这是我童年时代在里边游过泳的河哪！河边不知道何时何人种了几棵树，绿意盎然的。终于，我们到了。看见两辆巨大、笨重的割稻机正在稻田里走着，缓缓地向前。它们大口大口地吞食着那一行行金黄色的稻秆，然后从它们的后端排出青黄的稻禾。

十二月是适耕庄稻米收割的季节。可惜，得不到老天的眷注，不是阴云密布，就是下起长气雨来：虽然只是细雨，就足以影响稻谷收割了。因为雨水降湿了稻子，稻叶与稻谷湿了是不适于收割的，更糟糕的是，当稻谷沾水湿上一两天，便会开始发芽。

嘟嘟嘟，割稻机走近离我们不远的罗里车。这时，我可以感应到地在震动着。



收割

雪州适耕庄育群国民型中学 / 吴晓丽

然后，它伸出长长的一条管道，黄澄澄的稻谷便随着管子滑落。不，我应该说那是父母亲半年来用汗水与心血所换来的收获，正在一点一滴地在累积着。

父母亲焦急之意尽写在脸上，他们分别爬上那辆用来载稻谷的罗

里车上，看一看里边装有多少了。父亲摇了摇头。要不是一直下雨，我才不算那么早把它们割了，要120天才算真正成熟，今天117天，还差三天哪！唉，算了算了，割了就好了，父亲在咕哝道。

母亲走到稻田边，采下那一两

棵“漏网”的稻子和拾起掉在地上稻穗，然后再把它们丢进还未收割的稻子里。看见那些撒落在黄泥路上的稻谷，我也觉得心痛：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都市人谈的是股票的起落，父亲与适耕庄农人谈的都是你我的稻谷割得有多少吨。半年前看着那刚发芽的谷子，然后到及腰的青苗，现在是在风中摇晃的金黄色稻子了。或许到了收割时，外行人看到他们难得的喜色。但是，有谁知道在多少个夜里，他们到田里捉老鼠、放水，或者在多少个烈日下，他们在田里耕种的情景。他们没有不劳而获的经验，相反的，有时候辛苦耕耘，并不能得到相同的收获。那是多么的心酸。

天空又下起细细的雨来，暮色渐渐的暗下来。我又坐上摩托载妈妈回家去。来到路口，看见有四辆割稻机在一份三依格的稻田里走动，有些壮观的感觉。我的耳边又响起父亲的那句话：“要不是一直下雨，我才不……。”

评语：

吴晓丽同学是农民的女儿，农事是她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有了这种生活经验，所以，她笔下的稻农收割的情景，是真真的、感人的。文笔虽稍嫌粗略，但作者却描绘了农民生活一斑。希望作者再接再厉，从生活中发掘出更多的写作题材。

——甄供



“阿豪呀，你老是这样，天天与弟妹玩捉迷藏，你已十五岁啦！思想还那么幼稚！隔壁的伟民和你同年，但人家却不像你这老猫样，别人呀，一得空就阅读故事书、弹钢琴。唉，真的是生块叉烧好过生你呀！”母亲又在那儿唠唠叨叨了，老是重复这些话，难道她不厌吗？

“妈，难道法律规定十五岁少年就不能玩捉迷藏吗？”我这一句话，可把母亲给气走了。

打从幼儿园开始，我就爱玩捉迷藏了。一直玩到现在，已是中学三年级。爱上捉迷藏，也不是没理由的。这种游戏比其他游戏好玩得多，它不会使双方起争执、骂架、勾心斗角及互相埋怨。

做完功课后，我们兄弟姐妹便进行那项极好玩的游戏——捉迷藏。我们的藏身之处简直是无处不是，如大树头、床底、沙发底、草丛间、水沟、垃圾桶甚至冰箱呢！游戏进行时，只听见那做“找人”的角色的脚步声，大家都屏息着，全身不敢动，以免四肢碰到东西发出声音。特别是找人的到各自的“基地”时，更是不敢抖动身上的一根毫毛，有时甚至会大冒一场冷汗呢！

“啊，找到你啦！还不快给我滚出来。快！快！不要浪费的时间哦。”找人的兴奋不已，但找到的第一个呢，则轮到他来找人了。心里当然是一万个不服。

捉出一个春天来

芙蓉中华中学 / 赖嘉豪

“不算哦，除非你把我拉出来，才算你赢。”

当时，我们禁不住开怀大笑。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次，妹妹竟然藏进一个神秘之处去，使得弟弟费尽心思，翻天覆地都找不出来。正当大家汇集一齐商讨找妹妹！当时大家都愣住了，眼巴巴地望着妹妹。我摸不着头脑地冒出这句话：“妹妹，你在冰箱里那么久，难道不觉得冷吗？”

她竟然向我们嘻嘻哈哈大笑起来，道出一句令我们惊讶的话：“会很冷吗？才几分钟，哪里会冷呢？不相信吗，你们可进去试试看！”但，我们哪敢进去冒险。大家都深怕缺氧或门打不开会被冻死，所以这项行动便落空了。

事后，妹妹向我“开启”了这个“秘密”。原来她是把冰箱的门开了一道小缝，口便一直在那缝里进行呼吸。其实那时她觉得极冷。为了做“英雄”，只好忍了数分钟。记得有一次，我在躲藏时不小心打破妈妈心爱的“龙凤”

玻璃雕刻品。当时把我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结果，我被母亲罚站半天，还不准我吃晚餐。不但如此，她还把我赶出去睡觉呢！弟妹们为了帮我，也惨遭母亲痛骂。直到夜深人静时，母亲才打开大门让我进去，那时已十一时多了。母亲赶忙到厨房去拿食物给我享用，说了一番话：“阿豪，慢慢吃呀，妈妈现在到厨房里去泡一杯茶给你喝，小心冷到呀！”

我顿时深感激动，泪珠儿不听使唤地夺眶而出，弄湿了我衣襟。捉迷藏这么多年，叫我把它放下，未免太“无情”了。是它陪伴我十多年，是它绚丽了我的童年与少年。我永远不会忘记它，我的知己良朋——捉迷藏。

评语：

写出捉迷藏的浓浓情趣。间中母亲对“我”躲藏时打破她的心爱宝贝而施以体罚，明罚实疼，颇为感人——余振之



篮球深情

芙蓉中华中学 孙芊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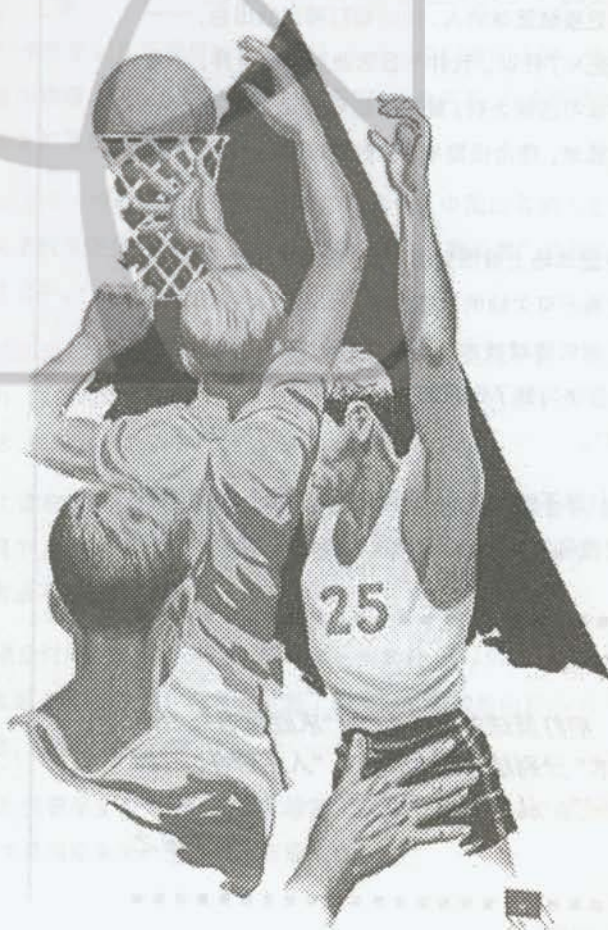
篮球，一项流行的运动，对身心都有益。篮球，也是一项经济的运动，一粒篮球可以耐好几年而不破。我非常喜欢打篮球，打篮球带给我的乐趣何其多。

十二岁那年，我第一次接触到篮球，是小学体育老师介绍的。第一次拿起篮球，觉得它相当重，这样重的球有什么好玩？这是我对篮球的第一个反应。不相识则无从相爱，老师不厌其烦地道出关于篮球的种种，志在挑起我们对篮球的兴趣。那一天，我打了一场很笨拙的篮球赛。但，篮球跳动时那种强劲的节奏感却震撼了我。

喜欢一样东西，总是那么自然地发生，我爱上了篮球。我吵着爸爸为我买一粒篮球，又求妈妈买一双球鞋给我，于是我开始学习打篮球。体育老师教导时，我全神贯注；得空无事时，我一定

约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学校去打篮球。慢慢地，我进步了，对于篮球，我的“情根”逐渐深种。

开始打篮球，我不知跌伤了多少次，也为此给妈妈骂了无数次，但我不在乎，人生难得几回



乐？记得有一次，我打脱了隔壁家阿申的门牙，结果被妈妈痛打一顿，又被阿申的婆婆追着来骂。当时我心里只想着：“要打篮球，一定要有所牺牲！”就是这种信念，往后的日子我伤了许多次，也伤了许多人。

中一那一年，我班甲班与丁班进行一场篮球比赛。球赛进行到半途，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我们一致决定打下去！在大雨下，我们全身湿透，但斗志依旧旺盛，每球必追。观众欢呼着，朋友叫喊着，我们打得不亦乐乎。双方的分数很接近，不到最后一分钟不知鹿死谁手。很快的，球赛到了最后一分钟，丁班领先两分，眼看胜利无望，谁知阿华在哨子响起前，于半场“孤注一掷”，进了！就凭此球，我班胜了。这场胜利带给我们无法形容的欢乐，在我们的回忆片段中留下不可泯灭的烙印。

我从没入选过篮球队，我确实有些许失望。很多比我迟接触篮球的人，他们都打得比我出色，一一中选，进入了校队。我并不会因此而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并非可造就之材。就算不是可造就之材，我仍会继续打篮球，理由很简单，我对篮球早已“情深不可拔”。

在篮球场上锻炼到的冲劲，我将之用于求学上。场场球赛不可欠缺的求胜意志，我用于人生奋斗上。变化多端的传球技术，透进了我的创作空间。打篮球，让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更印证了“天地间无之而非书”。

“打球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打篮球不可能使我名成利就，但它使我生命充实、生活欢畅！

评语

把打篮球的“冲劲”、“求胜意志”、“传球技术”分别结合到“求学”、“人生奋斗”、“创作空间”，从而深化了主题。

——余振之



蝶

柔佛笨珍培群独中 / 刘钱剑

你
是春的精灵
在化蛹的那一刻
注定
背负着绚丽的羽翼
终此
一生
却在折翼的刹那
期待
下一季的
破茧
而出

春山诗话

寓“美好的理想虽遇挫折，却期望下一代能实现”之意，令人联想起“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诗句简练节奏强。“化蛹”应作“化蝶”，才确切。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 / 黄如宁

老师是学生们的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引导同学们走向正途。学生们的前途是明是暗、是正是邪,老师都足以影响。由此可见,好老师对学生、社会及国家都很重要。

假如我是一位班导师,那我决要当个好老师。中国出名的“至圣先师”孔夫子就是老师的榜样。我十分同意他那“有教无类”的教法,那对学生才公平。

除此以外,我会常常保持笑容及友善的待他们。这样不但可消减他们的压力,也易和学生沟通,多了解他们。因此我会不忘在上课当时也说些笑话,消除学生的疲劳,进而增进学习的兴趣。

在上课前,我绝会做好备课工作,以提供学生们更多及最新的资料、知识。偶尔,我亦提议玩些有益身心的游戏,好让他们能“玩中学”。这种学习方法不但新鲜,效果说不定会更好。

在课余时间,我会留下来为成绩较差的同学补习,以免他们与其他同学相距太远,望尘莫及啊!我也会试着了解他们成绩较差的原因,给予适当的辅助,为他们解开心结。

总之,我要尽全力为社会及国家培养人才,不管付出一切心血及汗水,因为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及栋梁。

假如我是班导师

新的起点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
和班 / 李晓彤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已是初二的学生了，犹记去年念初一时，时常因为做事前没好好地计划，结果往往徒劳无功。因此，在这新的学年里，我为自己订了几个计划，以便在这一个二十一的新世纪里，找到一个新起点。

首先，我必须先将懒散的学习态度彻底地铲除掉，因为它是我迈向成功的绊脚石。初一时，许多大大小小的考试，都因为懒散而考得差强人意。因此，我决定先改掉这坏习惯。

其次，我要好好对待今年的课业，以便在考试中考取好成绩。不过由于今年的课程安排与去年迥然不同，有些学科只用半年时间完成，我想我必须花一些时间来适应。

第三，由于明年就要考PMR和统考了，因此我希望能够在今年开始准备，我不想再随便混过去，还落得几科落第的下场。

第四，我还要改掉我迟睡的习惯，我以前常常迟睡，第二天又起得早，所以慢慢地变成“熊猫”了。所谓“早睡早起身体好”，因为这句话，我把自己的生活作息表重新编排，以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来，我要改掉自以为是的缺点。以前，我总是以为自己好了不起，瞧不起成绩比我差的同学，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上课是件很无聊的事。不过，在新的一年里，我知道了我的想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有些学科成绩也比我好，然而却没有看轻我，而且也深深体会到被人看不起的滋味。所以，我以后不会再轻视别人了。

最后，我希望我能完成我的计划。



与跳绳结缘

芙蓉中华中学 史澎洋

嘿，各位朋友！让我给你们猜一猜谜语，要猜一种游戏或运动。它的谜面是“双手拿着一条绳，蹦蹦跳跳真好玩，一二三四五六七，跳不过就再来跳。”

猜到了吗？我要开古啦！那就是“跳绳”。说起跳绳这个好玩意儿，当初我对它没什么好感。那时候我认为跳绳这游戏真无聊、真幼稚，没有一点新鲜感。双手各持绳的一端就一边摇绳一边跳，你不会觉得单调、沉闷吗？

所以，每次有朋友约我出去跳绳，我一定千方百计寻找方法推辞他们的邀约。不是说不舒服，就是说妈妈不给，不然就……总而言之，想尽方法逃避就是了。

谁知，我的借口却被我的好友给推翻了。

“哎呀！别找借口啦。刚才我问过你妈，她说你可以出去玩。”

好小子！竟然出此绝招逼我陪“太子”跳绳。唉！算了吧，就陪陪他吧！

来到空地，已看到许多人的手拿着绳子。咦，不知跳绳风何时传来我们这个小乡村？到底跳绳有什么好玩，竟然吸引到他们？

“阿洋，没想到你会来。”

“真是呀！平时我们叫你出来跟我跳绳，你就推三推四，哈！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没想到我一来就成了众人的话题。哎，都是托我好友的福！要不是他，我就不会成为当时的“红人”。

他们开始跳绳了。我则坐在一旁，双手捧着脸颊，眼球转也不转地望着他们。

哇！原来跳绳有这么多花样的，看得我眼花缭乱，东边这种花式、西边那种花招。总之各招各式的跳绳之法都在眼前一亮。

平时，我们往往用双脚跳。现在有单脚跳、双人齐跳、单脚左右跳、转圈跳、原地跑步跳、交叉跳……跳法真多样，十只手指都数不清。

“阿洋，你要跳吗？”我的好友问道。刚才看了他们跳得那么精彩、那么兴奋、那么传神，真恨不得马上“跳过去”。

“好吧！让我试一试，不过我没玩过，所以不是很会跳。”

“不用紧，慢慢来。”

大家都看着我跳，还指点我跳绳的一些技巧，慢慢地教我一些比较简单的花招。

这么一跳，就过了黄昏时刻。太阳西下，倦鸟归巢。于是，我们都尽兴而归。

“妈，我们有跳绳的绳吗？”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问。

“有，在你哥哥的房间。哈，想不到你也喜欢……”到了后来，我根本听不到妈妈在说什么，只顾忙着找绳子。

各位朋友，跳绳这玩意儿终于成了我的课余爱好。如果你对跳绳没兴趣，就不妨去发掘跳绳的奥妙。别小看这么一条绳子，它会带给你无穷的乐趣。偷偷告诉你，它帮我这个肥仔减轻了十公斤呢！不信，你就试试看罗！

评语

笔调风趣幽默，语言简洁明快。

余振之



假期工作记

巴生兴华中学
初二和班 / 陈怡铭

去年年尾，我终于读完了初一的课程，准备明年上初二。去年的年终假期，正当我计划如何利用这个假期时，爸爸给了我一个建议，就是叫我去公司去记账，我想，假期那么漫长，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便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我七点便起身，梳洗完毕，便乘爸爸的车去公司。一到那儿，爸爸便吩咐秘书分配工作给我。接着吴秘书便拿出了一叠小账单，教我怎么做后，便递给了我。

我接了文件，便开始算了，我毕竟还小，不太懂得记账，所以怕算错账的恐惧感一直在我脑袋掠过。做累了，又不敢休息，因为怕被吴秘书责备，所以便张大那沉重眼皮，硬着头皮做下去。吴秘书看我一副无精打采的表情，便走过来劝了我几句：“放松，别紧张，自然些，我还是会替你检查一遍的。”我只忙着头点，然而还是显得胆怯，不自然。

过了几天，我终于熟悉了工作环境，也和同事们打下了感情的基础。有一次，爸爸开了经理室房门，叫了吴秘书与几位同事进去。过后，大家都一副愁眉苦脸地走出来，接着忙着拨电话，似乎出了什么问题，原来是欠债的客人不承认债数。看着爸爸跑进跑出的接电话，又一副神不守舍的表情。这时，让我深深体会了做生意的辛苦。

经过了这次的经验，我更清楚赚钱不容易的事实，而且我这次工作也只是一个月，已经叫苦连天，爸爸可是要做永久的呢！

转念

芙蓉中华中学 / 巫晓馨

瀑布往低处坠
泼溅的水花
要守护飞过的鸟

翼 愣住了
心中的天秤
不平衡

貌似壮观的瀑布
哪会护着鸟儿呢？
鸟 继续扬翼高飞
高鸣理想
梦
是彩蝶双飞啊！

不再接近瀑布
亲近小溪流水
不再依靠瀑布
即使孤独

(指导老师：余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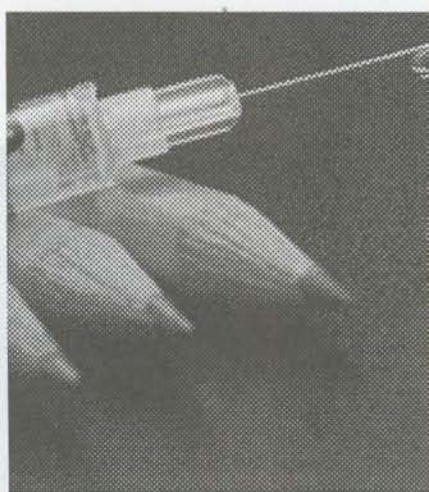
■■■■■■■■■■
· 春山诗话 ·

意象鲜明景物行，
飞流健翮亦关情。
“彩蝶双飞”若作“彩蝶
齐飞”，则命意更佳，
内涵更深。

2000年3月8日

■■■■■■■■■■

王涛诗三首



一、依稀

——怀悼印尼诗人冯世才

有一首诗意象已形成
成形的意象还读不成诗

一树果已累累
芬芳等待秋风

严寒之前
秋实（注）
已在贫脊的土地
抽芽

第一次
在岛外的岛
碰击成山水两岸
诗人的拳头，再硬
心却日夜滴血
疲倦的缪斯
睡吧
梦里的诗篇
翻卷在海峡之间……

（注）诗人的诗集
2000.2.23

二、捐血记

我的血将流去哪里？

泵出这赤子的悲与欢 爱与恨
隐约跳动着生命之歌
涓涓流淌
汹涌翻腾
流过壮丽河山
翻卷峭壁悬崖
可它沸腾在都市的森林？
在电梯着陆时
急急的行色匆匆？

（沉默如雪护盖大地
等待于黑夜最痛的惊醒）
不知我的血啊燃烧的血
流去了哪里？
当我起身
我睁眼
刹那发现
它已灌溉在朵朵
微笑的花瓣上……

三、拉二胡的老人

弦琴拉动
人群匆匆越过街道
车辆喊来哭去
断断续续
电子卡带波音中
不协调音色
嘶哑沧桑
凄苦旋律
扣驻足乱影
扯痛
隐隐思念的神经

何时飘扬起这哀歌
几时曲终你沉默
漠然看那微俯的身子
轻响久久一点施舍
夜露浓
踽踽隐没燕美路
人潮外
幽暗的陋巷……

（1998.10.6 吉隆坡）

向协助推介《燭火》的各界人士

致予崇高的谢意

/《燭火》同人

《燭火》自创刊发行以来，获得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隆情厚谊，令人感动！为了表达我们的衷心感激，特将各地区为《燭火》付出一份心力和劳力的朋友们、文友们的芳名刊布如下，并向他们说声：谢谢！

森美兰

芙蓉中华中学华文学会及顾问曾清老师、曾
免焜老师、陈丽梅老师、王逢秋老师、谭长咏
老师、张秀鸾老师……

波德申中华中学陈巧芳老师。

芙蓉中戏剧研究社。

芙蓉振华中学华文学会及顾问陈毓媚老师。

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巫运才老师。

芙蓉东姑都拉国中薛丽云老师。

芙蓉达菲学院华文学会及顾问许烈邦先生。

芙蓉光启书局文化中心巫润平先生。

芙蓉胡国良医生、陈水生先生。

国平老师。

新山宽柔中学张拔川校长、黄国胜老师。

峇株华仁中学谢家敏老师。

新山潘期浩先生。

雪隆

董总出版局曾庆方先生、教总杜友群女士、
新纪元学院同学。

巴生中华独中李天带老师、房秀蓉老师。

巴生兴华中学郑蔡娣老师、谢锡福老师、黄
志光老师。

巴生滨华中学刘国寄老师。

加影育华中学庄华兴老师。

尊孔独中陆素芬老师、蓝淑敏老师。

吉隆坡中华独中刘慧华老师。

坤成女中杨育蓓老师、李云清老师。

吉隆坡上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学林书局。

吉隆坡邓良基先生。

马六甲

培风中学陈国华校长、培友合作社、华文学
会。

柔佛

利丰港培华独中黄松奎校长、萧秀群老师。

居銮中华中学林碧萍老师、郭丽霞老师，廖

彭亨

直凉黄守琼先生、直凉中学章慧芳老师。

霹雳

霹雳文艺研究会章钦等文友。

育才独中黄丽慧老师。

曼绒南华独中黄和平校长、胡美珍老师。

班台育青中学李荣德校长。

太平华联中学龚道明校长。

江沙崇华国中王枝木老师。

实兆远南华国中陈奇杰校长。

吉兰丹

吉兰丹中华独中吴建成校长、余珠玄老师。

檳城

大山脚日新独中王增文老师、许秀凤老师
杨欣儒先生。

吉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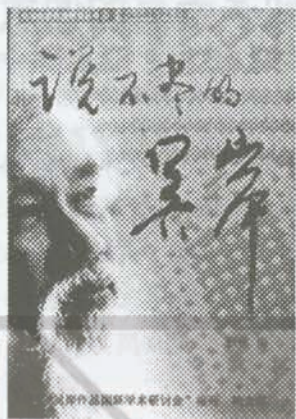
亚罗士打黄宇琛同学。

新加坡

方然文友。

芳名倘有遗漏,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也一并在此致谢!

出版消息



本书是马华文学界首次为一位著名的诗人召开专门的作品研讨会——“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的产物。全书共有七辑,内容丰富,作品样式多样化,编排新颖美观:

• 内收录十位来自马、新、中、台等国或区域的作家学者们撰写的吴岸及其作品研究的

学术论文(他们是黄侯兴、孟沙、张荔、唐玲玲、孙桂春、王润华、周伟民、方修、陈应德、陈鹏翔);视角新颖,理论精辟,且具纵深感,是本书特色之一。因此,它也是国内外学者专家,各大专院校师生必备的案头书

• “报导、论评”、“吴岸说 说吴岸”、“回响”三辑,既有精确的评论,又有文采缤纷的报导或写人记事的感人篇章,佐以图照,可令一般读者怡然展卷,获得美的享受。

本书是由甄供主编,现已出版,各大书坊均有代售,每本定价西马RM18,东RM21.60。邮购地址如下:

董总出版局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87362337 FAX: 03-87362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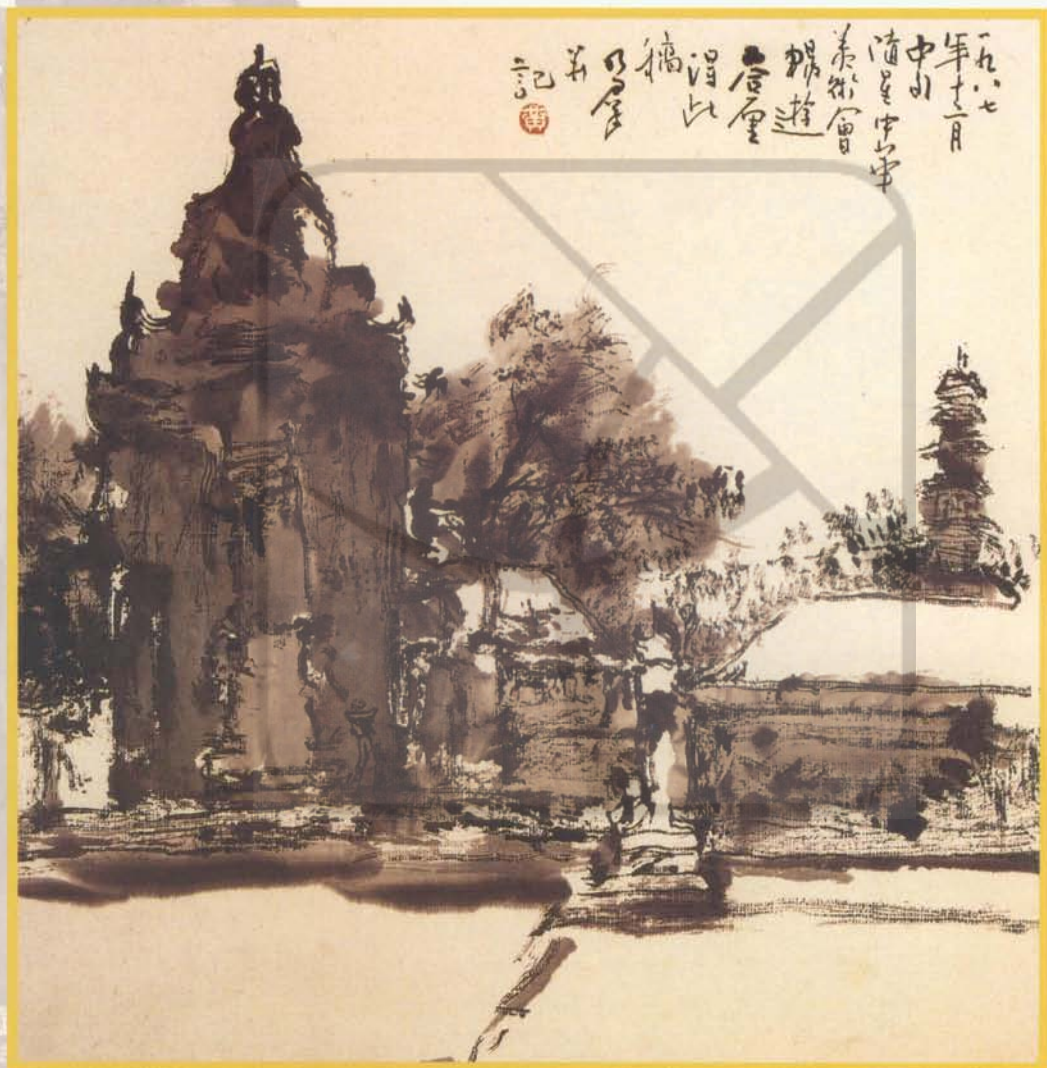
《说不尽的吴岸》

甄供编



已故画家黄乃群简介

黄乃群，1943年生于吉隆坡。1966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美专。1967年起从事美术教育及创作。其作品深受人们欢迎。本期刊载画家作品《峇厘风情》，借此表达我们的哀思。——编者



《峇厘风情》(水墨画)

黄乃群遗作

陈幹逸



水彩作品

稿约